

南 華 大 學

文學系

碩士論文

梁啟超詩歌研究



研 究 生：呂哲夫

指 導 教 授：陳章錫 博士

中 華 民 國 一 〇 五 年 六 月

南 華 大 學

文 學 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梁啟超詩歌研究

研究生：吳哲夫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韓大勇  
陳章錫  
曾慶雲

指導教授：陳章錫

系主任(所長)：陳章錫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一〇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 摘要

本論文的撰寫，主要是著重於梁啓超詩歌本身的主題內涵及其詩歌的藝術表現方面的探討研究

在梁氏詩歌的主題內涵方面 筆者將所蒐集的梁啓超詩歌列以「詠懷詩」、「詠物詩」、「詠史詩」、「懷古詩」、「紀事詩」、「紀行詩」、「哀輓詩」、「酬贈詩」等八個主題一一加以歸類論述。

在梁氏詩歌的藝術表現方面 筆者以「修辭技巧」、「語言特色」、「意象塑造」、「風格呈現」等向度論述其詩歌各種藝術風格的多樣化表現。

梁任公將其特殊的人生經歷體現在詩歌創作上；當意氣飛揚的青年志士情懷時，詩歌展現汪洋恣意的豪放氣韻；當失意不得志時，沉鬱悲憤的創作傾瀉而出；歲月洗鍊之後，作品更見婉轉曲折、深沉蘊藉的風格；但即使豪放雄直的銳氣逐漸消滅，流瀉的感時憂國情懷卻是始終一致的，這可說是任公詩歌的最大特色。

梁任公一生以其帶有魔力的筆下功夫筆耕不輟，留下了許多耐人尋味的創作。筆者將梁任公的詩歌做了一個初步的歸類、探討與研究。凡走過總亦希望能留下足跡，筆者衷心希望本研究能拋磚引玉引起其他更多研究者的興趣，繼續發掘梁啓超詩歌的各類研究。

關鍵字：梁啓超、古典詩歌、近代文學、詩歌研究

# 梁啟超詩歌研究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範疇	3
一、梁啟超詩歌作品數量	3
二、待考證作品	7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	11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概要	15
第二章 梁啟超的時代背景及其生平	16
第一節 梁啟超的時代背景	16
第二節 神童梁啟超	18
第三節 以國家興亡為己任	19
第四節 獻身著述與教育	22
第三章 梁啟超詩歌的主題內涵	24
第一節 詠懷詩	24
一、憂國忠憤	24
二、自我期許	28
三、思鄉懷親	31
四、感時傷逝	33
第二節 詠物詩	35
一、託物自擬	37
二、緣物興感	39
第三節 詠史詩	41
第四節 懷古詩	45
第五節 紀事詩	48
第六節 紀行詩	52
第七節 哀輓詩	57
第八節 酬贈詩	62
一、唱和詩	62

二、送別詩	65
三、題贈詩	68
<b>第四章 梁啟超詩歌的藝術表現</b>	<b>71</b>
<b>第一節 修辭技巧</b>	<b>71</b>
一、譬喻	71
二、誇飾	77
三、對比	80
四、設問	82
五、借代	86
六、轉化	90
七、排比	94
八、頂針	96
九、疊字	98
十、用典	100
<b>第二節 語言特色</b>	<b>112</b>
一、以近代新詞入詩	113
二、以佛家語入詩	117
三、以人名入詩	120
<b>第三節 意象塑造</b>	<b>126</b>
一、月的意象	128
二、龍的意象	132
三、鳥類的意象	134
四、秋的意象	138
五、風雨的意象	141
<b>第四節 風格呈現</b>	<b>143</b>
一、沈鬱悲涼	144
二、豪放雄健	148
三、含蓄委曲	153
四、婉約清新	159
<b>第五章 結論</b>	<b>164</b>

引用書目	165
參考書目	173
附錄：梁啟超詩詞繫年及大事年表	181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中國近代文學是大量接受西方文化衝擊，產生巨變的年代，也是內在新、舊交替，更迭快速的時期。詩歌做為一種文學重要形式，自然也因循這樣步伐前進著。然而，學界普遍認為，古典詩歌發展在唐、宋已經達到高峰，內容也成熟完備，至於後來的明、清兩朝詩歌，不過是狗尾續貂，更遑論近代的詩歌寫作。李繼凱《中國近代詩歌史論·引言》就說：

相對於古代詩歌與「五四」後新詩的研究，近代詩歌的研究是相當冷寂的。……有些人確實認為近代詩歌是那樣微不足道，非驢非馬，亦新亦舊，又過老又太嫩，雖喧囂卻淺薄。<sup>1</sup>

這正說明了，部分學者過於主觀的看法，也同樣是流於淺薄的。因為，近代詩歌的作者之多，作品數量之豐富，遠遠逾越歷代之上，輕忽了它，等同略過了中國詩歌發展史重要的一環。任訪秋即道：

中國近代詩歌，上承古典詩歌之餘緒而又下開現代新詩之先河，故其地位與意義，是不容忽視的。<sup>2</sup>

正因為處於承先啟後的重要位置，再加上有著特殊的時代背景，賦予了近代詩歌題材內容和創作手法多樣的拓展，呈現出不同於前人的風貌，因此，近年來漸有學者願意投入此一領域的研究工作。然而，大部分還是將重點聚焦於龔自珍、黃遵憲、康有為、丘逢甲，乃至於「同光體」諸家身上，他們的

---

<sup>1</sup> 李繼凱、史志謹：《中國近代詩歌史論》（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頁2-3。

<sup>2</sup> 任訪秋：〈中國近代詩歌史序〉，見張宜雷：《中國近代詩歌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7月），頁1。

作品多被有系統地整理，而且各種專題的研究著述已大量完成。相較之下，還有待進一步研究發掘的，就屬同時期的學術文化健將，那位向來不以詩名著稱的梁啟超。

在近代騰湧一時的「文界革命」、「詩界革命」、「小說革命」運動中，梁啟超不只都參與其中，更是實際的領導者。而且，他擔任主筆的《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等，流播海內外，廣大且深刻的影響力，在近代文化、政治圈裡首屈一指。就此，梁啟超堪稱輿論界驕子，也是引領新時代的人物，更有論者以「近代中國的精神之父」<sup>3</sup>視之，而這又有絕大部分得歸功於那似乎帶有魔力的筆下功夫，胡適就此回憶說：

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曉暢之中，帶著濃摯的熱情，使讀的人不能不跟著他走，不能不跟著他想。……跟著他走，我們固然得感謝他；他引起了我們的好奇心，指著一個未知的世界叫我們自己去探尋，我們更得感謝他。<sup>4</sup>

錢基博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也給了類似高度評價：

迄今六十歲以下、三十歲以上之士夫，論政持學，殆無不為之潛移默化者。可以想見梁啟超文學感化力之偉大焉！<sup>5</sup>

它所造成的旋風，能讓當時中國青年知識份子風靡景從，這裡指出的大約都是就梁啟超獨步一時的政論文章而言。就在豪放恣意、健筆縱橫且散播廣泛的「新文體」鋒芒掩蓋下，他的詩歌作品顯得不那麼耀眼。那麼梁啟超是否真的不擅長於詩歌寫作？也有許多人持不同看法，如胡鈍俞就說：

啟超詩文俱臻較高境界，惜因文名過於震爍，竟將詩名湮沒。五年前

<sup>3</sup> 董方奎：《新論梁啟超》（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11月），頁295。

<sup>4</sup> 胡適：《四十自述》（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5月），頁95。

<sup>5</sup>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臺南：平平出版社，1974年10月），頁337。



余閱讀其詩話與詩章，深覺其詩之理論與詩之吐屬，造詣殊深。<sup>6</sup>

就是這麼一段話，吸引筆者想要對梁啟超詩歌一窺究竟的興趣，進而實際地逐篇觀覽，發現梁氏一生寫下的五百餘首詩詞，有純熟的技巧和獨具的風格，尤其多樣的題材內容當中，所富含的情感絕對不在他文篇之下，比起黃、康、丘等，也不多讓。

基於上述，對於梁啟超的詩歌作品作一深入探析是有其必要，且深具價值的。前人對梁啟超個人文學思想或詩學理論已多有著墨和闡述，故本論文的撰寫，主要是著重於梁氏詩歌本身主題內容和藝術表現的探討研究。

## 第二節 研究範疇

### 一、梁啟超詩歌作品數量

梁啟超一生筆耕不輟，作品數量浩繁，可謂著作等身，據估計約有一千四百萬字，歷代以來少有出其右者。會有這麼龐大的創作量，一方面是對各種學問多有廣泛的興趣，另一方面則是得力於他那勤奮不懈的毅力。再加上獨特的筆尖魅力，廣受閱讀者的青睞，李國俊《梁啟超著述繫年》就詳述當時其作品出版情況：

早在 1902 年，梁啟超不滿三十歲，他的著作已被輯為文集。以後又陸續編輯過多次。由於暢銷，有利可圖，各地坊間爭相翻印或自編，出現了各種不同名目的集子。據不完全統計，到三十年代，出版飲冰室集（包括文集、全集、選集、文存等）不下四十種，專集（如政論集，講演集，學術講演集、法制論集、白話文抄、詩抄，尺牘等）二十多種，各書單行本一百多種，有的單行本甚至印了十九版。這種盛況，

<sup>6</sup> 胡鈍俞：〈梁啟超詩〉，《中國詩季刊》第三卷，第二期（1972年6月），頁1。

在同時代其他學者中是沒有的。<sup>7</sup>

在 1902 年至 1937 年之間，四十餘種琳琅滿目<sup>8</sup>，以飲冰室集為名刊行的不同選文作品集當中，就內容觀之，所集結作品較為全面的，當屬 1926 年出版的《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以及 1936 年出版的《飲冰室合集》。

《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是由梁啟超姪子梁廷燦所編纂，他在〈序例〉說：「叔父所為文，坊間所裒輯者大抵以意增刪，深感閱者未得叔父撰述之意，因取原稿重編分為五集。……廷燦不敏，得受學於叔父，基於叔父學術文章未窺萬一，謹錄呈請鑒定。」<sup>9</sup>由此可知，此集編選應是經由梁啟超首肯授權，更是梁氏過世前最後一種親自審定的版本。乙丑重編本 1926 年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總共分為五集，八十卷，八十冊。

1929 年梁啟超過世後，其友人林志鈞所編輯的《飲冰室合集》，於 1936 年上海中華書局正式出版。林在〈序〉裡提到：「任公病中自謂：『吾年得至六十，當刪定生平所為文，使稍稍當意，即以自壽。』不知其遂不起也。今年任公而在，蓋六十歲，而乃使余詮次斯集，每欲有所商榷是正，獨不能起任公於九原而問之。烏乎！其可傷也已。」<sup>10</sup>梁啟超自己有意於六十歲刪定集纂生平為文，惜以五十七歲之年病死。故林志鈞接下任公未竟遺願，在重編本的基礎上，增加大量任公家屬親友交付的手稿，遂集結成《飲冰室合集》。此合集本幾乎囊括任公各時期的著作，分為兩部分：「專集」一百零四卷，二十四冊；「文集」四十五卷，十六冊。後來上海、北京、臺灣所屬的中華書局都曾據此本影印，多次再版發行。

至於梁啟超的詩歌創作一直以來都附錄於飲冰室集中，並未集結成詩集單獨發表，故筆者依上述全集、文集，以及後人編選出版的各種重要相關集子當中所見梁氏詩詞作品，作一數目統計，臚列如下：

<sup>7</sup> 李國俊：《梁啟超著述繫年》（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 年 1 月），頁 15。

<sup>8</sup> 同註 1，頁 15-17。

<sup>9</sup> 梁廷燦：〈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序例〉，見《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上海：中華書局，1926 年 9 月），頁 1。

<sup>10</sup> 林志鈞〈飲冰室合集序〉，見《飲冰室文集》（臺北：中華書局，1960 年 5 月），第一冊，頁 1。

(一)《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

第五「附集」，卷七十八，收錄「詩」八十三題，二百一十六首；「詞」二十題，二十闕。

(二)《飲冰室文集》

第四十五卷，第十六冊，收錄有「詩」一百四十七題，三百五十二首<sup>11</sup>；「詞」四十一題，六十四闕。

(三)《梁啟超詩詞全注》(汪松濤編注，1998年出版)

收錄有「詩」一百八十二題，四百二十四首<sup>12</sup>；「詞」四十一題，六十四闕。

(四)《梁啟超全集》(1999年出版)

收錄詩、詞數目，與1936年版《飲冰室文集》完全相同。

(五)《飲冰室文集點校》(吳松等點校，2001年出版)

收錄詩、詞數目，與1926年版《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完全相同。

(六)《梁啟超遊臺作品校釋》(許俊雅編校，2007年出版)

收錄有「詩」二十一題，七十二首；「詞」七題，十二闕。

(七)《「飲冰室合集」集外文》(夏曉虹輯，2005年出版)

收錄有「詩」七題，八首；「詞」一題，四闕。

據上列書目所輯錄，經過詳細的逐一比對，整理出未重複者，統計得「詩」一百九十三題，四百五十三首；「詞」四十五題，六十八闕。

此外，筆者對梁啟超所有著述作了全面搜檢，又得出詩一首；詞三題，

<sup>11</sup> 《飲冰室文集》刊行本中，〈曉來〉一首重出；〈梅夏以所題外債平議一律見寄，依韻奉和〉與〈鄒崖以所題吾外債平議篇一律見寄，依韻奉和得二首〉第一首重出。故筆者統計時，已先行扣減。

<sup>12</sup> 編者自謂：一百八十三題，四百二十四首。

四闋。此未含括於上述統計，也鮮少為前人所提及和引述，如下：

1. 《飲冰室詩話》：「唐公流血後，同仁復有誦其詩者，謹記二句云：『剩好頭顱酬死友，無真面目見群魔。』此詩余未之見也。……余為續成一絕句云：『道高一尺魔一丈，天地無情獨奈何！』」<sup>13</sup>
2. 梁啟超在 1925 年 6 月 26 日〈致胡適之〉信中，附有詞三闋<sup>14</sup>。

〈好事近〉（籍亮儕病中賦詩索和，其聲哀厲，作小詞以廣之）

千古妙文章，只有一篇七發。侈說驚濤八月，又怪桐百尺。  
主人能強起游乎？億矣，謹謝客。幾句要言妙道，恰霍然病失。

咄咄臭皮囊，偏有許多牽坼。哄動文殊大士，到維摩丈室。  
多生結習滿身花，天女漫饒舌。一喝耳聾之後，看有何言說？

〈西江月〉（癸亥端午前三日，師曾以畫扇見貽，畫一宜興茶壺，媵以小詞，蓋絕筆矣。檢視摩娑，追和此解，泫然欲涕）

憶得前年此日，陳郎好畫剛成。忽然擲筆去騎鯨，撇下一壺茶冷。  
摘葉了無葉相，團泥那是泥形？虛空元自沒虧盈，此意而翁能領。

3. 臺灣世界書局出版之《梁任公年譜長編》卷首有題為「胡適之先生藏梁任公先生墨蹟（七）」影稿，內容為詞一闋<sup>15</sup>：

〈采桑子〉（寫近詞裝一手卷寄稚女思莊，填此令代跋）

<sup>13</sup> 梁啟超：《飲冰室詩話》，見《梁啟超全集》，第九冊，頁 5304。

<sup>14</sup> 梁啟超：〈致胡適之〉，見《梁啟超全集》，第十冊，頁 6056-6057。

<sup>15</sup> 見丁文江主編：《梁任公年譜長編》（臺北：世界書局，1988 年 4 月），上冊卷首。

別來問我閑功課，偶作新詞，正寫新詞，悵念時艱忽淚垂。  
寫成當作平安信，遠寄嬌兒，想我嬌兒，生小何曾識別離。

總和以上，總共得出任公的「詩」一百九十四題，四百五十四首；「詞」四十八題，七十二闋。這個數目，約莫是梁啟超詩歌作品迄今最完整的統計，本論文即以此為主要研究範圍。

另加說明，1999年出版的《梁啟超全集》後出轉精，收錄了大量其他版本未見的任公書信，故本文引述梁氏一般文章著述，皆以《梁啟超全集》為主。本論文所例舉梁啟超詩詞文本，則完全爰引自上列各項書目，不另註明出處。

## 二、待考證作品

如前所述，梁啟超著述龐雜，流傳又廣，有大量題贈於親友故交，或隨寫隨登載於報刊，不相識而登門求字求文者，更是絡繹不絕。因此，遺佚而不見於正式文獻登錄的作品肯定為數不少，這也是吾人在研究過程當中所需面臨的問題。所以，個人在尋檢、統計梁啟超詩歌著作之時，發現有下列幾項並未收錄於上述專集或詩文選當中：（以下所舉，不列入本文梁氏詩詞數量統計之中）

### （一）

梁啟超故鄉新會茶坑村東面有一座熊子山，山上有明朝時期建造的凌雲塔（又名熊子塔），梁幼時來此遊玩，據說他十一歲時登臨遠眺，並吟詠出一首〈登塔詩〉<sup>16</sup>。今人於凌雲塔附近修有一座梁啟超紀念亭，亭內並可見到已故書法家秦萼生書寫的梁啟超〈登凌雲塔詩〉詩碑，內容為：

<sup>16</sup> 案梁啟超〈登塔詩〉後世廣為傳誦，尤其是在廣東一帶，然它不見於任何梁氏相關史料中，故近現代許多專家學者多所質疑。其中詩人容忍之指出，此詩作者為筆名「山谷」者，後人以訛傳訛，誤為出自梁啟超之手。

朝登凌雲塔，引領望四極。暮登凌雲塔，天地漸昏黑。日月有晦明，四時寒暑易。為何多變幻？此理無人識。我欲問蒼天，蒼天長默默。我欲問孔子，孔子難解釋。騷首獨徘徊，此理終難得。

(二)

番禺馬國維在〈梁任公遺文〉當中，載有梁啟超少年時期於學海堂應月課之作的詩作十六首，其說明了來源：「緣先君潛甫公在光緒十八九年間，肄業學海堂，與任公雅善，在先公遺笥中，存任公手札及時藝（八股文）文，多至三四十篇，……即以此文詢之徐信符先生（徐亦學海堂專課生）。徐謂此文信是任公手筆，……至四言詩十六首尤清麗可誦。」<sup>17</sup>原文各首詩末皆有二字批語：

九天閭闔，五色雲章。軒皇縉笏，伏帝垂裳。肅肅百群，戢戢燕行。玉漏傳曙，庭燎未央。（莊雅）

海上三山，列聖之宅。珠樹叢生，禽鳥縞白。飛仙往來，無日無夕。俗塵裹足，望不可即。（奧璋）

我有古鼎，周秦以前。我有寶劍，土花千年。供養拭拂，奇彩爛然。不彫不飾，太素自完。（樸茂）

漢軍六道，西出雲間。浩浩瀚海，漫漫玉關。揮劍日返，銜枚夜寒。吹角軍出，唱鏡師還。（沉雄）

惟秦之權，惟晉之尺。錙銖罔譌，累黍必悉。精心結撰，惟古是式。國門千金，一字不易。（嚴謹）

<sup>17</sup> 馬國維：〈梁啟超遺文〉，《珠海學報》第六期（1973年1月），頁343。

竹籬茅舍，蓼岸鷗鄉。蘼蕪盡處，猶見斜陽。炊煙遠樹，雁影方塘。  
一笠一屐，獨立蒼茫。（淡遠）

深深庭院，重重簾幙。楊柳煙中，闌干一角。闌干西畔，下有鞦索。  
時聞鳥聲，萬花爭落。（濃深）

飛瀑千丈，澈底縹碧。游魚浮沉，間以細石。夾幃奇峰，負勢軒轟。  
哀蟬寒後，千嘒無絕。（逋峭）

豐鄙河洛，實惟帝都。靈臺明堂，天祿石渠。群玉秘府，西昆唱和。  
彬彬郁郁，文獻之廬。（典重）

五陵公子，裘馬風流。臂鷹走狗，博棋蹴毬。臥壚倚甕，不醉無休。  
中原陵厲，顧影寡儔。（豪放）

九曲清溪，數間茅屋。小桃初開，新浦自綠。夕陽鏡影，鷓鴣雙浴。  
佳人亭亭，自倚修竹。（秀媚）

送君南浦，憶郎西洲。鄰笛怨夜，穗帷感秋。花飛撩恨，燕語侵愁。  
江南老也，無語悠悠。（淒婉）

蘇武河梁，荊卿易水。李廣不侯，廉頗老矣。唳鶴自驚，銅駝無語。  
撫劍長號，頭顱如許。（悲壯）

如金在鈞，如冶在爐。千金一字，廿年三都。潘妍陸醜，環腴石癯。  
片言居要，數莖捨鬚。（冶鍊）

縹緲萬仞，飛來之峰。遠風落落，上有長松。骨格峻異，裘帶雍容。

猗歟誰歟，曰惟羊公。（勁挺）

弄喉引吭，春風流鶯。細筋入骨，秋空疾鷹。健羽弱判，揮送共情。

載緬芳軌，先民所程。（工緻）

（三）

超觀〈記梁任公先生軼事〉：「任公閑時愛談鬼，但從未究其理，述時必津津有餘味焉。……在渠年十五六居學海堂時，歲晚回家度歲，與其族人兄弟輩扶鸞作戲時事，聞彼時唱和詩甚多。一日向乩壇究身世，得詩二首萬木草堂同人，多能誦之。」該事又可見於盧湘父〈萬木草堂憶舊〉<sup>18</sup>，兩首詩如下：

蛾眉謠詠古來悲，雁磧龍堆遠別離。

三字冤沉奇事獄，千秋淚灑黨人碑。

阮生空負窮途哭，屈子猶懷故國思。

芳草秋蘭怨搖落，不堪重讀楚騷辭。

煮鶴焚琴事可哀，那堪回首望蓬萊。

一篇鵬鳥才應盡，五字河梁氣暗摧。

絕域不回蘇武駕，悲風仇上李陵臺。

男兒遠死何當惜，倚劍縱橫志未灰。

（四）

臺北萬華龍山寺正殿右側有詩文碑刻，其一落款為「辛亥三月 梁啟超」，並有鈐印二方，詩內容為：

公卿有黨排宗澤，帷幄無人用岳飛。

<sup>18</sup> 超觀〈記梁任公先生軼事〉、盧湘父〈萬木草堂憶舊〉，皆收錄於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4月），頁43、頁148。



遺老不應知此恨，今適漢節解沾衣

(五)

北京榮保拍賣有限公司所舉行的「2007年春季大型拍賣會」，有一件標為「康有為、梁啟超 1898年作行書橫批手卷」<sup>19</sup>的作品，內容為四首康梁師生二人的親筆題詩，其中一首題款為「為軍艦大島某大尉題北支那圖畫 五十嵐君屬書 光緒戊戌 梁啟超」，內容是：

畫圖如此好江山，胡騎秋深自往還。  
唇齒興亡天下計，與君橫槊望榆關。

(六)

北京翰海拍賣有限公司舉辦「2008年迎春藝術品拍賣會」，其中一件標為「梁啟超行楷書橫幅鏡心」<sup>20</sup>，亦為梁氏的親筆題詩，款識為「梁母劉太夫人九旬晉一榮壽 梁啟超敬祝」，詩歌內容是七律一首：

從來博士女中奇，孝行兼聞更有誰。  
端合鄉人稱閨老，況於賢嗣作嚴師。  
參禪久契楞伽卷，得句猶宗正始詩。  
長夏最宜操縵樂，起居歲月卜期頤。

以上限於個人能力，未能確切考證其真偽，又唯恐有所遺漏，故在此羅列而出，也足以供為參考。

###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

<sup>19</sup> 參見網址：<http://pm.findart.com.cn/pmimg.jsp?pmid=966730>

<sup>20</sup> 參見網址：<http://pm.findart.com.cn/pmimg.jsp?pmid=409897>

羅列前人對梁啟超的詩歌相關研究中，在專書的部分有金雅《梁啟超美學思想研究》<sup>21</sup>、李茂民《在激進與保守之間—梁啟超五四時期的新文化思想》<sup>22</sup>、董德福《梁啟超與胡適—兩代知識分子學思歷程的比較研究》<sup>23</sup>、夏曉虹《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之路》<sup>24</sup>、楊曉明《梁啟超文論的現代性闡釋》<sup>25</sup>。相關的學位論文方面有付榮《梁啟超文學思想的大眾化取向》<sup>26</sup>、趙巖《論梁啟超「詩界革命」》<sup>27</sup>、張秋艷《梁啟超美學思想的意識型態性及對後世的影響》<sup>28</sup>、蔣志剛《梁啟超文學啟蒙思想初探》<sup>29</sup>、《過渡時代梁啟超詩學觀的悖論性闡釋》<sup>30</sup>、張瑜《梁啟超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角色考辨》<sup>31</sup>、羅義華《論梁啟超的「流質性」與轉型期中國文學的現代品格》<sup>32</sup>、馬莉亞《論戊戌前後梁啟超的「文學革命」》<sup>33</sup>、鄧微星《梁啟超趣味主義美學思想研究》<sup>34</sup>等。

在台灣期刊的部分有胡鈍俞〈梁啟超詩〉<sup>35</sup>、關照祺〈梁任公台島吟痕〉<sup>36</sup>、杜若〈飲冰室（談梁啟超）〉<sup>37</sup>、周新邦〈梁啟超其人其詩〉<sup>38</sup>、陳應龍

<sup>21</sup> 金雅：《梁啟超美學思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

<sup>22</sup> 李茂民：《在激進與保守之間—梁啟超五四時期的新文化思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

<sup>23</sup> 董德福：《梁啟超與胡適—兩代知識分子學思歷程的比較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

<sup>24</sup> 夏曉虹：《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之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sup>25</sup> 楊曉明：《梁啟超文論的現代性闡釋》（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

<sup>26</sup> 付榮：《梁啟超文學思想的大眾化取向》（吉林：東北師範大學文藝學碩士論文，2006年）。

<sup>27</sup> 趙巖：《論梁啟超「詩界革命」》（吉林：東北師範大學文藝學碩士論文，2005年）。

<sup>28</sup> 張秋艷：《梁啟超美學思想的意識型態性及對後世的影響》（吉林：東北師範大學文藝學碩士論文，2006年）。

<sup>29</sup> 蔣志剛：《梁啟超文學啟蒙思想初探》（湖南：湖南師範大學文藝學碩士論文，2005年）。

<sup>30</sup> 彭偉：《過渡時代梁啟超詩學觀的悖論性闡釋》（山東：山東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7年）。

<sup>31</sup> 張瑜：《梁啟超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角色考辨》（河北：河北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碩士論文，2006年）。

<sup>32</sup> 羅義華：《論梁啟超的「流質性」與轉型期中國文學的現代品格》（四川：四川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論文，2007年）。

<sup>33</sup> 馬莉亞：《論戊戌前後梁啟超的「文學革命」》（長春：吉林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碩士論文，2008年）。

<sup>34</sup> 鄧微星：《梁啟超趣味主義美學思想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文藝學碩士論文，2008年）。

<sup>35</sup> 胡鈍俞：〈梁啟超詩〉，《中國詩季刊》第3卷第2期（1972年6月）。

<sup>36</sup> 關照祺：〈梁任公台島吟痕〉，《廣東文獻季刊》第13卷第4期（1983年12月）。

<sup>37</sup> 杜若：〈飲冰室（談梁啟超）〉，《臺肥月刊》第25卷第1期（1984年1月）。

<sup>38</sup> 周新邦：〈梁啟超其人其詩〉，《中國詩季刊》第3卷第2期（1972年6月）。

〈梁任公遊臺灣感慨賦詩〉<sup>39</sup>、羅秀美〈「破碎山河誰料得，艱難兄弟自相親」—梁啟超遊臺詩的家國情懷〉<sup>40</sup>、毛慶耆〈梁啟超及其〈飲冰室詩話〉〉<sup>41</sup>、林明德〈梁啟超《飲冰室詩話》析論〉<sup>42</sup>、康保延〈梁啟超學詩往事〉<sup>43</sup>、林明德〈梁啟超與詩界革命〉<sup>44</sup>、蘇啟明〈梁啟超的美學思想〉<sup>45</sup>、羅秀美：〈五四後梁啟超的古典詩歌研究初探〉<sup>46</sup>、王惠鈴〈梁啟超〈與蕙仙書〉書寫策略的操作〉<sup>47</sup>、蔡慧崑〈從〈三吏〉、廖啟宏〈論中國詩歌的寫實傳統—從梁啟超〈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現的情感〉談起〉<sup>48</sup>等。

在大陸期刊的部分有曾憲就〈梁啟超詩文的核心思想與藝術特色〉<sup>49</sup>、蔣英豪〈梁啟超的「史詩」—《二十世紀太平洋歌》析論〉<sup>50</sup>、梁桂平〈拜倫與梁啟超的詩歌創作〉<sup>51</sup>、梁桂平〈試論拜倫精神在梁啟超詩歌中的熔鑄〉<sup>52</sup>、朱正〈一個單相思的故事—解讀梁啟超《紀事二十四首》〉<sup>53</sup>項念東〈梁啟超的「詩史」觀—《飲冰室詩話》的若干詩學思想分析〉<sup>54</sup>、周生杰〈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梁啟超論「情聖」杜甫〉<sup>55</sup>、王兆陽〈論梁啟超詩

<sup>39</sup> 陳應龍：〈梁任公遊臺灣感慨賦詩〉，《書和人》第 577 期（總第 4189 期）（1987 年 9 月）。

<sup>40</sup> 羅秀美：〈「破碎山河誰料得，艱難兄弟自相親」—梁啟超遊臺詩的家國情懷〉，《元培學報》第 7 期（2000 年 12 月）。

<sup>41</sup> 毛慶耆：〈梁啟超及其〈飲冰室詩話〉〉，《書和人》第 667 期（總第 4577 期）（1991 年 3 月）。

<sup>42</sup> 林明德：〈梁啟超《飲冰室詩話》析論〉，《輔仁學誌：文學院之部》第 19 期（1990 年 6 月）。

<sup>43</sup> 康保延：〈梁啟超學詩往事〉，《廣東文獻季刊》第 24 卷第 2 期（1994 年 5 月）。

<sup>44</sup> 林明德：〈梁啟超與詩界革命〉，《輔仁國文學報》第 5 期（1989 年 6 月）。

<sup>45</sup> 蘇啟明：〈梁啟超的美學思想〉，《國立歷史博物館學報》第 5 期（1997 年 6 月）。

<sup>46</sup> 羅秀美：〈五四後梁啟超的古典詩歌研究初探〉，《元培學報》第 10 期（2003 年 12 月）。

<sup>47</sup> 王惠鈴：〈梁啟超〈與蕙仙書〉書寫策略的操作〉，《止善》第 4 期（2008 年 6 月）。

<sup>48</sup> 廖啟宏：〈論中國詩歌的寫實傳統—從梁啟超〈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現的情感〉談起〉，《長庚科技學刊》第 5 期（2006 年 12 月）。

<sup>49</sup> 曾憲就：〈梁啟超詩文的核心思想與藝術特色〉，《廣東社會科學》1995 年第 5 期（1995 年 10 月）。

<sup>50</sup> 蔣英豪：〈梁啟超的「史詩」—《二十世紀太平洋歌》析論〉，《求是學刊》1997 年第 4 期（1997 年 7 月）。

<sup>51</sup> 梁桂平：〈拜倫與梁啟超的詩歌創作〉，《河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 6 卷第 2 期（2001 年 6 月）。

<sup>52</sup> 梁桂平：〈試論拜倫精神在梁啟超詩歌中的熔鑄〉，《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 年第 4 期（2001 年 8 月）。

<sup>53</sup> 朱正：〈一個單相思的故事—解讀梁啟超《紀事二十四首》〉，《魯迅研究月刊》2002 年第 9 期（2002 年 9 月）。

<sup>54</sup> 項念東：〈梁啟超的「詩史」觀—《飲冰室詩話》的若干詩學思想分析〉，《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31 卷第 4 期（2003 年 7 月）。

<sup>55</sup> 周生杰：〈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梁啟超論「情聖」杜甫〉，《杜甫研究學刊》2005 年第 1 期（總第 83 期）（2005 年 3 月）。

歌創作觀念的更新》<sup>56</sup>、陳方〈中國近代資產階級的詩學維新精神—簡記黃遵憲、梁啟超詩論〉<sup>57</sup>、張芹蓀〈梁啟超詩論的「新民」內涵〉<sup>58</sup>、鄭孟彤〈讀梁啟超《澳亞歸舟雜興》詩二首〉<sup>59</sup>、孔范今〈梁啟超與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sup>60</sup>、魏中林〈黃遵憲、梁啟超詩歌改革理論異同論〉<sup>61</sup>、詹文理〈梁啟超後期詩論中有關創作主體的論述〉<sup>62</sup>、高國藩〈陳三立與康有為、梁啟超〉<sup>63</sup>、王升雲〈試析梁啟超詩學的啟蒙主題〉<sup>64</sup>、楊柏嶺〈論梁啟超藝術精神中的詩性意義〉<sup>65</sup>、王英志〈《飲冰室詩話》論略〉<sup>66</sup>、楊紅旗〈「詩界開一新壁壘—現代性視野中的梁啟超詩體變革理論〉<sup>67</sup>、關愛和〈梁啟超與近代文學啟蒙〉<sup>68</sup>、李達琳〈「百無聊賴以詩鳴」—淺析梁啟超《讀陸放翁集詩四首》〉<sup>69</sup>、余福智〈不強詩歌作附庸—《飲冰室詩話》詩學觀念初探〉<sup>70</sup>、李利軍〈《飲冰室詩話》之「以舊風格含新意境」爭議〉<sup>71</sup>、汪松濤〈淺談梁啟超的詩歌

<sup>56</sup> 王兆陽：〈論梁啟超詩歌創作觀念的更新〉，《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4卷第4期（2004年12月）。

<sup>57</sup> 陳方：〈中國近代資產階級的詩學維新精神—簡記黃遵憲、梁啟超詩論〉，《五邑大學學報（綜合版）》第3卷第1、2期（1989年7月）。

<sup>58</sup> 張芹蓀：〈梁啟超詩論的「新民」內涵〉，《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1期（1999年2月）。

<sup>59</sup> 鄭孟彤：〈讀梁啟超《澳亞歸舟雜興》詩二首〉，《嶺南文史》1994年第2期（1994年6月）。

<sup>60</sup> 孔范今：〈梁啟超與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文史哲》2000年第2期（總第257期）（2000年2月）。

<sup>61</sup> 魏中林：〈黃遵憲、梁啟超詩歌改革理論異同論〉，《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1期（1985年3月）。

<sup>62</sup> 詹文理：〈梁啟超後期詩論中有關創作主體的論述〉，《嶺南文史》2002年第2期（2002年6月）。

<sup>63</sup> 高國藩：〈陳三立與康有為、梁啟超〉，《九江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1期（1995年2月）。

<sup>64</sup> 王升雲：〈試析梁啟超詩學的啟蒙主題〉，《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0卷第4期（2002年10月）。

<sup>65</sup> 楊柏嶺：〈論梁啟超藝術精神中的詩性意義〉，《廊坊師範學院學報》1999年第3期（1999年8月）。

<sup>66</sup> 王英志：〈《飲冰室詩話》論略〉，《齊魯學刊》2000年第1期（總第154期）（2000年1月）。

<sup>67</sup> 楊紅旗：〈「詩界開一新壁壘—現代性視野中的梁啟超詩體變革理論〉，《四川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2003年1月）。

<sup>68</sup> 關愛和：〈梁啟超與近代文學啟蒙〉，《史學月刊》1999年第2期（1999年2月）。

<sup>69</sup> 李達琳：〈「百無聊賴以詩鳴」—淺析梁啟超《讀陸放翁集詩四首》〉，《重慶三峽學院學報》第18卷第3期（2002年5月）。

<sup>70</sup> 余福智：〈不強詩歌作附庸—《飲冰室詩話》詩學觀念初探〉，《佛山大學學報》第14卷第1期（1996年2月）。

<sup>71</sup> 李利軍：〈《飲冰室詩話》之「以舊風格含新意境」爭議〉，《連雲港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3期（2004年9月）。

風格)<sup>72</sup>、張金梅〈中國詩學譜系的現代轉型—以梁啟超、王國維為例〉<sup>73</sup>等。

####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概要

本論文在研究方法方面，係以資料的歸納與整理為主，搜尋各個資料庫及圖書館圖書，將相關研究資料文本盡可能蒐集齊全，進行相關文獻的彙整、閱讀與分析，輔以前人的相關論述與研究成果，藉以探索梁啟超詩歌內涵。

以上述方法進行研究，本論文在研究架構方面共分為五章，各章撰寫內容簡述如下：

本論文第一章為緒論，主要說明本研究之研究動機、研究方法、研究範疇並列舉前人研究成果。

第二章為梁啟超的時代背景與生平，共分為四小節，檢介紹梁啟超的時代背景及其不平凡的一生。

第三章探討梁啟超詩歌的主題內涵，列有「詠懷詩」、「詠物詩」、「詠史詩」、「懷古詩」、「紀事詩」、「紀行詩」、「哀輓詩」、「酬贈詩」等八個主題一一加以論述。

第四章探討梁啟超詩歌的藝術表現，論述其「修辭技巧」、「語言特色」、「意象塑造」、「風格呈現」等各種藝術風格的多樣化表現。

第五章為結論，總結全文研究心得。

---

<sup>72</sup> 汪松濤：〈淺談梁啟超的詩歌風格〉，《嶺南文史》2001年第2期（2001年6月）。

<sup>73</sup> 張金梅：〈中國詩學譜系的現代轉型—以梁啟超、王國維為例〉，《長春大學學報》第16卷第4期（2006年7月）。

## 第二章 梁啟超的時代背景及其生平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任甫，號任公、飲冰子，別號飲冰室主人，筆名中國新民、新民子、中國少年、飲冰、飲冰子、新會、哀時客等。廣東省新會縣潮居都茶坑鄉人，人稱梁新會。幼時因具良好家學，造就他早年得志，在政治的舞臺嶄露頭角。因緣際會認識康有為後，康獨特的學術觀點與政治理念對梁直是「當頭棒喝」，他追隨康有為組織「強學會」、號召「公車上書」鼓吹改革。光緒二十二年任《時務報》主筆後便開始嶄露光芒，將自己的理想與所學利用《時務報》宣揚出去。戊戌政變後流亡至海外，接觸到更多外界知識，思想為之開闊。即便他在人世的舞台上僅有短暫的五十七年，但在時代的舞臺上，他可說是政壇與學壇的領袖，學術地位更是屹立不搖。

### 第一節 梁啟超的時代背景

滿清末年，大清王朝衰敗之象顯現。在社會方面，人口膨脹，糧食短缺，大多數百姓生活困苦謀生不易，貧富差距日益加大，天災人禍相隨而至，當百姓無法安然的度日，變亂隨之四起。在政治方面，清代官吏貪污風氣盛行，大官大貪，小官小貪，無官不貪；乾隆時代軍機大臣和坤貪汙的本領，更是無人能及，且看：

和坤當政20年，家資甚巨：有房屋185間，花園2座；當舖75座，銀號42座，古玩鋪13座，玉器庫2間，綢緞庫2間，洋貨庫2間，皮張庫1間，玻璃器皿庫1間；金碗碟32桌，銀碗碟32桌，白玉痰盂200個，金痰盂120個，銀痰盂600個，金臉盆117個，銀臉盆233個，珍珠翠寶首飾2萬8000件；金元寶1000個，銀元寶1000個，赤金580萬兩，生沙金600萬兩，元寶銀940萬兩，洋錢5萬8000個，制錢1055串；貂皮女衣611

件，貂皮男衣806件，雜皮男衣806件，雜皮女衣437件，貂皮帽54頂，貂蟒袍37件，貂皮褂48件，貂皮靴120雙；金炕床20張，鏤金八寶床4張，金羅漢18尊，人參680斤；大自鳴鐘10座，小自鳴鐘156座，桌鐘200座，時辰錶80個；田產8000頃。<sup>74</sup>

清代吏治不僅是貪腐成風的「貪官」橫行，兼且又多為行政效率低落，因循怠惰的「庸吏」：

他們大多以模稜為曉事，以軟弱為良圖，以鈷營為進取之階，以苟且為服官之計。至於國計民生，非所計也。嘉慶帝在位二十五年，朝廷重臣雖多清廉自愛，而昏庸無能者實亦居其大半。……在道光朝當權最久的，前為曹振鏞，後為穆彰阿。曹振鏞為三朝元老，一生奉行「多磕頭，少說話」的為官之道，謙柔自持，拘謹無為。而穆彰阿庸暗無識，只知結黨營私。<sup>75</sup>

貪官庸吏促使百務廢弛，滿清王朝衰敗亦僅早晚爾爾。在思想方面，漢學逐漸衰落，經世致用之學順應時潮起而代之，士子們不再專注於訓詁、考據，轉而開始聚焦於研究如何解決現實社會生活中所面臨的種種問題。

相對中國的古步自封停滯不前，西方國家自十五世紀起便開始迅速地發展，到十八世紀經過工業革命的洗禮之後，生產力突飛猛進，使得西方國家不管在經濟或軍事等各方面均取得相當的優勢，為了原料和市場，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傳統落後的中國，便首當其衝，成為西方各國眼中的代宰肥羊。鴉片戰爭開始，伴隨著西方列強的侵略，不平等條約一個一個接踵而來，腐敗無能的滿清政府讓中國面臨了一個遭人瓜分豆剖的艱難局面……

鄭振鐸貼切描述出梁任公所處的時代背景：

<sup>74</sup> 《中國全記錄》(戴月芳主編，台北錦繡出版社，1980年7月初版)，頁974。

<sup>75</sup> 馮天瑜、黃長義：《晚清經世實學》(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1刷)，頁50。

他生於同治十二年癸酉正月二十六日，正是中國受外患最危急的一個時代，也正是西歐的科學、文藝以排山倒海之勢輸入中國的時代；一切舊的東西漸地崩解了，被破壞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種嶄新的外來的東西。梁氏恰恰誕生於這一個偉大的時代，為這一個偉大的時代的主角之一。<sup>76</sup>

## 第二節 神童梁啟超

梁啟超出生於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祖父梁維清，父親梁寶瑛，皆為秀才。年幼時在家中追隨祖父、父親接受傳統教育，熟讀《四書》《五經》，聰穎過人。十歲時拜同鄉的周惺吾為師，參加童試，雖然名落孫山，但於應考的旅途上，與同應試的父執輩共處於舟上，有一次吃飯的時候，有人指著鹹魚為題倡議吟詩，梁啟超隨即吟道：「太公垂釣後，膠鬲舉鹽初」，滿座為之動容，被譽為「神童」。光緒十一年（1885），再次往廣州應考，便中秀才，補博士弟子員，時年十二歲。<sup>77</sup>

光緒十三年（1887）梁入讀廣東最高學府學海堂（前兩廣總督阮元（1764～1849，江蘇儀徵人）所設）。當時的學海堂所授內容多為經子、史乘、詩賦，提倡漢學與樸學。梁啟超就學學海堂期間表現優異，有謂「季課大考，四季皆第一」。光緒十五年（1889）時梁啟超十六歲，參加於廣東舉行的鄉試，即高中舉人第八名，並於試後深獲當時主考官內閣學士李端棻賞識，更將其堂妹李蕙仙許配予梁。

光緒十六年（1890），梁啟超由李端棻資助旅費入京參加會試，結果因朝中守舊勢力排斥新思潮影響所及，不中落第。返途中路經上海，見到了徐繼畲（1795～1873，山西五台縣人）的《瀛環志略》始知有五大洲及世界各國。同年，經學海堂同學陳千秋（1869～1895，廣東南海人）引介拜師南海康有為。任公在〈三十自述〉中描述見到康有為的情形：

<sup>76</sup> 〈梁任公先生〉，（1929年2月《小說月報》20卷2號），頁29。

<sup>77</sup>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上冊，頁8～11。



時余以年少科第，且於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與通甫（陳千秋）聯床，竟夕不能寢。明日再謁，請為學方針，先生乃教以陸、王心學，而並及史學、西學之梗概，自是決然舍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南海之門，生平知有學自茲始。<sup>78</sup>

梁在其師康有為身上學習陸王經學、史學、西學乃至佛學等經世致用之學，思想為之丕變，亦從此開啟梁啟超接觸西學之路。梁自謂：「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sup>79</sup>。

### 第三節 以國家興亡為己任

光緒二十年（1894）爆發了中日甲午戰爭，戰敗的清廷被迫與日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賠款三萬萬兩，同意讓朝鮮獨立及割讓遼東半島及台灣、澎湖與日本。康、梁時值參與北京會試，驚聞馬關和議，群情激憤，立即聯合北京參加會試及各省舉人共一千三百人，由康、梁起草《上今上皇帝書》萬言書，包括清廷官員徐世昌（1855～1939，河南汲縣人）、袁世凱（1859～1916，河南項城人）等亦於萬言書上簽名。康、梁帶領著數百名舉人，依循孝廉舊例，乘著公家車輛，上書朝廷力陳變法救國，這便是歷史上有名的「公車上書」。中國群眾性政治運動開端可謂肇始於此。可惜「公車上書」後來未為清廷所採納。此事康有為在《康南海自編年譜》曾載道：

<sup>78</sup> 同上。

<sup>79</sup>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上冊，頁16。

三月二十一日電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鼓動各省，並先鼓動粵中公車，上摺拒和議，湖南人和之，於二十八日粵楚同遞，粵士八十餘人，楚則全省矣。與卓如分託朝士鼓（動），各直省莫不發憤，連日並遞章都滿察院，衣冠塞途，圍其長官之車，臺灣舉人，垂涕而請命，莫不哀之。時以士氣可用，乃合十八省舉人於松筠庵會議，與名者千二百餘人，以一晝二夜草萬言書，請拒和、遷都、變法三者，卓如孺博書之，並日繕寫，（京師無點石者，無自傳觀，否則尚不止一千二百人也。）徧傳都下，士氣憤湧，聯軌察院前里許，至四月八日投遞，則察院以既已用寶，無法挽回，卻不收。<sup>80</sup>

其後梁其超追隨康有為發刊《萬國公報》、開辦強學會，散佈其改革理念，啟迪「民智」。強學會之後，梁應黃遵憲（1848—1905，廣東嘉應州人）之邀參與刊行《時務報》，梁啟超新穎的議論強烈吸引著民智初開的中國群眾，深受當時大眾歡迎，該報盛行之時銷售處達60餘處，每期發行量最多時達17000份，同時亦發行至日本、南洋等海外各地。

光緒二十四年（1898）正月，康、梁上書光緒帝力陳變法圖強，並於北京發起保國會，提出保國、保教、保種等宗旨，維新運動在康、梁帶領下如火如荼的展開。光緒帝雖不顧朝中保守抗拒聲浪，頒布《明定國是詔》，大刀闊斧聯合康梁推行新政，惜最終仍因慈禧等守舊勢力阻撓，隨著光緒遭軟禁而宣搞失敗，康梁在英日協助下逃離海外。戊戌變法亦可謂滿清王朝告別歷史前的迴光返照。

光緒二十四年（1898）十月，流亡到日本的梁啟超在橫濱出版發行了其在海外的第一份保皇黨機關報《清議報》，主要的容大抵是攻擊清朝守舊勢力慈禧、榮祿及袁世凱等人。當時身在海外的梁啟超與孫中山的革命黨往來頻繁，言論亦漸趨激烈，其後雖遵康有為之命離開日本，行前尚與孫中山的革

---

<sup>80</sup> 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台北：廣文，民國60年），頁30。

命黨約定「矢言合作到底，至死不渝」<sup>81</sup>。光緒二十六年（1900）梁一封寫給孫中山的書信中云：「弟以此來不無從權辦理之事，但兄須諒弟所處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輩既已訂交，他日共天下事，必無分歧之理。弟日夜無時不焦急此事，兄但假以時日，弟必有調停之善法也。」<sup>82</sup>，可見梁雖追隨其師康有為宣倡保皇，其內心實有傾向革命的念想，或許只是礙於師命難違吧。

《清議報》之後，梁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又創辦了《新民叢報》，以教育國民為目標，貫徹其開民智的一貫理念，創刊號上梁云道：

今草野憂國之士，往往獨居深念，嘆息想望曰：『安得賢君相，庶拯我乎？』吾未知其所謂賢君相，必如何而始為及格。雖然，若以今日之民德、民智、民力，吾知雖有賢君相而亦無以善其後也。……但推其意，得毋以若彼之政治皆由其君若相獨力所製造耶？試與一遊英美德法之都，觀其人民之自治何如，其人民與政府之關係何如，觀之一省，其治法儼然一國也。<sup>83</sup>

光緒二十九年（1903）梁啟超在〈致蔣觀雲先生書〉中說：「然弟數月來，懲新黨焚亂腐敗之狀，乃益不敢復倡革義矣。」<sup>84</sup>，其革命思想遽然出現莫大轉折，對此，梁自己解釋說：「啟超既日倡革命排滿共和之論，而其師康有為深不謂然，屢責備之，繼以婉勸，兩年間函札數萬言。啟超亦不憚於當時革命家之所為，懲羹吹壘，持論稍變矣，然其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於胸中，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後矛盾；當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世多以此為詬病，而其言論之效力亦往往相消，蓋生性之弱點然矣。」<sup>85</sup>。自此，開始遠離革命走向立憲運動。

宣統三年（1911）十月，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武昌起義成功，推翻滿清王

<sup>81</sup>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1冊，頁44。

<sup>82</sup> 同上，頁47。

<sup>83</sup> 新民叢報館編，《新民叢報》（台北：藝文印書館，民國55年），第1號，頁3。

<sup>84</sup> 同上，頁186~187。

<sup>85</sup>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142~143。

朝，結束中國兩千多年的帝王封建專制王朝，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清宣統帝退位後授權北洋軍閥袁世凱組織臨時共和政府，民國元年（1912）三月，袁世凱獲選為臨時大總統，梁啟超亦已由日本返國，海外歸來的梁啟超，備受各界歡迎。袁世凱邀梁啟超加入內閣任命其為司法總長，其後又擔任幣制局總裁。民國四年（1915）八月，楊度等人發起籌安會，鼓吹恢復帝制，揭露了袁世凱陰謀稱帝的野心，梁與袁正式決裂，撰文公開反對帝制，在《大中華》雜誌上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抨擊袁世凱恢復帝制的倒行逆施，並號召四億國民起而伐之，發動護國之役迫使袁放棄稱帝。民國五年（1916）六月，袁世凱因病去世，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段祺瑞組成內閣。民國六年（1917）五月，黎段因是否對德「宣戰」意見不一互鬥，其後督軍團團長張勳入京趕走黎元洪，聯合康有為共擁宣統皇帝重新復位，史稱「張勳復辟」。梁反對復辟，隨段誓師討張，康梁師生關係亦自此決裂。不久之後，梁或感於政治黑暗混亂，或感於時不予我，開始淡出政壇。

#### 第四節 獻身著述與教育

1916年8月，梁啟超與林長民等人創辦《晨鐘報》，後改名為《晨報》，以新文化為主要宗旨，可視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陣地，對當時的社會有著極大的影響力，甚而影響了五四運動的爆發。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919年1月梁以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的顧問及記者身份，至巴黎與各國名士交流，進行海外活動。梁啟超的歐洲行，見識到一戰後西方各國社會的變化，思想亦隨之發生重大轉變，歐洲歸國後，決定棄政從教，專心一致邁往學術教育之路。梁啟超晚年致力於著述與教育的成就可說是恢遠宏大，在時代的巨輪上發揮著更大的影響力，他研究先秦諸子、清代學術、史學、文學和佛學，撰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先秦政治思想史》、《情聖杜甫》、《印度史跡與佛教之關係》、《變法通議》、《墨經校釋》、《清代學術概論》、《儒

家哲學》、《中國歷史研究方法》、《屈原研究》、《中國文化史》等著作。他講學於北平清華大學、清華研究院、南京東南大學、天津南開大學，內容涵蓋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文化史等，亦常獲邀至各地巡迴講演，作育無數英才，在學術領域中延續著綿綿不盡的影響。梁啟超一生筆耕不輟，作品數量浩繁，估計約有一千四百萬字，可謂著作等身，歷代以來鮮有出其右者。民國十八年（1929年）1月19日，任公積勞成疾，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享年57歲，任公雖英年早逝，但一生的光彩與不凡千古留存。



### 第三章 梁啟超詩歌的主題內涵

#### 第一節 詠懷詩

詩歌以「詠懷」為題，始自魏晉時期的阮籍，其作品多感慨功業無成與身世的飄零，從中寄寓內心苦悶與痛苦的情懷。後世的詩家遂沿用此一主題和精神內涵，多有所創作發揮，「詠懷詩」一類於焉成立。《文鏡秘府論》言：「詠懷，詠其懷抱之事也。」<sup>86</sup>李正治則以為詠懷詩是：「切近生命的主觀詠歎，傳達出個人的嚮慕、焦慮、慘戚、哀求，乃是文學家切身地反映自我。」<sup>87</sup>梁啟超早年離家去國，遭逢無數的失意挫折，然而一心許國的情懷始終未曾動搖。他的詩歌中大半呈現的也是個人憂國之思與壯志難伸的感懷，我們可以這樣說，抒情詠懷是任公詩歌的最為主要核心的部分。以下又分四個主題來討論其詠懷詩的內容。

#### 一、憂國忠憤

梁啟超在《自由書·憂國與愛國》裡曾自我剖析地說：「今天下之可憂者莫中國若；天下之可愛者，亦莫中國若。吾愈益憂之，則愈益愛之；愈益愛之，則愈益憂之。既欲哭之，又欲歌之。……」<sup>88</sup>對國家前途憂憤的抒發，可說是在梁啟超詩歌題材內容中最常見到的，張永芳以為梁啟超詩歌的主要思想內容之一，便是「懷念災難深重的主國，抒寫強烈的愛國感情」<sup>89</sup>。

光緒二十六年（1900），唐才常率領自立軍起義勤王，其背後實際策劃與經費支援者，就是保皇派的康有為和梁啟超。梁在〈三十自述〉回憶當時起義狀況：「……至庚子六月，方欲入美，而義和團變已大起，內地消息，風

<sup>86</sup>（日）空海：《文鏡秘府論》（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6年3月），頁135。

<sup>87</sup>李正治：〈六朝詠懷組詩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第25期（1981年6月），頁394。

<sup>88</sup>梁啟超：《自由書》，見《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第一冊，頁358。

<sup>89</sup>張永芳：《晚清詩界革命論》（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年5月），頁122。

聲鶴唳，一日百變。已而屢得內地函電，促歸國，遂回馬首而西。比及日本，已聞北京失守之報。七月急歸滬，方思有所致，抵滬之翌日，而漢口難作，唐、林、李、蔡、黎、傅諸烈，先後就義，公私皆不獲有所救。」<sup>90</sup>以下這首〈東歸感懷〉即緣此而作：

極目中原暮色深，蹉跎負盡百年心。  
那將涕淚三千斛，換得頭顱十萬金。  
鵝拜故林魂寂寞，鶴歸華表氣蕭森。  
恩仇稠疊盈懷抱，撫髀空吟梁父吟。

在抵達上海之前，因起義軍經費籌措，長期以來是左支右絀，梁啟超對於事態的不樂觀，似乎已能洞悉，復因庚子拳亂造成八國聯軍侵華的恥辱，讓海外為國奔走多年的他，更覺得心力交瘁。故「那將涕淚三千斛，換得頭顱十萬金」兩句，是豪情的展現，也是悲觀的自我嘲諷。然而，每當思及戊戌六君子被殺害、光緒帝瀛台遭囚，滿腔君恩友仇的憂憤，卻是轉化成其不停向前的動力。自立軍起義失敗後，梁氏轉往至澳洲，復有〈鐵血〉一詩抒發悲慨：

鐵血無靈龍苦戰，鈞天如夢帝沉酣。  
故人新鬼北邙北，萬里一身南斗南。  
漢月有情來絕域，楚歌何意到江潭？  
憑高著望中原氣，昨夜西風已不堪。

對於諸多同志殉難犧牲，任公自是悲痛難當。然而，國家情勢朝夕難保，主政者卻沉酣如昔，才是他最為在意的。由後二聯來看，詩人政治行動屢遭挫敗，儘管有所失意哀嘆，但時時仰望祖國的情懷，以及「萬里一身」的獨當壯志，卻是片刻不歇的。類似心情亦見於〈澳亞歸舟雜興〉第一首：

---

<sup>90</sup> 梁啟超：〈三十自述〉，見《梁啟超全集》，第二冊，頁 959。

長途短髮兩蕭森，獨自憑欄獨自吟。  
日出見鷗知島近，宵分聞雨感秋深。  
乘桴豈是先生志，銜石應憐後死心。  
姹女不知家國恨，更彈漢曲入胡琴。

這是 1901 年，梁啟超由澳洲回日本船行途中所作。同船上有天真少女以洋樂器演奏傳統漢曲，也撩起任公的家國之恨，正所謂彈唱者無意，聽者有心。歷經多次變故，同志好友幾乎犧牲殆盡，梁啟超遠走海外，漂泊他鄉，其既無乘桴之志，更非貪生之徒。只是不忘譚嗣同對他臨別囑咐之語：「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吾與足下分任之。」<sup>91</sup>言猶在耳，任公身為後死之人，以銜石填海的精衛自比，其堅持奮鬥的精神，也是至死方休。

對於帝國主義的大肆侵略和清政府的無能軟弱，梁啟超給予的諸多批判，也呈現在他的詩歌當中，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寫作的〈賀新郎〉一詞就極具代表性：

昨夜東風裡，忍回首、明月故國，淒涼到此。鶉首賜秦尋常夢，莫是鈞天沈醉？也不管、人間憔悴。落日長煙關塞黑，望陰山、鐵騎縱橫地。漢幟拔，鼓聲死。物華依舊山河異。是誰家、莊嚴臥榻，儘伊鼾睡。不信千年神明胄，一箇更無男子。問春水、干卿何事？我自傷心人不見，訪明夷、別有英雄淚。雞聲亂，劍光起。

在此之前，滿清政府在各國的威逼之下，才簽訂了喪辱國權的「辛丑和約」，繼而又傳來俄國加劇對中國東北的侵擾，企圖取而代之的消息，不禁輿論為之譁然，任公這闕詞即是在這樣歷史背景下而作。詞的上片陳述出國力如此不振，大好江山成為列強的俎上肉，豈不讓人嘆恨；下片則道出自己慷慨激

<sup>91</sup> 見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見《梁啟超全集》，第一冊，頁 233。



昂，縱使無人見用，也願意為祖國拔劍而戰的壯烈情懷。黃坤評論：「此詞直寫胸臆，悲歌慷慨，大聲鏗鎔，詞意沉鬱，筆勢飛舞，詞風頗近稼軒。」<sup>92</sup>又本詞也出現於梁啟超創作的小說《新中國未來記》當中，是由其中主角李去病題寫壁上的有感之作<sup>93</sup>，足見任公對自己這首作品的重視與鍾愛。

辛丑和約簽訂後，英、法、俄等國貪得無厭，不斷有侵擾、佔領中國邊界地區的情事。清廷當時已經窮於應付國內烽煙四起的革命浪潮，對於列強的鯨吞蠶食，實在已無防範和反擊能力。梁啟超也因而寫下〈聞英寇雲南、俄寇伊犁，感憤成作〉，以表達愛國知識份子憤怒：

涕淚已消殘臘盡，入春所得是驚心。  
天傾已壓將非夢，雅廢夷侵不自今。  
安息葡萄柯葉悴，夜郎蒟醬信音沉。  
好風不度關山路，奈此中原萬里陰。

1910年，南面有英國率兵攻打雲南片馬鎮，北方沙俄則大舉進佔蒙古、伊犁一帶，憂心如焚的梁啟超在〈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之中，清楚地記錄當時心情：「春寒索居，俯仰多感。三邊烽燧<sup>94</sup>，一日數驚。日惟與吾友明水先生圍爐相對，慷慨論天下事，劇心慌目，長喟累歎，輒達旦不能休。」<sup>95</sup>任公對國家情勢的發展悉心關切，言「一日數驚」、「劇心慌目」，與詩中「入春所得是驚心」等句，皆可體察出他惶慄不安的心情。大約作於同時期的〈臺灣雜詩〉第十七首亦云：

慘綠相思樹，殷紅躑躅花。  
能消幾風雨，取次送年華。  
北首天將壓，南來日又斜。  
金仙行處斷，鉛淚滿天涯。

<sup>92</sup> 黃坤選注：《梁啟超詩文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6月），頁197。

<sup>93</sup> 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見《梁啟超全集》，第十冊，頁5617。

<sup>94</sup> 案：文中提到，除了英、俄兩國進逼，另有法國「乘之窺滇、桂」，故曰「三邊烽燧」。

<sup>95</sup> 梁啟超：〈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見《梁啟超全集》，第四冊，頁2380。

梁氏在返航中自謂遊臺之行的心得曰：「頃行矣，歸舟所滿載者哀憤也。舟中西望故國，豈惟慨嘆，真不寒而慄耳。」<sup>96</sup>筆者以為，詩中「北首天將壓，南來日又斜」之句，跟前一首相同，指的正是俄國、英國侵中之事。因此，梁啟超遊臺期間，親身感受故國為外人統治踐踏的淒楚，故於歸途時回首望向故國，依舊烽煙遍起，心中哀憤油然而生。

## 二、自我期許

張滌云《中國詩歌通論》言：「近代愛國詩人由於認識到時代前進的步伐，認識到全體人民抗敵救國的力量，……因而在他們的詩歌中充滿必勝的信心，即使遭受挫折也依然如故。」<sup>97</sup>梁啟超為國飽嚙憂患，就連生活經濟上也時常捉襟見肘，但是並沒有因此而頹喪，更不因此而對救國事業感到失望，他反而這樣大聲呼籲：

人人皆為絕望之人，而國亦遂為絕望之國。嗚乎！吾國其果絕望乎，則待死以外誠無他策。吾國其非絕望乎，則吾人之日月方長，吾人之心願正大，旭日東方，曙光熊熊。……<sup>98</sup>

不絕望的人，能如黑夜後的旭日東升，能如幽暗中明亮曙光，就是一股這般堅毅的信念，讓當時跌至人生谷底的任公，時時刻刻自我砥礪、自我期許，始終持有著積極進取的昂揚鬥志，尤其在初出海外的時期，這樣的精神更是屢見於詩文之中。首先以〈去國行〉片段為例：

吁嗟乎，男兒三十無奇功，誓把區區七尺還天公，不幸則為僧月照，幸為南洲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陰之間占一席，守此松筠涉嚴冬，坐待春回終當有東風。

<sup>96</sup> 梁啟超：〈遊臺灣書牘·第六信〉，見《梁啟超全集》，第二冊，頁1226。

<sup>97</sup> 張滌云：《中國詩歌通論》（杭州：這將大學出版社，2006年12月），頁426。

<sup>98</sup> 梁啟超：〈說希望〉，見《梁啟超全集》，第二冊，頁1089。

這是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乘船離開祖國往日本途中所作。詩中志氣依舊不減，任公舉出日本近代維新史上的重要角色，月照、西鄉隆盛、佐久間象山、吉田松陰等，以這些人來自許，冀望也能做到「犧牲一身覺天下」，為國家國民的奉獻，哪怕是付出身軀性命也無所辭。顯然，剛經歷九死一生的險難，他心中強烈維新救國意志並未受到折損。又如〈自勵〉第一首：

生平最惡牢騷語，作態呻吟苦恨誰？  
萬事禍為福所倚，百年力與命相持。  
立身豈患無餘地，報國惟憂或後時。  
未學英雄先學道，肯將榮瘁校群兒。

不像群兒般消極的語多牢騷和無謂呻吟，因為禍福與年命實非人們所能逆料，詩人所擔憂者，是報國之心落後於時，也落後於人。古云「板蕩識忠臣」，梁啟超積極樂觀的報國胸懷，不因逆境而掩息，也不因受到旁人訾議而膽怯或縮手，正如第二首所云：

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為百世師。  
誓起民權移舊俗，更挈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  
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

較之前一首，本詩更多地呈現出梁啟超救國為民當仁不讓，犧牲奉獻捨我其誰的豪邁氣度。任公此時還不到而立之年，想要以一己之力「移舊俗」、「牖新知」，自任天下的襟懷，確實引人側目。尤其當時不同陣營對其政治和學術立場，也時有質疑和攻擊。然而，君子亦有求全之毀，梁啟超〈舉國皆我敵〉裡頭，不畏指責地說：「闡哲理指為非聖兮，倡民權曰判道。……十年以前之大敵，十年以後皆知音。」細究其言論著述是否能有「百世之師」的影響力和貢獻，夏曉虹評論曰：「在中國近代史上，以言論影響全國，造成一股巨大

旋風的人，首推梁啟超。……不管對梁啟超潮湧一般的文章作何評價，它衝擊、震動了一世人心是無可否認的事實。」<sup>99</sup>由此可見，梁啟超過人的文字魅力，當時受感染、鼓舞的國人，不知凡幾，對清末民初的啟蒙教育，實在功不可沒。就本詩而言，它充滿沸騰激越的精神信念，在同時代作品裡，可與之比肩而論者實不多見，無怪乎能成為傳誦一時的名篇。願貢獻所長、熱切許國的抱負，還可見諸〈雙濤園讀書〉第六首：

回風吹海水，軒然起層瀾。吾生良有涯，憂患亦以繁。生才為世用，豈得長自閑！何時睹澄清，一洒民生艱。強學可終身，羈泊非所嘆。

回首故國，戰事與災禍頻仍，自身羈泊已久，變故不斷，但不見氣餒，依舊自我勉勵「生才為世用，豈得長自閑」。身在海外的十餘年，他遊歷世界多國，對於見聞增廣與學識提升，大有助益。雖然後期的政治活動相對減少，但將大部分精力都投注於報刊創辦，以及文章撰寫，猶然期望藉以不同形式的精神力量鼓吹民權思想、恢復民族尊嚴。郭延禮即稱許說：「梁啟超是一位熱情奔放、才華橫溢而又胸懷報國大志的文學家和政治活動家，他的詩也表現一種積極進取和追求理想的精神。」<sup>100</sup> 1911年9月，梁氏在返國途中寫了〈述歸五首〉抒發多年來的感受，其中第五首後半段便云：

我已身許國，安所逃險遭？成毀事不期，行我心所安。天若右中國，我行豈徒然？

任公嘗言：「人生與憂患俱來，苟畏難斯落險矣！」<sup>101</sup>當時中國情勢瞬息萬變，即將面臨不可預知的發展，梁啟超依然不計成敗與否，只求心之所安，如此慷慨而行的精神，全來自一份對國家的責任感和長久以來不畏險阻的自我期

<sup>99</sup> 夏曉虹：《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頁109。

<sup>100</sup> 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第二卷，頁203。

<sup>101</sup> 梁啟超：《新民說·論進取冒險》，見《梁啟超全集》，第二冊，頁667。

許。

### 三、思鄉懷親

梁啟超對國家有深切的熱情，對家鄉的眷戀亦然，這點由他發表的文章常署名「新會」、「梁新會」、「新會梁氏」即可見一二。自戊戌以來，流亡海外十餘年，梁啟超有家歸不得的淒楚，時時潛伏在內心深處。因此，這時期有多首詩歌是書寫著思念故鄉和親人的情懷。如〈游春雜感〉第一首：

故鄉春色今若何？佳人天末怨微波。  
洛橋灞橋楊柳死，江戶長條空復多。

詩作於 1899 年，是梁氏來到日本的隔年。離開故國家鄉約已半年，當春日出遊時，思鄉之情油然而生。後兩句，則是以比興手法，傳達了獨在異鄉為異客的愁思和落寞。季節轉換會牽引出鄉愁，如果時值傳統節日就更不待言了，即如黃天驥所說：「重大節日，是最易觸動鄉思的時刻，也是詩人們抒發思鄉情緒的重要題旨，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總會從節日入手，展現個人獨特的感受。」<sup>102</sup>試看任公〈臘八小飲〉所云：

伏臘園林萬木凋，無情清夜更迢迢。  
客懷瀕洞詩囊窄，鄉思低迷粥鼓遙。  
坐久晚寒方自警，興闌杯酒不相饒。  
可憐年運垂垂盡，金燼依人空寂寥。

臘月初八俗稱「臘八」，在傳統上，是祭祖敬神的重要節日。詩歌一開頭，即以外在景象「萬木凋」、「清夜」來映襯詩人的寂寥，在臘八節日裡，作客他鄉的遊子不禁有斗轉星移、韶光漸短的感慨，在寒夜獨酌，唯有燈燭相伴左

---

<sup>102</sup> 黃天驥：《詩詞創作發凡》（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頁301。

右，意象蕭瑟至極，更突顯了作者遮掩不住的孤寂。再看〈其夕大風雨，徹旦不寐，重有感〉一首：

三十年前心上事，為誰千轉入中腸？  
學裁春勝同依姊，泥索年糕各喚娘。  
此日天涯空涕淚，他年夜雨莫思量。  
卻緣詩夢翻無寐，送我何由致汝旁？

詩歌作於臘月二十八日，年節將至，回想三十年前幼年時「學裁春勝同依姊，泥索年糕各喚娘」家人和樂融洽的景象，對照今日浪跡天涯的遊子，不勝歔噓和涕落。因此，「送我何由致汝旁」的「汝」字，是詩人幼時記憶中依偎的娘親和大姊，也是魂牽夢縈的家鄉。

梁啟超是因政治的因素而離開祖國，因此在懷念家鄉親人之時，又多摻入了故國之思。如〈臘不盡二日遣懷〉就充滿了這樣的惆悵：

淚眼看雲又一年，倚樓何事不淒然。  
獨無兄弟將誰慰？長負君親只自憐。  
天遠一身成老大，酒醒滿目是山川。  
傷離念遠何時已？捧土區區塞逝川。

一年又過，父母兄弟皆不在身旁，任公覺得有負「親恩」。因為政變之後，家鄉親人受到其牽連，朝廷搜查嚴密，其父攜著家眷避居澳門。這一切，讓梁啟超更是無顏面對尊親，在此期間寫給夫人的信裡即言：「大人當此失意之時，煩惱定不知幾多，近日如何？不至生病乎？吾今遠在國外，侍奉之事，全託之於卿矣。卿明大義，必能設法慰解，以贖吾不孝之罪，吾惟有拜謝而已。」<sup>103</sup> 佳節感懷親人之餘，不忘的還有「君恩」。受到康有為深深影響的任公，縱使遭滿清朝廷的賞拿追緝，但依舊心繫著那一位支持維新改革，也

<sup>103</sup> 梁啟超：〈致李蕙仙〉，見《梁啟超全集》，第十冊，頁6098。

是他們眼裡的明主聖君光緒帝<sup>104</sup>。「捧土區區塞逝川」一句，表明了國家危難艱辛，自己雖勢單力薄，但依然忠誠、殷切地盼望能有挽既倒狂瀾的一日。類似作品還有〈元夕〉，詩云：

不知今夕是何夕，強趁兒童一蹋歌。  
舊夢久隨燈影燼，故鄉應是月明多。  
素娥靈藥知春否？鐵鎖星橋奈夜何？  
天上皇靈應不遠，忍從珠斗望山河。

一樣是節日、懷鄉、思君的複雜情愫融合，但不同於前一首，此時光緒皇帝已經崩逝三載，作者心中最後的支柱與希望隨之傾頹，歸國還鄉之路也更加漫長。末聯設想就算是君上的在天英靈，應該也是不忍望眼這片破碎山河吧。梁啟超將糾結的鄉愁與積累的國恨一概並陳，孤臣孽子的心跡，寫得淒愴萬分。

#### 四、感時傷逝

杜甫《登高》：「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記錄了詩人晚年顛沛流離的失意和沈鬱心情。面對年華消逝、生老病死，以及不得順遂的際遇，在詩歌中發出長聲喟嘆，似乎已是中國文士作家們的共同傳統。蔡瑜說：「在中國詩歌中傷春悲秋，感時傷逝種種面對如流歲月的纖敏之思，不但是許多作品的潛流，與感物的情懷交迭而生，更每每形成獨立抒詠的主題。」<sup>105</sup>

確實，在救國事業遇到瓶頸，年歲漸增之際，堅毅如任公，不免也時而生發了些許苦悶與悲嘆，如〈癸卯初度〉所云：

<sup>104</sup>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後附錄有〈光緒聖德記〉一文，從十餘方面評述光緒的勤政開明舉措。

<sup>105</sup> 蔡瑜：《中國抒情詩的世界》（臺北：中山學術基金會，1999年11月），頁33。

十年十處度初度，頗感勞生未有涯。  
日月苦隨公碌碌，人天容得某棲棲。  
莊嚴地嶽來何暮，芻狗年華住且佳。  
一事未成已中歲，海雲凝望轉低迷。

這是 1903 年，任公啟程往美洲時所作，此時自云：「余頻年奔走海內外，未嘗有所終三年淹。其尤奇者，則年年今日，必更其地，十年來無一重複。」<sup>106</sup> 梁氏此時才剛過三十歲，但十年來長期忙碌奔波，過著沒有安定的日子，眼見歲月流逝，空自蹉跎，所以有了「勞生未有涯」和「一事未成已中歲」的嘆息。此刻低迷昏沈的可能不只是眺望的海雲，而是詩人的心情寫照。又如〈戊申初度〉之二：

一出修門已十秋，黃華見慣也應羞。  
無窮心事頻看鏡，如此江山獨倚樓。  
何處平蕪下秋隼？卻憐滄海著沙鷗。  
尊前百感君休問，哀樂中年未易收。

離開國門屆滿十年，詩人的心境看似更加深沈。年年與黃菊對看，一事無成的感觸，顯得特別淒涼。頸聯「何處平蕪下秋隼？卻憐滄海著沙鷗」兩句，化用杜甫詩意，不難看出，中年梁啟超壯志難酬的浩嘆和久經飄零的自憐之情。再看來臺時所填的〈蝶戀花感春〉之四：

歲月堂堂人草草。數盡花風，冰盡春懷抱。鎮日西園鶯不到，斷紅零粉誰知道？  
多事庭蕪青未了，和月和煙，牽惹閑煩惱。誰遣南雲音信杳，一年又見吳蠶老。

梁啟超抵臺時，正當三月時節，美麗之島的臺灣，春日花開，蝶舞鳥鳴，稱

<sup>106</sup> 梁啟超：《新大陸遊記》，見《梁啟超全集》，第二冊，頁 1126。



得上風光明媚。但是詩人心事萬重，美好的景色，只是多為其「牽惹閑煩惱」。只因春天的到來，代表時光又無情地流逝，人生又多一頁空白，回歸故國家園似乎更加不易。任公此詞雖然別有懷抱<sup>107</sup>，但就詞面來看，不失為一首細膩雅致的傷春詠懷作品。又如〈感秋雜詩〉第六首云：

窮秋已多悲，散擲況逾半。擎雨萬荷枯，戰風千葉亂。塊然一室外，  
凜凜星物換。豈不懷壯往？碧海槎久斷。抱膝誦惜誓，看雲獨長嘆。

映入眼簾的起首兩句，即知是典型的悲秋之作。當時序轉移，進入秋季，西風乍起，大雨傾盆，草木為之凋零折損，全詩極為蕭瑟的意象，正是詩人的心理折射。他的雄心壯志和愛國熱情，就像在秋季氣候中，也似經受著風吹雨打。易感的梁啟超，遇到折磨人的秋天，詩中也自呈現出一番悲涼的美感。

總而言之，做為詩人的梁啟超，也難跳脫自古以來文人感時傷懷的主題書寫。但細察任公這幾首詩歌，無一不是牽連、蘊含著家國之思，而非純粹吟詠個人的自怨自艾與失落情懷。如果要以此論斷其進取之心不再、思想漸趨落沒，那就有待商榷了。

## 第二節 詠物詩

何謂詠物詩？在此應先予以界定說明。張滌云《中國詩歌通論》說得簡單清楚：

狹義的詠物詩不包括寫山水景物的山水詩，寫田園風光的田園詩，寫四時景物的風景詩，寫人物風貌的人物詩；它一般專指詠寫各種動物、植物、自然物、器具、用品等物事，以及天象、物候，並且是作為單獨的、個體的詠寫對象，而不是作為風景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來描

<sup>107</sup> 梁啟超：〈遊臺灣書牘·第六信〉：「復有詞數闕，托美人芳草以寫哀思。并以寄上，試請讀之，或可喻其言外之意耶。」（《梁啟超全集》，第二冊，頁1228。）

依此，「詠物」所歌詠的物體、事物，並不包括山水、田園、風景、人物類別，這也是本文對梁氏詠物詩詞作所設定的範疇。

詠物作品在中國古典詩詞中相當豐富，且成就可觀。如《詩經》中的篇章〈鶴鳴〉就對仙鶴在天際嘹亮唱鳴做出動態描繪，〈隰有萋楚〉一篇則對萋楚（野生蔓類植物）花繁色豔、婀娜搖曳的姿態作多面向如實的呈現；而《楚辭·橘頌》對橘樹的稱頌，以及作者己身人格的投射，更是詠物詩的典範之作。因此，《佩文齋詠物詩選·序》曰：「詩之詠物，自三百篇而已然矣。」<sup>109</sup>可見其由來已久。

當詩人眼見外在事物，而內在思緒情懷因而受到牽動，往往積極地將此一心情保留在作品當中。然而，這也是需要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才有可能湧現的。因為，「詩人觸物起興是一種不自覺的行為，故所觸之物必須具有一種較強的召喚力或感發力。這種召喚力或感發力則來源於自然物在內容或形式上與詩人主觀情志存在某種共同之處，或某一方面的聯繫。」<sup>110</sup>

至於，詠物詩一般可分為兩個類型，正如李重華《貞一齋詩話》所言：「詠物詩有兩法，一是將自身放頓在裡面，一是將自身站立在旁邊。」<sup>111</sup>前者是詩人感懷寓意，「有寄託」的詠物詩；後者則為直寫物態，「無寄託」的詠物詩。而歷來作家與評論者大多對第一類型的詠物詩較為青睞，也相對給予較高的評價。<sup>112</sup>

梁啟超的詠物詩詞約有二十首，就其內容觀之，幾乎全屬於是借物抒懷

<sup>108</sup> 張滌云：《中國詩歌通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年12月），頁340。

<sup>109</sup> 查慎行等編錄：《佩文齋詠物詩選》（臺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70年2月），冊一，頁4。

<sup>110</sup> 陳慶輝：《中國詩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12月初版），頁183。

<sup>111</sup> 李重華：《貞一齋詩話》，見丁福保編：《清詩話》（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9月），頁562。

<sup>112</sup> 關於此論點，也有持不同看法者，如吳雷發《說詩管崩》即云：「詠物詩要不即不離，工細中須具縹緲之致。若今人所謂必不可不寓意者，無論其為老生常談。試問以詠物見稱者如鄭鷓鴣、謝蝴蝶、高梅花、袁白燕諸人，彼其詩中寓意何處，君輩能一言之否？夫詩豈不貴寓意乎，但以為偶然寄託則可，如必以此意強入詩中，詩豈肯為俗子所驅遣哉？總之，詩須論其工拙，若寓意與否，不必屑屑計較也。」黃天驥《詩詞創作發凡》：「不能把詠物詩視為只有寄託一種寫法，更不能把詩中有無寄託作為評價優劣的唯一標準。……事實上，詠物詩中，不乏無寄託的好詩。」此二家說法甚為中肯，可為參考。

興感的有寄託之作。以創作手法而言，可分為以下兩方面：

## 一、託物自擬

這類詠物詩，表面上吟詠物象，但顯然有其更深一層涵意。那就是採用擬人、比喻等手法，將所詠之物的全面或部分特質，聯繫到詩人自身的人格精神與品德操守之上。前面提到的屈原〈橘頌〉，即為這類型作品的始祖與最佳例子。梁啟超也不乏類似佳構，如這一闕〈金縷曲〉：

瀚海飄流燕。乍歸來、依依誰認，舊家庭院。唯有年時芳儔在，一例  
差池雙剪。相對向、斜陽淒怨。欲訴奇愁無可訴，算興亡、已慣司空  
見。忍拋得、淚如線。故巢似與人留戀。最多情、欲黏還墜，落  
泥片片。我自殷勤銜來補，珍重斷紅猶軟。又生恐、重簾不卷。十二  
曲闌春寂寂，隔蓬山、何處窺人面。休更問，恨深淺。

此詞牌下有附註曰：「丁未五月歸國，旋復東渡，卻寄滬上諸子。」1907年，海外流亡十年之後，梁氏首次回到日思夜念的國門，目睹的卻是國家愈加艱難，政事愈加敗壞。這對一生以救國為己任的梁啟超而言，怎能沒有喟嘆。故行之筆墨，上闕一開頭便是「瀚海飄流燕。乍歸來、依依誰認，舊家庭院」。這樣的文字，我們讀來已了然於胸，詩人以燕起興，在詞面上全寫歸燕，實則字字句句以喻自己。如「故巢似與人留戀。最多情、欲黏還墜，落泥片片」等句，不難看出梁啟超對祖國的熱情眷戀，然卻有著報國無門，又難以力挽狂瀾的深深遺憾。這闕詞的比興手法顯而易見，燕子與作者的形象化為一體，絲毫沒有斧鑿之痕。因此，它歷來受到許多學者及詩歌愛好者的極高推崇。即有論者評此詞：「作者用這種古已有之的詠物詩形式和託物擬人的寫法，抒發他的深厚的愛國主義思想，這在古代所有描寫春燕的詩詞中，是獨一無二的。」<sup>113</sup>個人亦認為，將之與歷代優秀傑出的詠物詩詞相較，是毫無遜色的。

<sup>113</sup> 李繼凱、史志謹：《中國近代詩歌史論》（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頁307。

另外，任公居於日本兵庫縣須磨村的〈須磨寺訪梅〉則云：

群童氣作竹筒吹，爭報梅花已滿枝。  
強作扶攜來野寺，相憐幽獨負歡期。  
繁香經雨半零落，一樹棲岩稍振奇。  
欲覓潘生高會處，女王綦迹沒多時。

這首詩吟詠的對象是梅花，但不多著墨於姿態描寫。梁在此期間，因維新事業發展並不順利，加上身體微恙，心情甚是低落。因而是「強起」來到須磨寺賞梅。看到梅花開放在幽靜僻遠之地，恰似自身獨自海外流亡的處境，便有了我憐花、花惜我，兩者「相憐幽獨」的感傷。維新同志相繼故去，也有如「繁香零落」一般，倍增傷感。然而，心念一轉，重新奮起，尚有我「一樹棲岩稍振奇」，展現出無畏艱難環境打擊的堅毅信念。詩中寫一樹梅花雖然歷經風雨考驗，依然孤獨的綻放，正是詩人「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寫照。大約在同時，又有〈須磨寺五詠〉之作，其中第一首〈鶴〉是這樣寫：

五鶴來何處？華亭似舊聞。  
背人忽長唳，知爾念離群。  
遙夜仍零露，寥天只斷雲。  
可堪江海志，瘦影立斜曛。

首聯即運用了「華亭鶴唳」的典故，拈出對生平際遇的感嘆。頷聯「背人忽長唳，知爾念離群」，既是描繪鶴的形單影隻，更可視為是梁啟超自己內心的喃喃自語。在此他又化為離群的鶴鳥，唯有仰天長唳，方得以抒發胸中鬱積。雖然面對露珠浸潤的長夜和片雲橫空的天際，但國事如麻，正當應該有人挺身而出之際，這種遠處江海的閒適生活，恐怕是非其所願。因而，在夕陽斜照下，瘦弱的身影更顯孤寂，其懷抱的無窮心事更是旁人難以知曉。

此外，其他作品如「自憐能皎潔，悵望失江湖」、「孰與剝腸去，毋為曳

尾嘆」、「有用終遭割，懷芳空自勤」等句，分別以「白晷」、「龜」和「蜜蜂」自比，潔身自愛、懷芳自賞，卻不為朝廷所用，反而屢遭禍端，終而淪落異鄉。凡此，藉由所詠之物，梁啟超不僅將理想人格投射、寄託於其中，並進一步清晰地轉化成自身忠貞執著的節操與形象。黃永武便以為：「詠物詩最好有作者生命的投入，從物質世界中喚起生命世界與心靈世界。」<sup>114</sup>像這種客體與主體巧妙融合的詩句，細細咀嚼，實有無限深長韻味藏於其中。

## 二、緣物興感

若說「託物自擬」是使用擬人技巧，呈現「物即我、我為物」的作法。那麼「緣物興感」這一類型，則多注重比興手法，是經由物象、物態而觸發作者深沈情感書寫的作品，更多了一些抒懷成分。但是，卻也異於詠懷詩。因為它需要借物起興，客觀的物於詩歌內容中是有一定重心比例在，而詠懷詩則完全是詩人主觀情意的抒發。首先來看梁啟超這首〈元日放晴，二日雨，三日陰霾〉：

入春三日覺春深，隔日春如判古今。  
容我懵騰行坐臥，從渠翻覆雨陰晴。  
擁爐永夕成微醉，袖手看雲得短吟。  
落盡檐花無一語，百年誰識此時心。

詩歌作於 1909 年正月。在此之前，光緒與慈禧先後崩逝，宣統即位，由醇親王攝政。梁啟超經由春日天候的陰晴不定、反復無常，聯想到國家危難不安，前景更是難以逆料。而從他在致親友的書信中，屢屢言及「近日貧徹苦」、「數月來生計之狼狽，乃至不可言」<sup>115</sup>，可知其生活亦時見困窘。故面對「翻覆雨陰晴」的風雲局勢，任公卻是一改向來的熱忱，而要冷眼地袖手旁觀。所

<sup>114</sup> 黃永武：《詩與美》（臺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1987年12月），頁167。

<sup>115</sup> 見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頁321。

以，國家的前途不明，加上個人的偃蹇困頓，讓梁氏在詩歌裡頭出現了少見的牢騷和消極態度。整首詩，經由所見晴日、雨、陰霾氣候變化，作者藉以抒發懷抱與心跡，興感手法的運用，可謂純熟。又如〈相思樹〉云：

終日思君君不知，長門買賦更無期。  
山山綠遍相思樹，正是江南草長時。

梁氏遊臺期間，眼見各地皆植有相思樹，而落筆寫下這麼一首清麗絕句。看到春天繁茂生長的相思樹，還是不由得令他有了聯想與感興。道出了空有報國之願，卻有志難伸的悲痛。末句「正是江南草長時」，化用丘遲〈與陳伯之書〉：「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的句意，聯結滿山翠綠的相思樹，也聯結了詩人對故國家園的深切思念，甚具巧思。整首詩的造語淺近，質樸清新，加之作者深遠情懷，極為動人。再如任公〈歸舟見月〉一詩：

瀛海團團月，相望幾百回。  
即看桂影瘦，長是露中開。  
照夢成深憶，窺愁又獨來。  
十年往還路，為汝一徘徊。

1911年的革命成功，也宣告滿清政權的結束。同年11月，歷經多年海外流亡生活的梁啟超，迫不及待地自日本返回他熱切思念的祖國。就在歸途中，吟詠出這十四年來的百感交集。月的意象，在此等同他心目中的家國。見著了海上明月，心底深處泛起家國的憂思，這就是緣物起興。此詩的每一句，都可窺見作者心情與月亮是緊密連繫的。尤其是尾聯「十年往還路，為汝一徘徊」，這兩句道出自己十餘年，不惜來去匆匆與勞苦奔波，只因對你（故國）有著無限眷戀和依賴。看似淡然，卻投入深重情意，黃坤極為讚賞這首詩歌，他說：「從清麗的語言，流出了無窮的感慨。在淡淡的淒惘之中，包含著深深

的嘆息。」<sup>116</sup>

### 第三節 詠史詩

詠史與懷古的內容，往往都是納抒情、敘事和議論為一體，兩者同以歷史為線索，差異有時並不顯著。如梁啟超十七首〈臺灣雜詩〉，是離臺的船行途中「檢點日來所為雜詩，得十餘章」<sup>117</sup>而成。十七首既無個別詩題，主題內容又不相屬，含括寫景、行旅、懷古、詠史和詠懷等，再加上任公以抒情為主的寫作風格，以致於其中有幾首難以確切地區分其類別。

然而，據方回《瀛奎律髓》所言：「懷古者，見古跡，思古人，其事無他，興亡賢愚而已。……」<sup>118</sup>當代降大任則更為明確地指出：「詠史詩是直接由古人古事的材料發端來的創作，懷古詩則需要有歷史遺跡、遺址或某一地點、地域為依託，連及吟詠與之有關的歷史題材。」<sup>119</sup>他們提出了對懷古詩與詠史詩的辨別標準，即是有無從古跡遺址上去引論史事。如依據以上定義，那我們可以自梁啟超作品中歸納出八首詠史類，九首懷古類詩詞，數量不多，但其中精品佳作卻不少。

首先討論詠史詩部分，試看〈桂園曲〉：

鶯老花飛桂子山，天高月冷聞佩環。人尋法曲淒涼後，地接蓬萊縹緲間。憶侍王孫竄荊棘，珊瑚寶玦還顏色。萬裏依劉落日黃，五湖從範煙波碧。九州南盡有桃源，華表歸來一鶴尊。高帝神靈仍日月，五溪雲物自山川。陌上條桑衣鬢綠，賣珠呼婢修籬屋。歸來分耦迭添香，好伴君王夜深讀。詔言萬事共悠悠，劫後相依一散愁。天荒地老存三恪，裙布釵荆占一丘。黑風衣夜吹滄海，朱顏未換雕欄改。虎臣執挺

<sup>116</sup> 黃坤：《梁啟超詩文選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6月），頁190。

<sup>117</sup> 梁啟超：〈遊臺灣書牘·第六信〉，見《梁啟超全集》，第二冊，頁1227。

<sup>118</sup> 方回評選、李慶申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4月），上冊。頁78。

<sup>119</sup> 見降大任選注：《詠史詩探析》（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6月），頁488。

傳車忙，龍種攀髯弓劍在。金環翟茀拜堂皇，王死官家妾死王。翠瀾永闕千年井，素練紛飛六月霜。昨夜香銷燈自熄，蜀魂紅遍蒼梧野。吹徹參差不見人，雲旗裊裊靈來下。百年南雪蝕冬青，靈物深深護碧城。遺老久忘劉氏臘，秋磷猶作鮑家聲。我來再換紅羊劫，景陽冷盡龍鸞血。雨濕清明有夢歸，海枯碣石憑誰說？天涯盡處晚濤哀，刮骨酸風起夜台。莫唱靈均遺襟曲，九疑帝子不歸來。

其本事正如作者的詩序所言：「明故寧靖王朱術桂，以永曆十八年奉詔入臺監鄭軍。延平王待以宗蕃禮，三世不衰。克塽降，王義不辱，集諸妃王氏、袁氏、荷姑、梅姑、秀姐，詔之曰：『孤不德，將全髮膚以見先帝、先王於地下。若輩可自為計。』僉泣對曰：『王死國、妾死王，義一也。』遂笄服駢縊於堂。遺民哀焉，合葬諸臺南郡治南門外之桂子山，號五妃墓。即墓立廟，享祀弗替。……」自清朝以來，關於書寫五妃殉節的詩歌多不勝數<sup>120</sup>，梁啟超此首無疑是較受矚目的作品之一。其敘寫五妃們從寧靖王躬耕安樂生活，但隨著鄭軍降清，王殉國，五妃從而節殉。詩歌中瀰漫著哀惋而淒清的氣氛，尤其「金環翟茀拜堂皇，王死官家妾死王。翠瀾永闕千年井，素練紛飛六月霜」將五妃的貞烈描摹得淋漓盡致，同時也表達作者對她們堅貞節操的悼念與欽仰。又如〈讀陸放翁集〉所云：

詩界千年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

集中什九從軍樂，亙古男兒一放翁。

辜負胸中十萬兵，百無聊賴以詩鳴。

誰憐愛國千行淚？說到胡塵意不平。

以上分別是組詩四首當中的第一、二首，為任公讀了陸游詩集以後的有感而發，毫不保留地表現了對陸游及其詩作的推崇。第一首指斥了中國千年以來

<sup>120</sup> 參見李嘉瑜：〈殉國殉夫淚有痕—臺灣古典詩對殉節五妃的詮釋〉，《成大中文學報》第14期（2006年6月），頁173-178。



靡靡之音的詩風，間接麻痺腐蝕了人民應有的奮勇精神。唯陸游能一反積習，在詩歌篇章中注滿熱誠，以能從軍報國為樂事。這是為人熟知的一首詩，尤其末句「亙古男兒一放翁」，更是歷來傳頌不絕。第二首寫陸游報國無門、壯志難酬，其中只能藉由詩歌來抒發他的憤懣，為期盼「王師北定中原」而流下的熱淚與熱血，應是無人能見，也無人能懂。梁啟超在這一組詩歌裡頭，既仰慕陸游積極進取的愛國精神，也同情他的遭遇。而且，拿南宋朝廷影射其所處時代背景，和以陸游自況的企圖十分明顯。

又如長篇的〈遊臺灣追懷劉壯肅公〉<sup>121</sup>，茲錄全詩於下：

昨憶甲申之秋方用兵，南斗騷屑浮鼓鳴。海隅倒懸待霖雨，詔起將軍巡邊庭。將軍功成狎文忠，高躅久謝塵軒櫻。國家多難敢自逸？笑揖猿鶴颯南征。半天波赤馳長鯨，魑魅甘人白晝行。百年驕虜玩處女，將軍飛下萬靈驚。雞籠一戰氣先王，滬尾設險疇能嬰。其時馬江已失利，黑雲漠漠愁孤城。忍飢犯瘴五千士，盡與將軍同生死。手提百城還天子，異事驚倒漢公卿。揭來海氣千里平，杲杲紅日照屯耕。桑麻滿地長兒女，舉子往往劉其名。將軍謀深憂曲突，謂是脆單前可懲。酒泉樂浪宜置郡，用絕天驕揚漢旌。鑿山冶鐵作馳道，俯海列炮屯堅營。宅中議設都護府，坐控南北如建瓴。料民度地正疆界，以利庸調防兼併。鄭渠鄴漳隨地有，下邑亦滿弦歌聲。平蠻直窮鳶墮處，要使鹿豕馴王靈。訐謨事事準官禮，邊功區區卑李程。中朝大官玩屠火，枋鷁豈喻鵬徙溟？司農出納吝銖寸，齊威恤鄰空典型。輪臺已聞罷邊議，況乃盈耳來青蠅。將軍受事亦六稔，謂糜頂踵酬闕廷。軒車一去留不得，藤蔓啼鶯空復情。大潛山下白雲橫，下有寒湫蛟可罾。手種菜甲日已長，有時南望微撫膺。任尚豈省班超策，張湯或妒充國能。長城已壞他豈惜，雨拋鎖甲苔臥槍。夜來風惡鼉涎腥，上相出蒞城下盟。燕雲投贈自古有，珠崖棄捐誰輸贏？可憐將軍臥大床，眼中憧憧

<sup>121</sup> 劉壯肅，即劉銘傳，字省三，安徽合肥人。農家出身，後加入李鴻章淮軍，因屢建戰功而受封一等男。1884年法軍犯臺，受詔督辦台灣事務。1885年臺灣建省，劉銘傳成為臺灣首任巡撫。1891離台，後逝於故里。

百鬼獐。噩夢驚起月墮海，鹿耳鯤身山自青。滔滔沉恨闕九京，鷗夷不返餘濤形。涇原更安得一范，西涼空復說三明。祇今劫火又灰冷，東方千騎來輕盈。黠虜竊踵將軍武，竟有豎子名能成。山河錦繡亦增舊，獨惜花鳥長凋零。吁嗟乎，漢家何代無奇英，陳湯無命逢匡衡。賈生得放既云幸，晁錯效忠行當烹。及其摧折已略盡，九牧所至如罄瓶。一朝有事與人遇，乃若持筵撼大楹。君不見將軍嘔心六載功不就，翻以資敵成永寧。天地生才亦匪易，悵望古今徒矜嶢。

任公 3 月 28 日抵臺，4 月 2 日南下台中，當晚由櫟社詩友設宴款待。席間，梁應眾人之請，出了詩題「追懷劉壯肅」，眾人即席而賦，得作品若干，這首詩應該也是梁啟超應此而作。

全詩有八十九句，共六百二十六字，它歷數劉銘傳的崛起、治臺、去臺經過，猶如劉氏的傳記，也是一篇頌歌。梁啟超在詩中，除了有對劉壯肅「嘔心六載功」的緬懷與讚揚，並且也為他因不見容於朝中之人，行事處處受到掣肘而稱病去職離臺，發出了「天地生才亦匪易，悵望古今徒矜嶢」的惋惜。正如連橫《臺灣通史》論曰：「銘傳則管、商之流亞也。故不獲成其志，中道以去，此則臺人之不幸。然溯其功業，足與臺灣不朽矣。」<sup>122</sup>此詩篇幅雖長，典實之處雖多，然任公用酣暢筆端，一氣呵成，適足見其史識與詩才根底之紮實深厚。

再看以下這闕作於晚期 1925 年的〈鵲橋仙〉，詞曰：

冷瓢飲水，蹇驢側帽，絕調更無人和。為誰夜夜夢紅樓？卻不道當時真錯。寄愁天上，和天也瘦，廿紀年光迅過。「斷腸聲裡憶平生」，寄不去的愁有麼？

作者詞牌小序說明：「成容若卒於康熙乙丑五月十六日，今年今日其二百四十年周忌也。深夜坐月諷納蘭詞，悵觸成詠。」成容若，即清初詞人納蘭性德，

<sup>122</sup>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5 年 8 月），頁 695。

卒於康熙二十四年（1655），故此為追懷其逝世二百四十年而作。納蘭性德有清初「滿族第一詞人」之譽，不僅才華洋溢，且志向遠大。受其父明珠影響，原本有堂構之志，渴望為朝廷所用，最終卻只作了皇帝侍衛扈從，因此作品裡時常流露不得志的抑鬱愁悶。任公此時年過半百，回想自己也曾那麼積極熱切地想要為國謀策，卻也不可得。因此，直接引用納蘭詞「我是人間惆悵客，知君何事淚縱橫，斷腸聲裡憶平生」原句，表達同是淪落人的悲慨。不同時空，但納蘭容若因何惆悵，梁啟超應是有同感的。

綜觀以上所列舉作品，我們可以發現在這些詠史詩詞中，歌詠的對象如陸游、劉銘傳及納蘭性德有一相似處，他們都是才能兼備、志懷高遠，卻不為當朝所用，落個齎志而終。梁啟超讚揚他們惓惓為國之心，也為其發出不平之鳴，繼而對照自己也曾「盡瘁國事不得志」，深刻的寄託之意是不言而喻的。

#### 第四節 懷古詩

前面已經提及，懷古詩是以歷史古蹟遺址為起興媒介，進而抒發對歷史人、事的詠歎，以及對往昔的追念。值得注意的是，在梁任公的十首懷古詩詞當中，其中有八首，是1911年臺灣之行期間所書寫的。如在3月28日，他偕一行人船抵臺灣基隆時，所作〈西河〉一詞：

沉恨地，百年戰伐能記。層層劫燼闕重淵，潛虬不起。但看東海長紅桑，蓬萊極目無際。    耿長劍，誰更倚？虞泉墜日難繫。鼓聲斷處月沉沉，浪淘故壘。返魂槎客若重來，酬君清淚鉛水。    夕陽一霎見蜃市，又罡風，吹墮千里。欲問人間何世，看寒流湧出，漢家明月，消瘦姮娥山河裡。

有詞牌小序：「基隆懷古（用美成韻）。」基隆是分別於1884年、1895年法國和日本進犯圍攻之地。梁啟超此時抵達這個百年來幾經戰事的「沉恨地」，

不免生發許多悲憤之氣。除慨嘆國力衰頹不振，不禁讓他想起為戊戌政變犧牲的好友譚嗣同。其另於〈臺灣雜詩〉第十三首云：「西北濤頭起，故人曾獨來。……」譚曾兩次來臺，而今他自己也踏上這個飽受屈辱的漢家山河，踏上生死論交摯友的舊遊處，因而觸景傷情。故有感而言「返魂槎客若重來，酬君清淚鉛水」，撫今追昔，唯有以無盡的淚水憑弔。

此外，任公在〈臺灣雜詩〉裡頭，有幾首懷古作品寫得甚為沉鬱悲涼，試看其第八首：

臺南南郭路，勝跡鄭王祠。  
肅肅海天晚，沉沉故國悲。  
簷花馴鳥雀，壁影護龍螭。  
落日懷名世，回風欲滿旗。

詩末自注：「鄭延平王祠，在臺南府南門外，日人改稱『開山神社』。」延平郡王祠位於文化之都臺南，是鄭成功去世後，人民感念其收復臺灣、開疆拓土之功，故設廟祭祀，後沈葆楨奏請清廷為鄭立祠。任公蒞此臺灣名勝，面臨鄭氏手植古梅，以及碑刻墨蹟，不由慨嘆朝廷輕易割臺予日人，讓鄭成功開臺之勞，化為陳跡。在同為詠延平郡王祠的〈八聲甘州〉上片云：

甚九州近處起悲風，漢軍落前星。賸百年花鳥，種愁荒砌，啼血空城。  
夜半靈來靈去，海氣挾蛟腥。似訴興亡恨，鈴語聲聲。

可以看出，以上兩首作品主要都不是對鄭成功歷史功績的追述或歌頌。而是藉古跡抒發今昔對比與故土受制於人的憾恨，鄭成功若有神靈，同詩人一樣的「沉沉故國悲」，應該也是訴說不盡。又如第四首，梁啟超過景福門而曰：

桓桓劉壯肅，六載駐戎軒。  
千里通馳道，三關鞏舊屯。

即今非我有，持此欲誰論？

多事當時月，還臨景福門。

自注說明：「劉壯肅治臺六年，規模宏遠，經畫周備。後此日人治績，率襲其舊而光大之耳。……臺北省城，亦壯肅所營。今毀矣，猶留四門以為飾。景福門，即其一也，余頻過其下。」作者這裡所陳述，是劉銘傳在臺六年，建樹貢獻繁多，如鐵路、軍事防務、開採礦產，以及各項建設等。日人據臺後，則多是沿襲其舊制或在此基礎加以擴張罷了。如今這大好一切，卻已成為他人漁利，故言「即今非我有，持此欲誰論」，正恰恰點出山河易手他人的哀戚。任公另有〈臺北節署，劉壯肅所營，今為日本總督府矣〉：「幾處棖題敝舊椽，斷碑墜剝草成煙，……」劉銘傳當年苦心孤詣的經營，現已物是人非，與本首尾聯「多事當時月，還臨景福門」合觀，更見詩人黍離麥秀的悲嘆與幽思。

除此，光緒二十九年（1903），梁啟超應美洲保皇會之邀，由日本啟程，赴北美遊歷。五月初至麻薩諸塞州首府波士頓，並停留多日，期間有一首題為〈奔勾山戰場懷古〉之作：

昔遊東台岡，今上奔勾丘。渺茲一蕘土，長留萬人謳。生命固所愛，不以易自由。國殤鬼亦雄，奴顏生逾羞。當其奮起時，磊落寧他求？公義之所在，赴之無夷猶。一射百決拾，往折來軫輜。大業指揮定，嘖嘖凝萬眸。謂是實天幸，人謀與鬼謀。謂是某英雄，隻手回橫流。豈識潛勢力，乃在丘民丘。千里河出伏，奔海不能休。三年隼不鳴，一擊天地秋。穫實雖今日，播種良遠繇。固知無實力，不足語大猷。即今百年後，兵銷日月浮。鋪錦作山河，琢玉為層樓。周文與殷質，國粹兩不仇。入市觀市民，道力尚無儔。清明嚴肅氣，凜凜凌五洲。益信樹人學，收效遠且遒。仰首嘯鴻蒙，回首睨神州。先民不可見，懷古信悠悠。

不同之前所舉詩詞內容，此是對美國歷史遺跡憑弔的抒發。任公在《新大陸遊記》清楚交代了詩歌創作背景：

余在波士頓九日，每以半日與國人演說談論每以半日尋訪其歷史上遺跡。手美國史一部，波士頓名勝記一部，地圖一紙，按圖索驥之。……遊奔勾山，至則僅一小丘耳。一七七五年四月，馬沙民兵圍波士頓，與英駐防兵初交綏，即在此地今有一華表、一民兵首領戰死者之銅像。……是役也，英兵死傷千五百，美人僅四百云。余憑弔感慨，不能自禁，成一詩。<sup>123</sup>

1775年6月，英軍因種種的殖民地問題，以致在波士頓附近的奔勾山(Bunker Hill)發動攻擊，麻薩諸塞州當地組織了一批器械並不精良的民兵，並給予頑強反抗。英軍最終雖然擊退民兵，但死傷及損失慘重更甚於當地民兵。奔勾山之役，是北美獨立戰爭史上第一次大會戰，今當地立有一紀念碑。因為，梁啟超是近代啟蒙教育運動的先導，對內主張廢除君主專制，對外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為追求民主、自由、平等而奔走。在他的名著《新民說》「論自由」一節，開宗明義說：「『不自由毋寧死！』斯語也，實十八九兩世紀中，歐美諸國民所以立國之本原也。」<sup>124</sup>所以，詩中「生命固所愛，不以易自由。國殤鬼亦雄，奴顏生逾羞」，即是對於美國人民為追求自由而不惜挺身戰鬥的熱烈謳歌。此外，眼見其人民普遍展現出的民主素養與精神，更是令梁氏欽羨不已。「仰首嘯鴻蒙，回首睨神州」反觀自己的朝廷與國人，在列強侵略和殖民下，仍是渾渾噩噩、無所警覺，作者的憂心溢於言表。

## 第五節 紀事詩

「凡就特定事件（尤其是時事）所吟詠鋪敘的詩篇，均屬紀事詩。……紀事詩不只申吐個人內在的情懷，還必須對外在世界的事實加以客觀的觀察與批評。其較大的結構與超越他人的批判識見，若非能詩者實在不易駕馭。」

<sup>123</sup> 梁啟超：《新大陸遊記》，見《梁啟超全集》，第二冊，頁1151。

<sup>124</sup> 梁啟超：《新民說》，見《梁啟超全集》，第二冊，頁675。

<sup>125</sup>晚清是紀事詩寫作的一個高峰，重要詩人如朱琦、張維屏、黃遵憲、康有為、丘逢甲等，都能將其所聞所見用詩篇記錄下來，或批判政治作為，或抨擊外來侵略，或同情人民苦難。梁啟超的紀事詩書寫也不遑多讓，且相當具有價值和可看性。如遊臺時所作〈拆屋行〉、〈斗六吏〉、〈墾田令〉等，便是這方面突出的作品，且看〈拆屋行〉所述：

麻衣病嫠血濡足，負攜八雛路旁哭。窮臘慘栗天雨霜，身無完裙居無屋。自言近市有數椽，太翁所構垂百年。中停雙樑未滿七，府帖疾下如奔弦。節度愛民修市政，要使比戶成殷闡。袖出圖樣指且畫，剋期改作無遷延。懸絲十命但恃粥，力單弗任誰哀憐。吏言稱貸豈無路，敢以巧語干大權？不然官家為汝辦，率比傍舍還租錢。出門十步九回顧，月黑風淒何處路？祇愁又作流民看，明朝捉收官裡去。市中華屋連如雲，哀絲豪竹何紛紛。遊人爭說市政好，不見街頭屋主人。

一般百姓在日人的統治下，生活上所遭遇的壓迫與艱辛，在這首詩歌中描繪得令人不忍卒睹。深刻的寫實筆觸，「神似白居易新樂府運動下的諷諭詩」<sup>126</sup>。確實，若論近代詩歌中能繼承杜甫與白香山諷諭精神者，此詩絕對是當仁不讓。除了刻畫人民的無奈，日本官吏頤指氣使「袖出圖樣指且畫，克期改作無遷延」，若稍有違抗，就是「不然官家為汝辦，率比傍舍還租錢」，蠻橫高壓手段，人們水深火熱的困境可想而知。而在〈斗六吏〉與〈墾田令〉當中，同樣也記錄了日人對臺民土地的強行掠奪。因而，任公離臺時，意有不平地說：「凡官吏認為公益事業所必要者，得任意強取人民之所有，……臺灣人之財產所有權，固無一時可以自信自安也。」<sup>127</sup>梁啟超看似純粹客觀的角度，寫得卻是萬分露骨，日本統治者的醜惡行徑，在他的筆端下皆無所遁形。

同是受到日本軍國主義侵略，韓人的苦難是猶有過之。作於 1910 年的《朝

<sup>125</sup> 張堂錡：《黃遵憲及其詩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 年 10 月），頁 114。

<sup>126</sup> 羅秀美：〈「破碎山河誰料得，艱難兄弟自相親」——梁啟超遊臺詩的家國情懷〉，《元培學

報》第 7 期（2000 年 12 月），頁 214。

<sup>127</sup> 梁啟超：〈遊臺灣書牘·第四信〉，見《梁啟超全集》，第二冊，頁 1225-1226。

鮮哀詞五律二十四首》組詩，幾乎完整呈現了韓國為日本合併的國際事件始末，請看第十三、十四首，是如此寫道：

千戈漸蘇息，尊俎轉頻繁。  
得主通東道，勞師管北門。  
指困鄰誼重，守府主權尊。  
微管吾安托？深深再造恩。

覆水誰能挽？王風已不雄。  
軍容燒越甲，疆理易齊封。  
持節皇華落，譏關夜士空。  
多艱何足道，束濕太匆匆。

日本為了達到加速併吞韓國的目的，於是在韓設置「統監府」，實際上已掌握其國家全部朝政，包括內政、外交、財政、教育等，韓國至此已名存實亡矣。這兩首詩則將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他國的兇殘手段與狼子野心暴露無遺，而韓國的覆亡即為中國的前車之鑑，任公曾言：「天下事無獨有偶。韓有此皇，不意更有酷似韓皇之皇；韓有此民，不意更有酷似韓民之民。」<sup>128</sup>故詩中說得透徹，沈痛而懇切的疾呼，也望國人能有所警惕和覺醒。而第十八首則云：

三韓眾十兆，吾見兩男兒。  
殉衛肝應納，椎秦氣不衰。  
山河枯淚眼，風雨闕靈旗。  
精衛千年恨，沉沉更語誰？

這首詩是歌頌擊斃伊藤博文的韓國義士安重根，以及韓亡後仰藥殉國的金山郡守洪奭源。梁啟超一向稱頌推崇英雄與義士精神，因此，當 1909 年 10 月

<sup>128</sup>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1 月），上冊，頁 517。



26日，日本維新推行要角，也是前朝鮮統監伊藤博文，在哈爾濱為韓民安重根槍殺身亡之後，梁更是特別作了長篇歌行〈秋風斷藤曲〉，以追悼安重根，其部分內容是：

萬里窮追豫讓橋，千金深襲夫人匕。黃沙捲地風怒號，黑龍江外雪如刀。流血五步大事畢，狂笑一聲山月高。前路馬聲聲特特，天邊望氣皆成墨。閣門已失武元衡，博浪始驚倉海客。萬人攢首看荊卿，從容對簿如平生。男兒死耳安足道，國恥未雪名何成？

在詩中作者以中國古代刺客豫讓、荊軻與張良視之，將刺殺場面寫得驚心動魄，「萬人攢首看荊卿，從容對簿如平生」兩句，則技巧地暗諷人民百姓的冷漠，以及對安重根被拘捕後的泰然自若與視死如歸態度作了精彩敘述。此詩流傳海內外，為當時中韓等國眾多詠安重根詩歌中的扛鼎之作，如《冷禪室詩話》云：「佳麗須有佳詩，否則不如留之以俟能者，如梁任公〈秋風斷藤曲〉之詠安重根，……不負此題。」<sup>129</sup>

除了歌詠愛國英雄，梁氏也用詩歌紀錄了當時一些投機政治人物令人痛恨的無恥行事，如〈劉荊州〉一首是這樣說的：

二千年後劉知州，雄鎮江黃最上游。  
筆下高文蠹魚矢，帳前飛將爛羊頭。  
忍將國難供談柄，敢與民權有夙仇。  
聞說魏公加九錫，似君詞賦更無儔。

「劉荊州」原是指東漢末年的荊州牧劉表，梁啟超在此藉其目光短淺、不用人才和作風保守的個性，影射當時居於高位，深受朝廷倚重的湖廣總督張之洞。1900年，張之洞無情地鎮壓自立軍，令原本對其抱有幻想的維新派大失所望，深覺上當的梁啟超，更是憤恨不已，這大約此詩的寫作緣由。因此，

<sup>129</sup> 見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4月），第四冊，頁3364。

詩歌中直接批判張之洞首鼠兩端，最終拋棄改革，依附主政者，竟然「敢與民權有夙仇」。其他，諸如張之洞寵愛其部屬趙鳳昌，以致當時流言醜話四起；又張發表了《勸學篇》，自以為可藏諸名山而成不朽之功。其種種行徑，梁氏皆不以為然，故在《自由書》裡即毫不留情地批評說：「彼張公者，豈曾知中國為何狀，豈曾知西國為何物，豈曾知西人為何學，而貿貿然號於眾曰：吾知西法者。……今天下知西法之人如張公者，不下千萬，而中國之亡真不可救矣。張公著《勸學篇》，以去歲公於世，挾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脛而遍於海內，……噫嘻，是囁囁嚅嚅者何足道？不三十年將化為灰燼，為塵埃野馬，其灰其塵，偶因風揚起，聞之者猶將掩鼻而過之。」<sup>130</sup>這段話與詩中「筆下高文蠹魚矢」、「似君詞賦更無儔」所透露出嘲諷的意味相接近，也可以看見梁啟超對這麼一位道貌岸然的權力官僚是多麼義憤填膺<sup>131</sup>。

1903年，梁啟超美洲參訪行程來到匹茲堡，適逢七月四日，遂成〈美國國慶，成詩二章〉，其第一首云：

此是君家第幾回？地平彈指見樓臺。  
巍巍國老陪兒戲，得得軍歌入酒杯。  
十里星旗連旭日，萬家紅爆隱驚雷。  
誰憐孤館臨淵客，憑陟升皇淚滿腮。

中間兩聯詳細敘寫了美國政府與人民在國慶日當天，歡天喜地的盛大慶祝場面。然而，眼見他人國力如此壯大，對照祖國的積弱不振，任公實是百感交集。因此，尾聯「誰憐孤館臨淵客，憑陟升皇淚滿腮」，寫得沈痛，也寫得發人深省。

## 第六節 紀行詩

<sup>130</sup> 梁啟超：《自由書》，見《梁啟超全集》，第一冊，頁339。

<sup>131</sup> 梁氏在此之後，行文之中屢用「皮逆」、「皮賊」（張為河北南皮人，時人多呼「張南皮」）稱之，即可證之。

「紀行」，即旅行、出行的記錄。故「紀行詩」，便是描摹敘寫出行途中或行至某地的所見所聞或是所感的詩歌。王祥說：「紀行詩是一種富於包容性的詩體，它既可以模山範水，也可以寫志詠懷；既可以登臨懷古，也可以感慨時事，因而集敘事、描寫、抒情、議論於一身，而尤以敘事最為核心。因為從本質上說，紀行詩是敘事的，而不是抒情的」<sup>132</sup>。紀行類詩歌在中國古代發展極早，《詩經》中的〈東山〉、〈載馳〉篇已有紀行意味，屈原的〈哀郢〉與〈涉江〉內容，寫的是放逐途中的處境與複雜心情，以主題而言，就可算得上是紀行詩的先聲。到了魏晉南北朝期間，士大夫與文士們以詩紀行的作品篇章就更普遍了，如陸機的〈赴洛道中〉、謝朓的〈京路夜發〉、顏延之〈北使洛〉等。梁蕭統選編《昭明文選》，列出「行旅」一類，即是紀行詩歌，說明此文體已經成立而發展成熟。此後，歷代山水紀行詩便大量出現，蔚為大觀。

梁啟超自從二十六歲乘船亡走日本之後，便多有機會遊歷世界各國。滯留日本期間，他多次到歐、美、澳等地參訪或宣傳；1911年還應林獻堂之邀，而有遊臺之行；1918年，又偕蔣百里一行人赴歐洲考察，此行為期有十五個月之久。任公長途行旅的經驗既然如此豐富，因此遊歷紀行詩歌作品也達一定數量，約略有五十首。梁氏遍遊四方，卻絕少做純粹的觀光旅遊。就如上述，他或為宣傳維新立憲主張，或參訪考察各國政體與政策，皆是含有其政治目的。故而在這些詩歌中，依然多數流露著關心國勢與時局的深切情懷。如著名的〈去國行〉前半段云：

嗚呼，濟艱乏才兮，儒冠容容，佞頭不斬兮，俠劍無功，君恩友仇兩未報，死於賊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淚出國門，掉頭不顧吾其東。東方古稱君子國，種族文教咸我同，爾來封狼逐逐磨齒瞰西北，唇齒患難尤相通，大陸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難為功，我來欲作秦廷七日哭，大邦猶幸非宋聾。卻讀東史說東故，卅年前事將毋同，城狐社鼠積威福，王室蠢蠢如贅癰，浮雲蔽日不可掃，坐令螻蟻食應龍，可憐志士

<sup>132</sup> 王祥：〈北宋交通與梅堯臣的紀行詩〉，《沈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1卷總第141期（2007年第3期），頁62。

死社稷，前仆後起行影從，一夫敢射百決拾，水戶薩長之間流血成川紅，爾來明治新政耀大地，駕歐凌美氣蔥蘢，旁人聞歌豈聞哭，此乃百千志士頭顱血淚回蒼穹。

1898年，以慈禧為首的保守派發動戊戌政變，梁啟超獲得日人營救，而能逃過清政府的緝捕，隻身潛藏於軍艦「大島號」而前往日本。這是梁氏生平頭一回離開國門，同時這一次出行也是被迫的。因為維新菁英份子遭到扼殺，光緒帝更形同被廢黜，都讓任公激憤不已。因此詩中開端對朝中奸佞之輩，表達了勢不兩立、此仇必報的憤恨高漲情緒。然而，讚揚日本經明治維新後，國力大增，有凌駕歐美列強之勢。並稱之為「君子國」，與中國唇齒相依，故他此行欲學申包胥「秦廷七日哭」的求助外援。這顯然只是梁氏一廂情願且對當時日本野心還認知不足的想法<sup>133</sup>。

1903年，梁啟超遊歷美洲，五月抵達波士頓，行經當地市區歷史名勝古蹟，有〈遊波士頓居民拋棄英茶處，口占一絕〉：

雀舌入海鷹起陸，銅表摩挲一美談。

猛憶故鄉百年恨，鴉煙煙滿白鵝潭。

1773年，英國政府為了傾銷東印度公司大量積存的茶葉，特別訂定條例該公司擁有將茶葉銷售至北美的專利權，嚴禁當地販售私茶，此舉引起殖民地人民的不滿。同年12月，波士頓革命份子偷偷潛入英國商船，將船上三百餘箱茶葉盡數倒入大海。此事件引起英、美雙方緊張對峙，並間接成為1775年美國獨立戰爭的序幕。

因此，梁氏詩中提到美國國力的振興，正是由倒棄英茶事件而啟始。並且不禁憶起「斯事與林文忠在廣東焚燬英人鴉片絕相類，而美國以此役得十

<sup>133</sup> 對於日方的真正態度，陳錫忠、陳占標這樣分析道：「日本當局如此費心營救梁啟超這些維新派人物，是出於他們的政治需要的。……把維新派和反清的革命力量看成是實現日本野心的潛在勢力。基於這樣的意圖，他們就把希望放在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維新派和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身上。」（陳錫忠、陳占標：《一代宗師—梁啟超傳奇》（臺北：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4年7月），頁175-176。）

三省之獨立，而吾中國以彼役啟五口之通商，則豈事之有幸有不幸耶？毋亦國民實力強弱懸絕之為之也」<sup>134</sup>。背景相類似，然而國家乃至於人民精神力量的不同，導致其結果是，一為「美談」，一則成「百年恨」。這是詩人從中寄託的無限慨嘆，也是吾國上下值得省思之處。

又如〈辛亥二月二十四日，偕荷庵及女兒令嫻乘笠戶丸遊台灣，二十八日抵雞籠山，舟中雜興〉，其中兩首所云：

明知此是傷心地，亦到維舟首重回。

十七年中多少事，春帆樓下晚濤哀。(其二)

番番魚鳥似相親，滿眼雲山綠向人。

前路欲尋瀧吏問，惜非吾土忽傷神。(其十)

1911年3月24日，梁啟超偕同長女梁令嫻、湯覺頓，搭乘笠戶丸號由日本啟程，隔日，船泊於山口縣馬關。馬關的「春帆樓」，乃是1895年清廷全權代表李鴻章與日方談判及簽署《馬關條約》的所在地。梁啟超此行的目的地，正是條約中割讓予日方的臺灣，因而恰巧途經於此「傷心地」，回顧到慘痛的前塵歷史，自是令他百感交集，無限喟嘆。

後一首前兩句，寫船行將抵臺灣，海面魚鳥群聚騰躍、飛舞，舟中眺望到基隆陸地海天一色的明媚風光，甚是可喜。但後兩句的情緒又是一個轉折，欣喜地欲向船員探詢是否已達目的地，才猛然發覺將要踏上的這一片大好河山，已非祖國故土，而早淪為日本的殖民地了。詩人剛湧現的一絲行旅愉悅之情，立即又為黯然神傷的家國憂思所淹沒了。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後。隔月，梁氏便迫不及待地由日本乘船返國。且看這首〈舟抵大連望旅順〉：

虎牢天險今誰主？馬角生時我卻來。

<sup>134</sup> 梁啟超：《新大陸遊記》，見《梁啟超全集》，第二冊，頁1151。

醉撫危舷望燈火，商風狼籍暮潮哀。

終於即將回到十餘年來朝思暮想的祖國，任公對於能歷經重重險阻而歸來，有著難以置信的喜悅。然而，船上放眼望去，昔日的軍事要塞大連、旅順，今已成為俄國租借區。雖然依舊燈火明亮，卻有今非昔比的感慨，「商風狼籍暮潮哀」，是寫眼前景色，也是映襯出詩人惆悵心聲。又如〈由大連夜乘汽車至奉天〉一首云：

濛濛印沙月死，瑟瑟搖風草黃。

一夜似夢非夢，眼前十里戰場。

同樣藉由行途中所見的秋夜蕭瑟景象，寫出國家動盪不安的局勢，以及其內心的疑惑和忐忑。當梁啟超返抵國門隔日，同志即告知情勢極為不利，紛紛促請其即刻回返日本。再看梁氏〈由奉天卻至大連道中作〉：

窮秋朔雪動征駢，知為美遊為惡歸？

時人頗驚遼鶴返，長路終羞宋鴟飛。

水赤磨刀判傷手，月明繞樹怨無枝。

橫流滿地見龍穴，欲障丸泥力恐微。

因為情況確實危急，兩日後任公又折回大連，準備再搭乘原船東渡日本。「知為美遊為惡歸」句，寫出詩人原本對此趟回國冀望甚大，期能有所作為，無奈卻以失敗作收，又得匆促而返。欲貢獻一己挽轉狂瀾，卻無從施力；祖國之大，竟然也無自己立足之地。愛國熱情再次受到摧折，從詩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悲怨之情。

除了表達對國運的關切，對時局的憂慮，梁啟超在行旅途中偶爾目光也會被當前景色所吸引，駐足留觀，顯出難得閒適愉悅的一面。如〈辛亥二月二十四日，偕荷庵及女兒令嫻乘笠戶丸遊台灣，二十八日抵雞籠山，舟中雜

興〉其中兩首寫道：

天風浩浩引飛舫，睡起檣鐘報幾程。

天末虹隨殘雨霽，波間鷗帶夕陽明。(其三)

天淡雲閑清晝同，彈棋蹴鞠各能雄。

閑心欲取春燈謎，領略蘇家舶趁風。(其五)

在船行中，天際虹彩、群鷗拍浪，海上明媚綺麗的風光，以及船上眾人參與棋奕、蹴鞠、猜燈謎等各種遊戲娛樂，喧嘩熱鬧氣氛中，讓人暫時拋下憂煩的家國大事。後一首使用兩次「閑」字，或許詩人真正是從這趟旅途得到了平常少有的輕鬆優閒片刻。又如〈游芝加高華盛頓公園〉云：

黑風吹浪魚龍舞，白日沉天鷹隼豪。

何意迷漫金粉地，登樓猶見廣陵濤。

1903年美洲之行，六月由聖路易抵芝加哥。梁啟超《新大陸遊記》記載說：「芝加高之公園，風景冠絕全美，蓋湖沼多以水勝也。『林肯公園』清幽殊絕，『華盛頓公園』前臨墨西哥湖，有氣吞雲夢、波撼岳陽之概。余絕愛之，嘗往遊，忽遇暴風雨，登湖樓憑眺，白馬吼突，海天無際，真壯觀也。」<sup>135</sup>當詩人來到芝加哥公園，意外地發現在如此繁華文明的美國大城市中，猶能見到波濤壯闊的景象，實為難得，也深深喜愛之。

## 第七節 哀輓詩

通常哀悼追念亡者的文字，除了祭文、悼詞、輓聯之外，使用詩歌形式

<sup>135</sup> 梁啟超：《新大陸遊記》，見《梁啟超全集》，第二冊，頁1173。

書寫而成的即為哀輓詩。它的哀悼對象範圍甚廣，包括各層面的已逝親友，甚至有為人捉刀的應酬之作。其內容可以是概述亡者生平、追憶與亡者的特殊情誼，或是歌頌亡者操守功績等重點不一而足。

「寫悼亡詩，重要的是要有深摯的情感，由心而誠，由誠而言，由言而詩，三者合一。」<sup>136</sup>梁啟超向來感情充沛，無論是對至親、師友、同儕，甚至學生晚輩，都是以真誠相待。故每當面臨人生死別的巨大悲慟，其見諸筆端的文字，「連淚帶血迸出來」<sup>137</sup>，都是傷痛情感的抒發。先看以下〈祭梁夫人文〉片段：

君舍我去，我何賴焉？我德有闕，君實匡之；我生多難，君將扶之；  
我有疑事，君權君商；我有賞心，君寫君藏；我有幽憂，君喚使康；  
我勞於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掄君揚。今我失君，隻影徬徨。

138

雖是出自於祭文，但這段文字使用類似四言體韻語，加上排比句式的鋪陳，韻律迭宕，情感傾洩直下。此即《文心雕龍·情采》所言「為情而造文」<sup>139</sup>，它呈現出梁啟超與夫人李蕙仙彼此深情和相互扶持的鸞鶼之情，隻言片語中的懷念與哀思，讓人為之動容。

關於任公哀悼親人的詩歌，除了悼李夫人詞一闕之外，就僅有〈先王父教諭公二十周忌，率婦子遙祭，禮成泣賦〉二首，試看其第二首：

兄弟八人同逮事，就中尤我受恩深。  
朝朝受讀驕依膝，夜夜隨眠惡踏衾。  
豈謂不才到今日，終然罔極負初心。  
昊天蕩蕩何由報？愁對風淒日又陰。

任公祖父梁維清，卒於光緒十八年（1892），時隔二十年，作者賦詩遙祭。

<sup>136</sup> 古遠清：《詩歌分類學》（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年9月），頁78。

<sup>137</sup> 梁啟超：〈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見《梁啟超全集》，第七冊，頁3922。

<sup>138</sup> 見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頁657。

<sup>139</sup> （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註》（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年9月），頁538。



梁於《三十自述》曾記錄：「王父及見之孫八人，而愛余尤甚。三歲仲弟啟勛生，四五歲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書、《詩經》，夜則就睡王父榻，日與言古豪傑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舉亡宋、亡明國難之事，津津道之。」<sup>140</sup>可見祖父實際上是梁啟超的啟蒙之師，對其往後的人生道路影響甚鉅，此可作為本詩的註解。因此，詩中充分表達對祖父養育栽培之恩的感念，頷聯「朝朝受讀驕依膝，夜夜隨眠惡踏衾」，祖孫朝夕相處的畫面，歷歷在目。無怪乎詩人會發出親恩昊天罔極的哀泣。

1915年2月25日，梁啟超的摯友麥孟華，病逝於上海，梁聞知訊息，悲痛至極，致函孟華之弟麥公立云：「聞此噩耗，驚絕痛絕，……五內崩裂，言不成文。」<sup>141</sup>給長子梁思成的家書也說：「忽得蛻庵噩耗，驚絕痛絕，生平風義寂落數人，天奪此公何其酷耶！……哀時感舊，不能為懷。」<sup>142</sup>當日即作〈哭孺博八首〉以誌其痛，茲舉其中第二、四、五首如下：

學貫天人邃，身兼道器尊。  
沉冥觀末俗，內熱為黎元。  
牢落真何得？流傳只罪言。  
大荒披髮者，應是未歸魂。（其二）

時賢多好我，篤愛孰如君。  
責善無寬假，持危亦苦辛。  
綢繆皆大計，商略到斯文。  
此後連床雨，高言可覆聞？（其四）

去年作重九，並馬俯長城。  
得句頻相詫，傳觴亦屢傾。  
送君及明發，臨別一吞聲。

<sup>140</sup> 梁啟超：〈三十自述〉，見《梁啟超全集》，第二冊，頁957。

<sup>141</sup> 見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頁457。

<sup>142</sup> 梁啟超：〈致梁思成〉，見《梁啟超全集》，第十冊，頁6149。

誰信西門路，交期盡此生。(其五)

第二首是任公讚譽麥孟華學問、見識精深廣博，也推崇他為國奔勞，不辭艱辛的精神；第四首則道出兩人之間的情誼，不管在學問、事業上都相互督促、相互提攜扶持，篤厚友情非他人能及；第五首寫兩人去年重陽節還相約登長城遊賞，並共同飲酒賦詩，豈料這一次相聚，竟成永訣。

麥氏過世十日後，梁啟超在北京法源寺設位祭悼，復作七言長篇〈祭麥孺博詩〉，詩共 174 句，以下節錄其部分：

我十八歲交君始，君弱於我裁一齡，相將顧盼惜毛羽，覩者輒比雙鳳鳴。同時草堂多俊物，惟君與我尤忘形。鑽穴名理門邃密，講析文史擲芳菁。粵秀月夜蠟輕屐，海珠春漲揚浮舫。

麥孟華是梁啟超在萬木草堂同學，皆是康有為的得意門生，時人並稱為「梁、麥」<sup>143</sup>。作者首先回憶兩人年輕訂交，一同鑽研學問，也一同遍遊山水，相知相惜的感情不難窺見。祭詩又曰：

耗矣戊戌抄瓜蔓，我戢鵬翼圖徙溟。君亦有家歸不得，飢鷗海上同伶俜。自爾國事及身世，如風撼葉波激萍。

這段寫戊戌政變，梁、麥受到牽連，相繼逃往日本，患難中的友情更顯可貴。在日本期間，任公策劃、參與的政治活動，麥氏幾乎都追隨其側。梁啟超甚至請麥氏親自為其長女梁令嫻教授詩詞<sup>144</sup>，故知其對麥孟華學行的肯定，亦可見兩人深厚交誼。又言：

禮吉著偉絕代駿，墓木久拱南山稜。鐵樵昆季善知識，蜀魄慘慘啼深

<sup>143</sup> 關於麥孟華生平參見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年1月），頁198-207。

<sup>144</sup> 見梁令嫻：《藝蘅館詞選·自序》（上海：中華書局，1935年），頁1-2。

菁。幼博復生與瞰谷，更有林李隨紱丞。斯皆蹈海同申徒，到今碧血埋萋宏。山中公度既宿草，海上簡始還新塋。諸我所交風義士，悉與君昵猶弟兄。知君夜台不岑寂，各豁冤抱勞相迎。相見勿復語世事，坐使槁壤紅淚盈。

梁啟超在此洋洋灑灑列出已逝的知交，如陳千秋、康廣仁、譚嗣同、唐才常、黃遵憲等十餘人，設想有他們這群風義之士在九泉之下相迎，新來乍到的麥孟華肯定不再感到孤寂。我們對照任公在隔年（1916年）所作的〈祭蔡松坡文〉當中所說：「嗚呼！余天下之不祥人也，而君奚為乎暱余，屈指平生素心之交復幾許，棄我去者若隕墜相續而幾無復餘，……天不欲使余復有所建樹，曷為降罰不於吾躬而於吾徒，……」<sup>145</sup>便可知，其實「知君夜台不岑寂，各豁冤抱勞相迎。相見勿復語世事，坐使槁壤紅淚盈」幾句，反映了梁啟超對於好友紛紛故去，自己獨存的悲痛心緒。祭詩最後部分寫道：

獨我一自失君後，累日繞室惟蜉蝣。念我有蔽誰能解？我有愆謬誰與繩？我哭誰踊歌誰和？我主誰客醉誰醒？

失去麥孟華，無疑是給了梁啟超莫大打擊，因此其徬徨與無助的心境，在詩歌中呈現得令人動容。

陳衍曾說：「悼亡詩古今不知凡幾，真悲哀者卻少。」<sup>146</sup>梁氏這篇〈祭麥孺博詩〉的主要內容，敘述兩人一生情誼，文字直抒胸臆，較少雕飾，情感噴薄而出，泣訴不已，記錄了作者當下最難以遏止的傷痛，其悲哀無疑是真切的。另外，美洲之行中，有〈輓譚錦鏞〉二首：

丈夫可死不可辱，想見同胞尚武魂。  
只惜轟轟好男子，不教流血到櫻門。

<sup>145</sup> 梁啟超：〈祭蔡松坡文〉，見《梁啟超全集》，第九冊，頁5199。

<sup>146</sup> 陳衍：《石遺室詩話》（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頁259。

國權墮落嗟何及，來日方長亦可哀。

變到沙蟲已天幸，驚心還有劫餘灰。

據《新大陸游記》所言：「在砵侖讀舊金山華文報紙，知有我領事館一隨員譚某為西美國警吏辱毆自戕之事。余深為國體痛，作輓詩三章（稿不存，其一不復記憶）。」<sup>147</sup>譚錦鏞並非任公的親朋故舊，卻特別為其撰寫輓詩，無非是讚賞他那「可死不可辱」的氣節，這種精神正是國人所缺乏的。另外原因是，一位堂堂領事館武官，竟然無端受到駐在國警察的挑釁、毆打，更印證「弱國無外交」的說法，因為滿清政府長久積弱不振，連帶使人民百姓也受到歧視和欺凌。因此，梁啟超此作，與其說是為一個譚錦鏞之死哀悼，毋寧說是為國家和人民整體艱難處境而痛心。

## 第八節 酬贈詩

這裡所要討論的酬贈詩，是指唱和、贈別、送別、祝壽、題寫等因應人情所需而創作的詩歌。縱然有許多人認為酬贈詩多半是堆砌詞句而內容空洞，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若是能出於真性情，透過互相的交際往來，此類詩歌反而可以讓我們瞭解到詩人更真實的生活經歷與內心情感，而不完全是言不由衷之作。

梁啟超詩歌中，酬贈類作品數量最為眾多，在此就分別以唱和詩、送別詩、題寫詩三類加以論述。

### 一、唱和詩

詩人之間相互唱和的風氣，由來已久。最初僅有和詩，在詩意上應和酬唱。到了唐代，白居易、元稹、皮日休等人，在往來唱和之際，著力於音韻

<sup>147</sup> 梁啟超：《新大陸遊記》，見《梁啟超全集》，第二冊，頁1178。

上的表現，因此有和韻、用韻及部韻作品的產生。對於這樣唱和風氣的形成，歷來詩論家多持反對意見，認為如此一再應和，難免會造成牽強敷衍、內容空洞缺失，如嚴羽《滄浪詩話》就直言道：「和韻詩最害人。」<sup>148</sup>此說雖有其道理依據，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全盤否定唱和詩的存在價值。因為，「唱和詩的內容一般包括酬答、敘舊、感懷、論道、研藝、宴請、贈別、訴人生感受、友誼之情。方式有直接也有間接，……不論以何種方式唱和，都是詩人的情感表達方式。詩人以此方式溝通、交流彼此間的思想情感，以達到相互理解、體慰、雙向共鳴的目的」<sup>149</sup>。所以，詩人在唱和之間，除了更需要注重音韻的表現技巧之外，思想情意的傳遞一樣不可或缺，如若能兩者兼備，相酬唱和又有何不可。

梁啟超詩詞中，屬於唱和類的作品，共有五十六首。依照音韻使用形式的不同，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 （一）依韻

梁啟超在詩題上註明「依韻」的作品，有詩二題，共四首。即〈鄒匡以所題吾《外債平議》篇一律見寄，依韻奉和，得二首〉與〈若海賦長句二章呈南海先生，先生依韻屬和，余亦繼聲〉。

### （二）用韻

在詩詞題上標明「用韻」者，詩有五首<sup>150</sup>，詞四闕。如〈和吳濟川贈行，即用其韻〉、〈寄懷若海，即促其東渡，用問訊子剛篇韻〉、〈三姝媚（送陳大歸國，用草窗送碧山還越韻）〉、〈八聲甘州（鄭延平王祠堂，用夢窗游靈岩韻）〉。

### （三）次韻

在詩詞題標明「次韻」者，詩有二十二首，詞一闕，為梁氏唱和詩中數

<sup>148</sup>（宋）嚴羽著 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8年5月），頁178。

<sup>149</sup> 秦中吟：〈正確對待「唱和詩」〉，《中華詩詞》第8期（2009年），頁47。

<sup>150</sup> 〈書感四首，寄星洲寓公，仍用前韻〉實際上同於〈奉酬星洲寓公見懷一首，次原韻〉，其用韻形式屬於「次韻」。

量最多的一類。如〈奉酬星洲寓公見懷一首，次原韻〉、〈次韻孺博寄懷曼宜英倫之作，即贈二君〉、〈次韻奉酬南海先生六章〉、〈隔溪梅令（次韻孝通）〉。

#### （四）疊韻

註明「疊韻」的詩歌作品，共有十三首。如〈爛兒讀吾和鄒厓「薪」字韻詩，若訝其數典之奇者，乃更為疊韻八章示之，並寫寄鄒厓〉、〈連夕與弱庵侍南海先生話國事，疊前韻再呈〉、〈三疊均贈若海行〉。

#### （五）分題拈韻

分題拈韻的作品，有詩三題，共四首。即〈辛亥清明後一日，同荷庵及林癡仙、獻堂、幼春、陳槐庭夜宴於霧峰之萊園，女兒令爛侍焉。以「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為韻，分得「難」字、「累」字〉、〈癸丑三日，邀群賢修禊萬生園，拈《蘭亭序》分韻得「激」字〉、〈甲寅上巳，抱存修禊南海子，分韻得「帶」字〉。

上述的分類，是以唱和詩音韻使用技巧來作區分。若就詩歌本身內容而論，梁氏這些詩作大抵還是脫離不了對國事的深切感懷，以及自身遭遇的悲慨。試看〈書感四首，寄星洲寓公，仍用前韻〉其一曰：

青史古多不平事，修門今有未招魂。  
西風易送殘年盡，東市難為直道存。  
王氣欲沉山鬼嘯，女權無限井蛙尊。  
瀛台一掬維新淚，愁向斜陽望國門。

這一首 1900 年寄贈邱菽園的次韻詩，內容裡頭對維新志士的犧牲與光緒的落難，致以相當的哀悼。而自「王氣欲沉山鬼嘯，女權無限井蛙尊」句，可以看見作者對慈禧后黨獨權專橫的痛恨溢於言表。又如〈次韻酬林癡仙見贈〉一首所云：

十年魂夢斷中州，一往沉冥得此遊。  
歷劫此身成落瓠，浮天無岸有虛舟。  
過江人物仍王謝，望眼山川接越甌。  
且莫秋風怨遲暮，夕陽正在海西頭。

在這首酬贈臺灣詩人林癡仙的作品中，除了悲嘆自己十餘年來歷經劫難，而今一事無成，並以「且莫秋風怨遲暮，夕陽正在海西頭」，勉勵樞社諸人當及時建立功業。像梁啟超這樣的酬贈詩歌，多含有情感交流、互相期勉的意味，不能單純地以應酬敷衍之作看待。

雖然像〈嫻兒讀吾和鄒匡「薪」字韻詩，若訝其數典之奇者，乃更為疊韻八章示之，並寫寄鄒匡〉這一組作品的寫作，單就詩題觀察，顯然是為示範「其數典之奇」而作，不免有逞其才能及炫耀之嫌，然而，這畢竟是單一特殊的例子。大體來說，梁氏的唱和詩多能為關懷局勢、抒發情志而作，少有吟詠風月、敷衍塞責的弊病，這是值得予以肯定的。

## 二、送別詩

送別詩即是抒發人們離別情緒的詩歌。早期交通不發達，聯絡傳遞信息也不方便，因此在親友間面臨分別時刻，最是感傷。離情別恨既是人類普遍的遭遇，也是共同的情感。因此，以敘寫離別、送行為主要內容的送別詩，在中國詩歌史上一直佔有極重要的地位。

梁啟超成名甚早，再加上其天生的熱誠與真情，因而在各領域的交友也甚廣。友人來來去去之間，書寫送別之作也就在所難免。今觀梁氏的送別作品數量，有詩二十六首，詞八闋<sup>151</sup>。較為特別的是，任公這類詩歌並無一首是為親人而作，其主要的贈別對象是師友、同志或其學生晚輩，如〈留別梁任南漢挪路盧〉：

---

<sup>151</sup> 在此包括為送他人離去所作的「送別詩」，與詩人自己臨行贈與他人的「留別詩」。

冤霜六月零，憤泉萬壑哀。蓼莪不可誦，遊子肝腸摧。魑魅白晝行，  
嚙人如草萊。勞勞生我思，慘慘入泉台。悠悠者蒼天，哀哀者誰子？  
人孰無天性，人孰無毛裡？孰無血與淚？孰無肝與肺？海枯山可移，  
此恨安可補。沉沉復沉沉，怨毒乃如此。（其二）

瀝血一杯酒，與君兄弟交。君母即我母，君仇即我仇。況我實君累，  
君更不我尤。我若不報君，狗彘之不猶。勸君且勿哭，今哭何所求？  
磨刀復磨刀，去去不暫留。上有天與日，鑒我即我謀。我行為公義，  
亦復為私仇。腳蹴舊山河，手提賊人頭。與君拜墓下，一慟為君酬。  
萬一事不成，國殤亦足豪。雲霄六君子，來軫方且道。誰能久鬱鬱，  
長為儒冠羞？（其三）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梁啟超因故在檀香山停留半年之後，即將  
取道日本回國。這一組留別詩是臨行前贈予當地華僑，同時也是保皇會支持  
者梁任南。自詩歌內容「瀝血一杯酒，與君兄弟交」來看，任公與梁任南的  
交情匪淺，而梁任南之母可能因兒子身份受到牽連，竟含冤而死。因此，任  
公除了極力安慰梁任南之外，更言「君母即我母，君仇即我仇。……我若不  
報君，狗彘之不猶」、「腳蹴舊山河，手提賊人頭。與君拜墓下，一慟為君酬」，  
言辭之間表達了異常激憤的同仇敵愾之情。汪松濤評組詩曰：「壯懷激烈，情  
辭懇切，有《易水》之風。」<sup>152</sup>的確，詩人為報公義與私仇，字裡行間所流  
露的真性情，絕非出於場面應酬或客套。

1900年，任公應邀遊歷澳洲，結識了當地華僑鄭秋藩。隔年，返回日本  
前夕，作了〈贈別鄭秋藩，兼謝惠畫〉長詩一首予鄭氏，且看其後半部分：

我昔倡議詩界當革命，狂論頗領作者頤。吾舌有神筆有鬼，道遠莫致  
徒自嗤。君今革命先畫界，術無與并功不訾。我文西方學藝盛希臘，

<sup>152</sup> 汪松濤：《梁啟超詩詞全注》（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9月），頁56。



實以繪事文本支。爾來蔚起成大國，西方如鯽來施施。君持何術得有此？方駕士蔑凌頗離。一縑脫稿列梳會，萬歐嘖嘖驚且咍。乃信支那人士智力不讓白晝種，一事如此他可知。我不識畫卻嗜畫，悉索無厭良貪癡。五日一水十日石，君之惠我無乃私。稜稜神鷹兮，歷歷港嶼。繚以科葛米納兮，藉以蘆絲。畫中之理吾不解，畫外之意吾領之。君不見鷺鳥一擊大地肅，復見天日掃霧翳。山河錦繡永無極，爛花繁錦明如斯。又不見今日長風送我歸，欲別不別還依依。桃花潭水兮，情深千尺。長毋相忘兮，攀此繁枝。君遺我兮君畫，我報君兮我詩。畫體維新詩半舊，五雀六燕慚轉滋。媿君一語君聽取：人生離別尋常耳，桑田滄海有時移。男兒肝膽長如此，國民責任在少年，君其勉旃吾行矣。

鄭秋藩本工於畫，因此任公詩中大力推崇鄭氏繪畫的成就，不讓於西方多位著名畫師。詩人以自身昔日倡導詩界革命為例，勉勵其也能掀起「畫體維新」浪潮，藉藝術以一新民氣。詩末更互相期許，惟願男兒能為國盡一份心力與責任。雙方的真摯友誼，在詩中展露無遺。而「人生離別尋常耳，桑田滄海有時移」兩句，可以視為是梁啟超在長年奔波、見慣離別之下，對人生無常的聚散離合起了新的體悟。

此外，梁啟超愛護、提攜後輩之情，亦能得見於詩中，如〈送門人楊維新入京〉二首：

入洛華年說陸機，春明尋夢是耶非？

帝京寥廓民勞止，應有梁鴻續五噫。

相期攬轡澄清志，中歷百憂知未降。

若是京城苦難吃，還來陪我臥滄江。

楊維新，生平不詳，當為梁氏主持橫濱大同學校時的學生。任公對這一位門生的才氣與操守有頗高的評價，並相信其此次回國後足當大任。然而，若無

法適應當前混亂的局勢，師門永遠敞開，等待其歸返。作者於第二首詩末注曰：「楊生卒業大學後，從我於須磨之浦者一年餘。」即知二人非同一般的師生關係。又如〈沁園春（己巳送湯佩松）〉：

可憐阿松，萬恨千憂，無父兒郎。記而翁當日，一身殉國，血橫海嶠，魂戀宗邦。今忽七年，又何世界，滿眼依然鬼魅場。泉台下，想朝朝夜夜，紅淚淋漓。松兮軀已昂藏。學問算爬過一道牆。念目前怎樣？腳跟立定，將來怎樣？熱血輸將。從古最難，做名父子，松汝嵌心謹勿忘。汝行矣，望海雲生處，老淚千行。

詞的上片，悲痛地追述湯佩松之父湯化龍，當年因國事而命喪他鄉。下片寫出作者對故人之子的鼓勵和期許，並於送別湯赴美求學的時刻，流露許多的不捨之情。這闕詞字句清新而不雕琢，長者的關愛之情，深刻且動人。湯佩松後來成為著名的植物生理科學家，任公當年的提攜關愛，亦時常讓他感念於心。

以上梁啟超這些送別詩作，無論送別、留別的對象，或離別的原因有所不同，但其內容表現出來的真性情都令人印象深刻。

### 三、題贈詩

這裡所謂題贈詩，是特別指作者專為他人「著作」或「畫作」所題詠，或是在自己作品上題詩以贈人。題寫詩在創作時，必須兼顧到題詠作品內容和所贈對象，並且從中抒發自己的情志，方能使題詠的對方作品倍增風采，而詩作本身也得到較高的藝術存在價值。

梁啟超這類的題寫作品，共計有詩十八首，詞六闕，受贈對象多是文友、知交或親人。如〈題《藝蘅館日記》第一編〉云：

古人於為學，終身與之俱。日計雖不足，月計必有餘。業終及行成，

匪繫聰與愚。偶鏗旋復舍，不能摧朽株。盈科進無息，溟滓成尾閭。  
程功固要終，辨志良在初。汝於百家學，乃今涉其塗。日記肇庚戌，  
藉用知所無。卒歲得千紙，占畢亦雲劬。吾唯愛汝深，責難與凡殊。  
文章所固有，相期在道腴。簡編我手答，戢戢蠅頭書。發蒙通德藝，  
陳義雜精粗。當學豈只此，為汝舉一隅。吾學病愛博，是用淺且蕪。  
尤病在無恒，有獲旋失諸。凡百可效我，此二毋我如。燈火自親人，  
忽忽歲以除。言念聖路遐，益感日月徂。作詩誥小子，敬哉志弗渝。

《藝蘅館日記》為任公長女梁思順所作日記。梁啟超題詩以諄諄教導，不但勸勉愛女應有正確的治學方法，也剖析自己的缺點在於「愛博」與「無恒」，期勉思順能以此自警。整首詩閱畢，深深感覺吾人為學之道自在其中，也無怪乎康有為評此詩：「可作論學一則，比昌黎〈符讀書城南〉詩謹勸勢利過之遠矣！」<sup>153</sup>從這首題書詩中，不僅看到梁啟超對子女慈愛、關切的一面，一代學人嚴謹治學的態度和坦蕩的胸襟，更讓人欽仰不已。

梁啟超也擅於在題寫詩中抒發自身感情與懷抱，如〈題越園畫雙松〉：

故人造我廬，遺我雙松樹。微尚托榮木，貞心寫豪素。其下為直幹，  
離立若磐互。其上枝柯交，天半起蒼霧。由來大材篤，端在植根固。  
亦恃骨鯁伴，相倚出夾輔。不然匪風會，獨立能無懼？秋氣日稜稜，  
群卉迭新故。空山白雲多，大壑滄波注。豪籟破真寂，神理忽森著。  
養此歲寒姿，敢謝匠石顧？

詩末作者題識云：「越園入夏來同客津門，閑日輒過我飲冰室，譚藝為歡。……一幅就，則歡噪爭持去，獨此雙松，用貽老夫，莫敢奪也。畫時留白，待題詠。余不作詩且兩年矣，歲懷托興，忽復成章，用述吾儕所以相愛勉者。」依此，可知作者藉由這首題畫詩以寄興，表達縱如歲寒不凋的長松，也需有同伴相扶持，才得以保持挺立直聳。當時晚年病重的任公，思及昔日共渡患

<sup>153</sup> 康有為：《康批梁任公詩手跡》（臺北：世界書局，1988年4月），頁38。

難的師友，如今已一一故去，確實讓他對人生增添了許多感慨。

早期攝影技術剛由西方傳入，拍照是種時髦又奢侈的玩意。梁啟超也趕上這股風潮，經常拍攝影像，講究地裝幀裱褙，然後再題字或題詩贈送予人留念。它的功能與作用，就與題畫詩相類似，如〈自題影像贈觀雲〉、〈鵲橋仙（自題小影寄思成）〉等，而其中比較特別地，就屬〈好事近（代思禮題小影寄思順）〉兩闕：

昨日好稀奇，迸出門牙四個。剛把來函撕吃，卻正襟危坐。  
一雙小眼碧澄澄，望著阿圖和。肚裡打何主意，問親家知麼？

謝你好衣裳，穿著合身真巧。那肯赤條條地，叫瞻兒取笑。  
爹爹替我掉斯文，我莫名其妙。我的話兒多著，兩親家心照。

這是梁啟超在攝像上題詞，再寄予長女梁思順。詞中任公模仿未滿周歲稚子的天真口吻，童言童語、古靈精怪當中，卻是呈現出親子、手足之間和樂融洽的景象，也直教人看見梁氏生活中輕鬆諧趣的一面。

## 第四章 梁啟超詩歌的藝術表現

### 第一節 修辭技巧

黃慶萱《修辭學》：「修辭學是研究在不同的語境下，如何調整語文表意的方法，設計語文優美的形式，使精確而生動地表達出說者或作者的意象，期能引起讀者之共鳴的一種藝術。」<sup>154</sup>修辭的運用既是提高文藝作品詞語優美藝術的積極手段，那麼當吾人想要對詩歌藝術有更深入的了解和理解，詞語修辭的具體分析研究必定不可或缺，周生亞就說：「加強詩歌修辭研究是認識古代詩歌語言特點、掌握古代詩歌文體特徵以及提高古詩鑑賞能力的重要途徑。」<sup>155</sup>

關於修辭格的分類，研究者歸納出的細目繁多<sup>156</sup>，以下本文列舉梁啟超詩歌創作中較常使用的幾種修辭格，從中可以體察出其靈活多變的手法技巧和匠心獨運的藝術美感呈現。

#### 一、譬喻

譬喻，也稱比喻，是文學作品中最常出現的一種修辭格，「就是俗稱的『打比方』，……就是『借比喻此』，通常是以易知說明難之，以具體形容抽象，以警策彰顯平淡」<sup>157</sup>。而且，它被使用在詩歌中的頻率，又比散文、小說等高出許多，孫光萱曾就此這樣申明：

我們經常讀到一、兩個精緻的比喻為基本框架的詩歌，歷史上有些詩人的著名詩篇甚至通篇設喻（如曹植的〈野田黃雀行〉），卻很難讀到

<sup>154</sup> 黃慶萱：《修辭學》（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10月），頁12。

<sup>155</sup> 周生亞：《古代詩歌修辭》（北京：語文出版社，1996年1月），頁2。

<sup>156</sup> 如黃慶萱《修辭學》共介紹辭格30種；陳望道《修辭學發凡》一書，更列出多達38類辭格。

<sup>157</sup> 沈謙：《修辭學》（臺北：國立空中大學，1995年1月），頁3。

在梁啟超的詩作中也不例外，比喻修辭使用相當廣泛，按其型態，又可分為幾項：

### (一) 明喻

明喻句式是由「喻體」、「喻詞」、「喻依」所組成，喻詞通常為「如」、「有如」、「似」、「若」等。詩例如：

- (1) 眾生苦惱不斷如亂絲，吾之悲憫亦不斷如亂絲。(〈志未酬〉)
- (2) 論文若鮀佞，說詩遽艾吃。(〈嫻兒生日，作詩示之〉)
- (3) 幾度遭削比孔跡，累歲無毛同禹脛。(〈贈徐佛蘇，即賀其迎歸〉)

例(1)，梁啟超感嘆國事維艱，百姓苦難接二連三，自己的悲憤也紛沓而來，都如同亂絲般頭緒萬端，難以理清、難以斬除。「眾生苦惱」和「吾之悲憫」同是喻體，「亂絲」即為喻依，借由喻詞「如」，讓不同性質事物，卻有相似特點的喻體和喻依起了聯繫，是典型的明喻修辭法。例(2)，「鮀」是指春秋時祝鮀，有巧言善辯之能。任公自認為文能得心應手，如祝鮀滔滔萬言；但若論詩歌寫作，卻筆墨滯礙如鄧艾結巴窘迫，這顯然是自謙之詞。詩句特意以古人才能特徵為喻，運用巧妙貼切。例(3)，孔子足跡遍至列國，終不見用；大禹治水奔勞，以致脛不生毛。此詩改以「比」、「同」為喻詞，側寫出徐佛蘇長期顛沛難安的遭遇，以及盡瘁於國事的可佩精神。可以看出，梁氏詩句中有嘆憐、有推崇，充分流露出對這一位老友의 深摯之情。除此，明喻更多的例子如下：

勞勞精衛志，填臆涕如縻。(〈壯別二十六首〉其二十四)

目如流電口如河，睥睨時流振法螺。(〈紀事二十四首〉其三)

魑魅白晝行，嚙人如草萊。(〈留別梁任南漢挪路盧〉其二)

<sup>158</sup> 古遠清、孫光萱：《詩歌修辭學》(臺北：五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6月)，頁249。

鐵血無靈龍苦戰，鈞天如夢帝沉酣。(《鐵血》)  
狙公賦芋恩高厚，督我如父煦如母。(《秋風斷藤曲》)  
有如磁吸鐵，戀之不能舍。(《調潘山人》)  
郎如霧裡向陽花，妾似風前出頭葉。(《臺灣竹枝詞》其七)  
有時曼聲吟，啾唧若秋蟀。(《嫺兒生日，作詩示之》)  
大陸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難為功。(《去國行》)  
舉國若聾啞。故見嚴自封。(《大同同學錄題辭四十韻》)  
怨毒中人心，有若瀉湍水。(《述歸五首》其二)  
獨有櫻花不放愁，似惜佳人隔雲表。(《清明後一日，天氣放晴，口占》)  
客心冷似秦時月，遙夜還臨麗正門。(《臺北故城毀矣，留其四門》)  
旋陟升皇忽反顧，似聞鸚鵡妒峨眉。(《曉來》)  
我以拙勝與之遇，彼譬則車吾臂螳。(《游日本京都島津製作所，贈所主島津源藏》)

## (二) 隱喻

隱喻同於明喻，句法中「喻體」、「喻詞」和「喻依」三者俱備。不同的是，隱喻的喻詞不再是字面意義顯露的「如」、「似」、「若」等，而多改以「是」、「為」、「作」、「成」等動詞。例子如下：

- (1) 人物自是徐孺子，山林不數何將軍。(《萊園雜詠》其一)
- (2) 清時我亦成樗散，分作神州袖手人。(《櫟社諸賢見招》其四)
- (3) 當為雕鳶墨，莫作好龍葉。(《甲寅冬，假館著書於西郊之清華學校，成《歐洲戰役史論》，賦示校員及諸生》)

例(1)，任公遊臺期間，於霧峰林家萊園作客五日，受到林獻堂款摯殷勤的招待。故以東漢高士徐孺子(喻依)來比方林獻堂(喻體)，稱揚林氏不與日人合流的高風亮節。喻詞使用「自是」，喻依與喻體便成緊密連結，似為一體。「人物自是徐孺子」是隱喻寫法，若改成明喻，即成「人物有如徐孺子」，二者的語氣效果，自可作出明顯區別。例(2)，「樗散」是喻依，「成」是喻

詞，詩人願在太平盛世時，作為不受重視的一塊樗木，這顯然是出以反語，表達了自己空有抱負、難盡其才的感嘆。例（3），「為」和「作」是喻詞，詩句期勉清華學子作學問當如墨子為鳶，勤奮專注，萬不可如葉公好龍，虛浮而不重實際。簡短十個字，就概括了為學應有的態度，易於瞭解的比喻，警策卻是非常深刻。其他如：

山河宰割成人彘，述作焦勞劇鬼薪。（〈嫻兒讀吾和鄒匡「薪」字韻詩，若訝其數典之奇者，乃更為疊韻八章示之，並寫寄鄒匡〉）  
早知成覆水，休誦白頭吟。（〈臺灣雜詩〉其三）  
歷劫此身成落瓠，浮天無岸有虛舟。（〈次韻酬林癡仙見贈〉）  
不幸則為僧月照，幸為南洲翁。（〈去國行〉）  
有子若二子，元為禽中鳳。（〈張潤之先生六十雙壽詩〉）  
葆此雛鳳聲，毋為江北橘。（〈嫻兒生日，作詩示之〉）  
風雪滿地我行矣，壯別寧作兒女悲。（〈贈別鄭秋蕃，兼謝惠畫〉）  
鋪錦作山河，琢玉為層樓。（〈奔勾山戰場懷古〉）  
我亦蘭成憔悴久，淚滋長條，孤負章臺柳。（〈蝶戀花二闋〉其二）  
錦城春盡又飛花，不是潯陽江上客，休聽琵琶。（〈浪淘沙〉）  
食之者眾生者寡，士大夫皆鼠盜倉。（〈游日本京都島津製作所，贈所主島津源藏〉）

### （三）略喻

所謂「略喻」，即是省略了喻詞，句面上只見喻體和喻依。但是「喻體和喻依在形式上仍如明喻同樣屬相類似的關係，而非隱喻的結合關係」<sup>159</sup>，以下三例可稍作說明：

- （1）青年心死秋梧悴，老國魂歸蜀道難。（〈自題《新中國未來記》〉其二）
- （2）春華冉冉駒奔隙，吾道悠悠羊觸藩。（〈戊申初度〉其一）

<sup>159</sup> 沈謙：《修辭學》，頁 24。



(3) 吾舌有神筆有鬼，道遠莫致徒自嗤。(〈贈別鄭秋蕃，兼謝惠畫〉)

例(1)，詩句省略喻詞「如」，以喻依「秋梧悴」和「蜀道難」，分別直接比喻詩人極度沮喪、心如死灰，和夢魂回歸故國亦有重重險阻。比喻恰當，氛圍悲勁，這兩句詩，就連梁啟超都自視「亦頗為平生得意之句」<sup>160</sup>。例(2)，喻詞「駒奔隙」即「白駒過隙」，比喻歲月年華流逝的迅速；「羊觸藩」即「羝羊觸藩」，則比喻個人動輒得咎，為維新、革命兩派所見疑，懷抱理想而無所施為。例(3)，原意應解讀為「吾舌如有神、吾筆如有鬼」，用杜甫「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句意，省略了喻詞「如」字，可得見梁啟超對自己下筆萬言、議論恢弘的文篇著述頗為自負。其他採略喻修辭詩例如下：

有弟天教在遠方，伯勞飛燕苦參商。(〈寄懷仲策弟美洲〉其一)

調舌漸聞鶯恰恰，扶床更見蟹蹠蹠。(〈阿莊〉)

爛漫孺子心，儻蕩狂奴態。(〈壽姚茫父五十〉)

南來蛇鳥延平壘，北向雲山壯肅城。(〈三月三日，遺老百餘輩設歡迎會於臺北故城之蒼芳樓，敬賦長句奉謝〉)

天心豈厭玄黃血，人事難平黑白棋。(〈題《東歐女豪傑》，代羽衣女士〉其二)

省卻機心無一事，滄波終古白鷗閑。(〈觀嫺兒《讀〈曲逆侯傳〉劄記》有感，漫題其後〉)

趙侯雲中鶴，軒軒抗高志。(〈庚戌秋冬間，因若海納交於趙堯生侍御，以問詩古文辭，書訊往復，所以進之者良厚，願羈海外，迄未識面，輒為長謠，以寄遐憶〉)

#### (四) 借喻

喻體和喻詞都予以省略，只借用喻依來作文本陳述，即為「借喻」。如：

<sup>160</sup> 梁啟超：《飲冰室詩話》，見《梁啟超全集》，第九冊，頁5327。

(1) 遭道昆侖最上頭，哀鳴鴻鵠欲何求？（〈若海賦長句二章呈南海先生，先生依韻屬和，余亦繼聲〉）

(2) 伏龍作鱗而，吟嘯向何處？百靈矚聲容，鼓之以風雨。（〈須磨首塗遇雨口占〉）

例（1），「哀鳴鴻鵠」是喻依，喻體並沒出現在詩中，然而看出這是作者以同陣營的志士作比。1911年，當革命聲浪四起，且受到普遍支持，康梁等主張的維新路線與之扞格，似乎愈顯末路。因此，「哀鳴鴻鵠欲何求」一句，明白表露出梁氏和其師友們此刻的內心掙扎與徬徨。例（2），這是梁氏由日本須磨啟程回國之作，以深潛的蟄龍以自喻，企盼能乘時而起，鼓盪風潮，一新國內民情與思想，顯現出個人的躊躇滿志而意氣飛揚。詩歌始終只見喻依伏龍的形象，不見喻體，因此整首詩就是一個借喻，也正是陳望道所謂「借題發揮」<sup>161</sup>。但若真正理解詩人的心態與企圖，它的言外之意，並不難察覺。另有以下例子：

即看桂影瘦，長是露中開。（〈歸舟見月〉）

有用終遭割，懷芳空自勤。（〈須磨寺五詠·蜜蜂〉）

百年四面楚歌裡，寸心炯炯何所撻？（〈舉國皆我敵〉）

君看十萬頭顱價，遍地鉏耨欲噬人。（〈紀事二十四首〉其十一）

鶉首天方醉，精禽力已綿。（〈南海先生倦游歐美，載渡日本，同居須磨浦之雙濤閣，述歸抒懷，敬呈一百韻〉）

鯽魚名士善脍篋，一夕采擷空珠叢。（〈自題所藏唐人寫《維摩詰經卷》，為敦煌石室物，羅瘦公見贈者〉）

俗變蘭荃成糞壤，時來雞犬坐堂皇。（〈連夕與弱庵侍南海先生話國事，疊前韻再呈〉其二）

雞蟲納一壺，蛉蠃笑二豪。（〈對酒圖五章，章八句，為蹇季常題，以「濁」、「醪」、「有」、「妙」、「理」為韻〉其二）

<sup>161</sup> 陳望道：《修辭學發凡》（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1月），頁64。

## 二、誇飾

劉勰《文心雕龍·誇飾》云：「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才非所短，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誇飾恆存。」<sup>162</sup>由此可知，誇飾法的運用，由來已久，也一直是作家們慣用的一種修辭格。對於誇飾的定義，以黃慶萱解釋得最為精要：「言文中誇張鋪飾，超過了客觀事實，使其所表達的形象益發凸顯，情意更為鮮明，藉以加深讀者或聽眾的印象，叫作『誇飾』。『誇飾』的主觀因素是作者要『出語驚人』；『誇飾』的客觀因素是讀者的『好奇心』。」<sup>163</sup>詩文經過刻意加強的渲染，營造出超越實際的藝術效果，誇飾的獨到魅力也能令讀者拉大想像空間，隨著作品情思而起伏迭宕。

梁啟超詩詞中運用誇飾法，依表達方式，約略區分為「放大誇飾」及「縮小誇飾」兩種類型。

### （一）放大誇飾

即是在詩歌中無論就時間、空間、人情、物事等，作全面或部分的特徵極盡放大處理，如：

- (1) 披髮長嘯覽太空，前路蓬山一萬重，掉頭不顧吾其東。（《去國行》）
- (2) 而翁載得愁千斛，化作茲遊一段奇。（〈辛亥二月二十四日，偕荷庵及女兒令嫻乘笠戶丸遊台灣，二十八日抵雞籠山，舟中雜興〉其九）
- (3) 千號百擗淚繼血，滴向泉台何處路。（〈周孝懷居憂，以母太夫人事略見詒，敬題其後奉唁〉）

例（1），這是戊戌一役失敗，梁氏逃亡日本途中所作。「蓬山一萬重」雖是引用李商隱詩句，但已經改變其原意，此指辭別故國，遠走扶桑之後，未來難以逆料，是誇張極言前途的坎坷和目標的遙遠。例（2），「愁千斛」

<sup>162</sup>（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註》（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年9月），頁608。

<sup>163</sup>黃慶萱：《修辭學》，頁285。

是放大內心的苦悶愁緒，因為任公臺灣之行，絕非純粹遊歷，而是有目的，其曰：「首塗前蓋數夜未交睫也，吾茲行之動機，實緣頻年居此，讀其新聞雜誌，盛讚其治臺成績，未嘗不愀然有所動於中。」<sup>164</sup>此蓋可當作詩句的註腳。例（3），這首弔唁詩是為維新同志周孝懷母喪而作，以「千號百擗淚繼血」描述周失去慈母悲不可遏，雖是誇大，但卻也生動刻畫好友的孝心與傷痛之情。此類誇飾例子另如以下：

海上一塵飛，萬馬齊惕息。（〈寄夏穗卿〉）  
謂是某英雄，隻手回橫流。（〈奔勾山戰場懷古〉）  
那將涕淚三千斛，換得頭顱十萬金。（〈東歸感懷〉）  
誰憐愛國千行淚？說到胡塵意不平。（〈讀陸放翁集〉其二）  
負風能萬里，零雨已三年。（〈留別澳洲諸同志六首〉其二）  
羽衣仙人拍我肩，起視千山萬山白。（〈環翠樓觀雪二絕句〉其一）  
三年隼不鳴，一擊天地秋。（〈奔勾山戰場懷古〉）  
君不見鷲鳥一擊大地肅，復見天日掃霧翳。（〈贈別鄭秋蕃，兼謝惠畫〉）  
田居詩十首，一首千金值。（〈寄趙堯生侍御，以詩代書〉）  
一日買十甲，一月千甲奇。（〈斗六吏〉）  
一幀煙波心萬里，人間何地不滄浪。（〈題莊思緘《扶桑濯足圖》〉）  
乃知長宿水晶盤，三百萬年無此樂。（〈由先絲拿打至紐柯連道中口占〉）  
為有十萬橫磨劍，終教人力可回天。（〈和吳濟川贈行，即用其韻〉其三）  
磊磊奇情一萬絲，為情吞恨到峨眉。（〈題《東歐女豪傑》，代羽衣女士〉其一）  
別腸一萬周，佇足三百躡。（〈荷庵攜婦東渡將至，喜賦，次韓孟會合聯句韻，與若海聯句〉）  
萬江不能阻，千山不能害。一鳴地維竦，再鳴海塵汰。（〈效昌黎〈雙

<sup>164</sup> 梁啟超：《遊臺灣書牘。第一信》，見《梁啟超全集》，第二冊，頁1223。

鳥〉詩，贈楊哲子〉)

## (二) 縮小誇飾

與前面示例恰成對比，故意將敘述對象特徵極盡縮小，即縮小誇飾。梁啟超詩歌中也有幾首採取這樣的修辭技巧，如：

(1) 九州無地容伸腳，一盞和花且祭詩。(〈庚戌歲暮感懷〉其六)

(2) 希臘螳怒當波斯，敵軍百萬一夜碎。(〈南海先生以滬士金字塔銅俑、舍衛佛耕堂幡、雅典陶尊、邦淖僵石、耶路撒冷群卉圖見贈，賦謝〉)

例(1)，梁啟超居於他邦，回首故國遼闊無際山河，竟容不得自己區區一人。故「無地容伸腳」是極言為形勢所困與處境之艱難，又與九州之大形成強烈對比。十餘年的流亡生活，確實讓詩人感慨萬端。例(2)，約於西元前五世紀，波斯人侵入希臘疆域，雙方相持許久後，最終希臘擊退來犯敵人。這一次的交戰攻防，實際上歷時多年，但詩句卻故作「敵軍百萬一夜碎」，是又極言希臘人的奮勇禦敵，轉瞬間讓波斯百萬大軍大敗潰散，明顯是將時間長度盡量壓縮至最小的誇飾法。其他詩例如：

悵望銅駝臥棘荊，一槎如寄泛寰瀛。(〈和吳濟川贈行，即用其韻〉其一)

不信如此江山竟斷送，四百兆中無一是男兒。(〈贈別鄭秋蕃，兼謝惠畫〉)

我心實所獲，莫逆唯一笑。悠悠千百年，此樂無人曉。(〈雙濤園讀書〉其三)

休問飛紅誰是主，才墮天涯，半晌成今古。(〈蝶戀花(感春)〉其三)

望青山一髮，又商略歸程。(〈揚州慢〉)

鯽魚名士善舣篋，一夕采擷空珠叢。(〈自題所藏唐人寫《維摩詰經卷》，為敦煌石室物，羅瘿公見贈者〉)

想見喋血時，眾生命如芥。(〈除夕前二日，橫斷地中海而西，舟行一來復，《後漢書·西域傳》中之西海，即其地也〉)

### 三、對比

修辭格的對比，就是將兩個相反或相關的人事、物象並置作一比較，以烘托對照出其內容特質。眾人最耳熟能詳的詩例，即杜甫名句：「朱門酒肉臭，野有凍死骨。」將上層豪門的豪奢與下層百姓的貧苦並列，縱使不帶批評，但異常的生動、深刻，對比的手法耐人尋味。

對比修辭按實際內容，又可分為兩種：

#### (一) 相反對比

以相反的兩者的人事物並舉，突顯出描寫內容之間的對立形態。如：

- (1) 予音嘒嘒哀且號，聽我藐藐如充耳。(〈贈台灣逸民某，兼簡其從子〉)
- (2) 三韓眾十兆，吾見兩男兒。(〈朝鮮哀詞五律二十四首〉其十八)
- (3) 容顏頗為行吟悴，神理還能學道肥。(〈累夜夢仲弟對酌故園湖樓中，歛歛國事，繼以涕淚，旋相將作少時憨嬉狀，哀樂無端，不知其何聯也。輒賦二章奉寄〉其二)

例(1)，此化用自《詩經·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針對亡國的危機的諸多威脅，詩人懇切多言的「嘒嘒」哀告，換得是國人猶如夢中的「藐藐」充耳不聞。兩者之間憂患與豫逸的態度，顯著地形成對立。例(2)，1910年，朝鮮為日本所合併，任公曾分析其原因之一，是日本對韓施以懷柔政策，因而韓民普遍更不知自立<sup>165</sup>。因此，朝鮮遭遇變故時，就只有少數愛國份子—安重根和洪奭源能為國家危難挺身而出，甚至犧牲性命。故詩中「眾十兆」與「兩男兒」的愛國心是相反的對比。例(3)，從「容顏」和「神理」寫來，是外貌和內在的對立。外貌因滿腔孤憤而「行吟悴」，內在精神卻反而因認真執著而「學道肥」，兩相比較，也是互為對立的。其他如：

<sup>165</sup> 梁啟超：《日本併吞朝鮮記》，見《梁啟超全集》，第四冊，頁2196-2208。

昔為錦繡區，今為腥血場。(《述歸五首》其四)  
洛橋灞橋楊柳死，江戶長條空復多。(《游春雜感》其一)  
百戶尚牛酒，四塞已干戈。(《水調歌頭》)  
君之面兮錦繡壤，君之背兮修羅場。(《二十世紀太平洋歌》)  
凌弱媚強天夢夢，自由平等性存存。(《書感四首，寄星洲寓公，仍用前韻》其三)  
十年以前之大敵，十年以後皆知音。(《舉國皆我敵》)  
國殤鬼亦雄，奴顏生逾羞。(《奔勾山戰場懷古》)  
十里歌聲春錦繡，百年史跡血玄黃。(《游華盛頓紀功碑》)  
繁香經雨半零落，一樹棲岩稍振奇。(《須磨寺訪梅》)  
坐對青山相嫉媚，夢回白日已侵馳。(《曉來》)  
論文若鮫佞，說詩遽艾吃。(《嫻兒生日，作詩示之》)  
君才有如不羈馬，久恥嚼啄儕雞鶩。我如白頭豕自獻，詹詹弗直君一顧。(《若海頗思折節治世俗之學，要吾為之誦說，期以半歲，盡吾所有。寄詩堅明約束，且促其來》)

## (二) 相關對比

就字面詞語上看，相關對比有時與相反對比不易區分，因而「分析相關對比的詩句時應著眼於整個詩句內容的對比，而不要把眼睛只盯住一兩個詞語的比較上」<sup>166</sup>。即以內容通盤解讀和詳細體察，相關對比是陳述同一相關聯（甚至是相同）的事理，而不是相對立的。如：

(1) 上有搏土頑蒼蒼，下有積水橫泱泱。(《二十世紀太平洋歌》)

(2) 不幸則為僧月照，幸為南洲翁。(《去國行》)

例(1)，「上有搏土」是指六洲的陸地，「下有積水」則為寰宇內各大海洋，詞語看似對立，然詩人其旨同是在喻世界上陸地、海洋的遼闊無垠，故

<sup>166</sup> 周生亞：《古代詩歌修辭》，頁136。

為相關對比。例（2），日本勤王志士月照和尚與西鄉隆盛受到黑暗、腐敗幕府的迫害，因此絕望而共同投海自盡，西鄉幸而獲救，月照則不幸身亡。詩句中的「幸」與「不幸」，乍看之下，理應是一組相反的對比，但細加推敲，其表述的是殉國者情操可佩，存活者持續為家國戮力，更是任重而道遠，故同樣是稱頌他們的堅毅志節與愛國精神，因此應當理解為相關聯的對比，而非對立。類似的修辭法，又如下：

舊田已賣空，新田取難襲。（〈墾田令〉）

天下正多事，人才苦消沈。（〈留別梁任南漢擲路盧〉）

故人新鬼北邙北，萬里一身南斗南。（〈鐵血〉）

仰視雲飛浮，俯瞰海汪洋。（〈述歸五首〉其四）

瀉潭飛瀑何太急，棲壑片雲長自閑。（〈詠落機山溫泉〉其二）

陳搏初醒千年夢，陶侃難偷一日閑。（〈秋風斷藤曲〉）

不能入山隨李廣，便合荷鋤從劉伶。（〈祭麥孺博詩〉）

駿足已絕塵，駑者亦十駕。小草猶遠志，大器漸拱把。（〈大同同學錄題辭四十韻〉）

召戎有貴胄，靖難乏長才。（〈朝鮮哀詞五律二十四首〉其十）

昔遊東台岡，今上奔勾丘。（〈奔勾山戰場懷古〉）

## 四、設問

設問即是寫作之時，將直述語氣改為問句形式，「藉以凸顯論點，引起注意，甚或啟發思考，而使話語、文章激起波瀾的修辭法」<sup>167</sup>。它不僅可達到更好藝術效果，也彷彿是與讀者的互相交流，增加了積極思考空間。在梁啟超的作品中，常運用的有「激問」、「提問」和「懸問」三種類型。

### （一）激問

<sup>167</sup> 黃慶萱：《修辭學》，頁 47。



為激發本意而問，雖然作者是只問不答，但答案明顯地是包含在問題的反面，故又稱「反問」。如：

(1) 聞道天門開詆蕩，盡容卿輩答升平。

官家閑事誰能管？萬一黃河意外清。(《庚戌歲暮感懷》其三)

(2) 我非太上忘情者，天賜奇緣忍能謝？(《紀事二十四首》其十)

(3) 熱血一腔誰可語？哀哀赤子吾同與？(《蝶戀花》)

例(1)，一年又盡，梁氏在海外的悲慨也隨之加深一層。然而，國內朝野卻依舊是上下歌舞昇平，故「官家閑事誰能管」，是反詰語氣，意謂官家這種粉飾太平的鴛鴦心態，是一般百姓是管不上的，詩人自己更無從置喙，只能任憑其墮落了。雖然使用問句，但內容和答案是呼之欲出且確定的。例(2)，1899年，梁於夏威夷遇到當地女子何蕙珍，雙方互有情愫。所以，詩句「天賜奇緣忍能謝」，意思是無法推辭何女的深情與上天的安排，有接受之意。關於此段情緣，梁啟超最終雖理智地予以婉拒，但自可見其亦有多情一面。例(3)，此為梁抒懷詞作的末兩句，皆用反問，是指他的一腔熱血無人可訴，哀國情懷也無人認同的意思。連續的反問，更使語氣加強，抒發了詩人「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愴然無奈。其他例子如：

雨濕清明有夢歸，海枯碣石憑誰說？(《桂園曲》)

努力造世界，此責捨我誰？(《留別梁任南漢挪路盧》其四)

後顧茫茫虎穴身，忍將多難累紅裙？(《紀事二十四首》其十一)

結客瀛寰兩載餘，似君肝膽幾人俱？(《將去澳洲留別陳壽》其一)

文明原有價，責任豈容寬？(《留別澳洲諸同志六首》其五)

舉國皆我敵，吾能勿悲？(《舉國皆我敵》)

興亡匹夫與，斯責疇能謝？(《大同同學錄題辭四十韻》)

百年四面楚歌裡，寸心炯炯何所撻？(《舉國皆我敵》)

我已身許國，安所逃險遭？(《述歸五首》其五)

只今俱已矣，吾道適安歸？(《哭孺博八首》其三)

近聞作計又圖南，渺渺離思孰可堪？（〈奉懷南海先生星加坡，兼敦請東渡〉其一）

人孰無天性？人孰無毛裡？孰無血與淚？孰無肝與肺？（〈留別梁任南漢挪路盧〉其二）

昊天蕩蕩何由報？愁對風淒日又陰。（〈先王父教諭公二十周忌，率婦子遙祭，禮成泣賦〉其二）

只今繭紙世共寶，當年苦心解誰索？（〈癸丑三日，邀群賢修禊萬生園，拈《蘭亭序》分韻得「激」字〉）

獨我一自失君後，累日繞室惟岬嶺。念我有蔽誰能解？我有愆謬誰與繩？我哭誰踊歌誰和？我主誰客醉誰醒？（〈祭麥孺博詩〉）

## （二）提問

為提起下文而發問，答案一定緊接在問題之後，也就是作者自問自答的設問句。如：

- （1）吁嗟討番軍，巨萬費楮帖。借問安所出？眈隸與蠶妾。（〈墾田令〉）
- （2）詩界革命誰歟豪？因明巨子天所驕。（〈廣詩中八賢歌〉其一）
- （3）念目前怎樣？腳跟立定。將來怎樣？熱血輸將。（〈沁園春〉）

例（1），日人據臺期間，強力鎮壓各處原住民部落的抵抗，也造成軍餉等費用消耗甚鉅。因此，這些所需的龐大經費來源「借問安所出」，答案是「眈隸與蠶妾」，即是強制徵收一般百姓賴以維生的農田。回答的五個字，簡短有力的效果，點出日人的蠻橫管理政策，以及臺民受人統治，命如草芥的悲哀。例（2），作者在〈廣詩中八賢歌〉詩首第一句就用問句「詩界革命誰歟豪」，似乎引發我們想要知道答案的懸念，於是緊接自己道出「因明巨子天所驕」（按：因明即蔣智由，字觀雲，號因明子）。梁啟超《飲冰室詩話》：「吾嘗推公度、穗卿、觀雲為近世詩家三傑。」<sup>168</sup>可見對梁對蔣智由詩歌的推崇，也

<sup>168</sup> 梁啟超：《飲冰室詩話》，見《梁啟超全集》，第九冊，頁5313。

可當作此例句的註腳。例（3），這是作者贈予故人之子湯佩松的詞作，連用兩個提問，勉勵其目前能腳跟立定、打好穩固基礎，將來能熱血輸將、貢獻已長。透過自問自答的詞句，充分流露流露出對這一位晚輩的深深關懷與期許。其他如：

庵內何所有？但見琳琅古籍闌架而溢籤。（〈雷庵行〉）

三十年前心上事，為誰千轉入中腸？

學裁春勝同依姊，泥索年糕各喚娘。（〈其夕大風雨，徹旦不寐，重有感〉）

故鄉春色今若何？佳人天末怨微波。（〈游春雜感〉其一）

萬千心事憑誰訴？訴向同胞未死魂。（〈書感四首，寄星洲寓公，仍用前韻〉其三）

任龍騰虎躍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幾許？雖成少許，不敢自輕。（〈志未酬〉）

萬壑豕蛇誰是主？千山魑魅闕無人。（〈自題《新中國未來記》〉其二）

闔胡日本今國強？竭來日本十二年，所與接構目輒瞠。當世若數善述巧，此邦無與抗顏行。（〈游日本京都島津製作所，贈所主島津源藏〉）

兀者彼何人？帝以畸零畜。葆光得天遊，玩世俯眾濁。（〈對酒圖五章，章八句，為蹇季常題，以「濁」、「醜」、「有」、「妙」、「理」為韻〉）

借問何學級？所學何課程？此間有良校，貴人育其英。島民賤不齒，安得抗顏行，別號有公學，不以中小名。（〈公學校〉）

### （三）、懸問

懸問是內心確有疑問，而找不到答案。不同於一般生活常用的疑問句，它多是關於國家前途、社會現象、內心徬徨等較嚴肅議題的提問，「說者或作者特地把問題懸示出來，希望聽者或讀者共同思考，尋覓答案」。<sup>169</sup>然而，最終通常是自己沒有答案，旁人也無從解答。梁啟超的詩例如：

<sup>169</sup> 黃慶萱：《修辭學》，頁 49。

(1) 何時睹澄清？一洒民生艱。(〈雙濤園讀書〉其六)

(2) 四海少人多豺虎，高飛黃鵠欲安之？(〈次韻奉酬南海先生六章〉其五)

例(1)，詩人流亡日本多年，無時不企盼祖國能革新氣象，以待歸返。但只見清政府外有列強侵逼，內則吏治腐敗，人民無異置身於水火煎熬。所以，「何時睹澄清」的發問，恐怕是遙遙無期，沒人可以給出確切答案的。例(2)，「黃鵠」是喻辛勤奔走的維新同志，當盡處遍地豺虎多，正直人士少的動盪危殆時局，以懸問提出「高飛黃鵠欲安之」，意即前程何處？又將歸往何方？恐怕是作者內心真正摸索不出的答案。其他另如：

三年橫海心逾壯，何日登壇眾共尊？(〈送土爾扈特王歸國〉)

吾道將安適？蒼生正苦艱。(〈毅安弟乞書〉)

曉來馨豔盈懷抱，采得幽蘭欲贈誰？(〈曉來〉)

中原多故吾將老，青眼歌餘將望誰？(〈送李耀忠侄歸國〉)

天涯所至饒斤斧，可有名山養棄材？(〈櫟社諸賢見招〉其三)

風亦不暫息，波亦何時已？勞勞器世間，眾生蓋云苦。(〈澳亞歸舟贈小畔四郎〉)

塵塵萬法吾誰適？生也無涯知有涯。(〈七律〉)

漢月有情來絕域，楚歌何意到江潭？(〈鐵血〉)

## 五、借代

捨棄常用事物的名稱，借一與之相關的另外名稱來替代的修辭法，就謂借代。借代與譬喻相近，但更為複雜，它有兩個主要特徵，「一個是本體同借體之間是相關關係，二是借體直接代替本體，本體不出現」<sup>170</sup>。它的運用也極廣泛，以下綜合各家分類原則，將梁氏詩歌中採借代修辭技巧的內容，舉

<sup>170</sup> 王希杰：《修辭學通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頁449。

出主要類型如下。

### (一) 以特徵或標誌代本體

即是以人或事物的外在特徵、標誌代替所舉對象，其中尤其常見的是以衣飾特徵，來代稱該人物的職業或身份地位。如：

- (1) 金環翟茀拜堂皇，王死官家妾死王。(〈桂園曲〉)
- (2) 後顧茫茫虎穴身，忍將多難累紅裙？(〈紀事二十四首〉其十一)
- (3) 東甌布衣識絕倫，梨洲以後一天民。(〈廣詩中八賢歌〉其二)

例(1)，金環是指金飾耳墜，翟茀則是雉羽裝飾的車帷，都是富貴人家的象徵。此以「金環翟茀」代指貴族女子，也就是義不受辱而自盡的明寧靖朱術桂的五位妃子。例(2)，「紅裙」本是古代一般女子的服飾，古代女子，在此是指夏威夷華僑女子何蕙珍。詩句意思是，作者自認流亡戴罪之身，往後前途難料，不想因此而連累到何氏，婉轉割捨了一段海外情緣。例(3)，「布衣」是舊時平常百姓衣服，代為平民，這裡「東甌布衣」是指晚清時人譽為「浙東三傑」之一的宋平子。宋文才詩名極高，梁啟超詩句以大思想家黃宗羲喻之，足見推崇與仰慕之意。其他例子如：

- 哀哉衣冠儔，涂炭將何極。(〈寄夏穗卿〉)
- 青衫紅粉講筵席，言語科中第一人。(〈紀事二十四首〉其四)
- 誰能久鬱鬱，長為儒冠羞。(〈留別梁任南漢擲路盧〉其三)
- 何意迷漫金粉地，登樓猶見廣陵濤。(〈游芝加高華盛頓公園〉)
- 夢短雞鳴第一聲，明朝冠蓋勝春明。(〈庚戌歲暮感懷〉其三)
- 浪傳故事翹青幘，默記何方寄草堂。(〈人日立春〉)
- 天涯所至饒斤斧，可有名山養棄材？(〈櫟社諸賢見招〉其三)
- 天荒地老存三恪，裙布釵荆占一丘。(〈桂園曲〉)
- 君不能布被脫粟取貴仕，曲學乃似公孫子。(〈得擎一書報蛻庵嘔血，其夕大風雨，感喟不寐，披衣走筆，紀詩以訊〉)

液池春沉沉，猶得集簪蓋。(〈甲寅上巳，抱存修禊南海子，分韻得「帶」字〉)

## (二) 以部分代全體

不直接道出該人事物，而刻意只用其部分代全體，是借代修辭中普遍被應用的一種類型。如：

(1) 中原北望多鞞鼓，逐客急難賦驪駒。(〈奉題南海先生所藏翁覃溪手寫〉)

(2) 可憐年運垂垂盡，金燼依人空寂寥。(〈臘八小飲〉)

(3) 猛憶故鄉百年恨，鴉煙煙滿白鵝潭。(〈遊波士頓居民拋棄英茶處，口占一絕〉)

例(1)，「鞞鼓」是用於戰場上的鼓，只算是軍隊中諸多器械工具的一部份，在此代為征伐戰亂。例(2)，「金燼」指燭火灰燼，是燈燭整體中的一部份，此借指燈燭。詩句意思是寂寥思鄉的詩人，陪伴他的就指有身邊的一盞燭火。例(3)，1839年，林則徐在珠江口虎門海灘，公開銷毀查禁到的兩萬箱鴉片煙，因而引發中英兩國之間的鴉片戰爭。詩人回想起這一歷史事件，不直言當時事發地點，而說是「鴉煙煙滿白鵝潭」。蓋白鵝潭為珠江廣大流域的一部份，這裡即是借指珠江三角洲區域。若將原句改寫成「鴉煙煙滿珠江口」，相較之下，即知借代的用法在詩中可將平俗詞語轉變成委婉曲折，別有一番蘊藉之美。其他如：

多少壯懷償未了，又添遺憾到蛾眉。(〈紀事二十四首〉其一)

君看十萬頭顱價，遍地鉏耨欲噬人。(〈紀事二十四首〉其十一)

山與亂帆爭出沒，客尋殘葉說飄零。(〈偶成〉)

松罅片帆出，花底一雞啼。(〈春朝漫句〉其四)

當窗斜日照千帆，此際幾人閑？(〈憶江南〉其二)

布帆亦無恙，秋老吾當歸。(〈述歸五首〉其一)

急雨暮潮回短棹，故園叢菊負初英。（〈寄懷仲策弟美洲〉其二）  
 旋陟升皇忽反顧，似聞鶻馱妒峨眉。（〈曉來〉）  
 一腔孤憤肝腸熱，萬事蹉跎髀肉生。（〈寄穰公同年〉）  
 誰能問時事，復取惱詩腸。（〈隱南見寄人日感懷詩，次韻和之〉）  
 以茲勸君還自繩，君當收涕啟粲齒。（〈贈台灣逸民某，兼簡其從子〉）  
 鐵骨酣霜，繡腸織月，簫劍雙無價。（〈念奴嬌〉）  
 雲鬟玉臂三年夢，碧海青天一夜心。（〈鷓鴣天〉）  
 秋蟲聲繁亦自厭，春明夢碎何當覓？（〈癸丑三日，邀群賢修禊萬生園，拈《蘭亭序》分韻得「激」字〉）  
 掛席東海闊，卷書南山高。（〈對酒圖五章，章八句，為蹇季常題，以「濁」、「醪」、「有」、「妙」、「理」為韻〉其二）

### （三）以別稱代本體

為使詩文作品更加典雅，而避免流於淺露，故不直言事物慣用之名，以其他別稱借代之。如：

- （1）黃沙莽莽赤烏虐，炎風炙腦腦為涸。（〈由先絲拿打至紐柯連道中口占〉）
- （2）陽烏深自蟄，九垓嗒如睡。（〈欲雪〉）
- （3）不知消瘦姮娥影，入夜還能似舊時？（〈萊園雜詠〉其十一）
- （4）扁舟去後，殘蟾應戀江樹。（〈念奴嬌〉）
- （5）綠章為報通明使，那有閑情似舊時。（〈紀事二十四首〉其十九）
- （6）桃漲趁江來，佇待剖雙鯉。（〈寄趙堯生侍御，以詩代書〉）
- （7）若怨斑驪，不放人留戀。（〈蝶戀花（感春）〉其二）
- （8）籬落烏龍眠妥貼，井欄玉虎語伊啞。（〈憶江南〉其五）

例（1）（2），分別以「赤烏」、「陽烏」借代「太陽」。例（3）以「姮娥」借代「月亮」。例（4），以「殘蟾」借代「殘月」。例（5）（6），則「綠章」、「雙鯉」皆是借代「書信」。例（7），以「斑驪」借代「時光」。例（8），用「烏龍」借代「狗」，「玉虎」則是借代「轆轤」。

#### (四) 以古人名代今人

梁啟超詩歌內容中若論及他的友人，有多處是以同姓的歷史古人相代，兩者之間實際上並無太多的關聯，而且亦非比喻或用典性質。其目的，或藉以稱揚，或略帶以調侃，這是較為特別的用法。如：

(1) 論交肝膽逢吳季，萬里應無負此行。(〈和吳濟川贈行，即用其韻〉)

(2) 絕世少年丁令威，選字穠俊文深微。(〈廣詩中八賢歌〉其七)

(3) 山中趙邠卿，起居復何似？

(4) 彩筆江家郎，在官我肩比。(以上〈寄趙堯生侍御，以詩代書〉)

(5) 鱣鱣周孝侯，剛果通大理。

(6) 閑居潘安仁，就我方謀醉。(以上〈庚戌秋冬間，因若海納交於趙堯生侍御，以問詩古文辭，書訊往復，所以進之者良厚，顧羈海外，迄未識面，輒為長謠，以寄遐憶〉)

例(1)，「吳季」：原是指春秋時期吳國公子季札，此借代為澳洲保皇會成員「吳濟川」。例(2)，「丁令威」：為東漢遼東人，相傳後來學道成仙，此代為「清末四公子」之一的「丁惠康」。例(3)，「趙邠卿」：東漢著名經學家趙歧，字邠卿。此借代為曾任翰林院編修，又頗工於詩的「趙熙」。例(4)，「彩筆江家郎」：原是指南朝時期文學家江淹夢中獲贈彩筆之事，此借指近代政治、文化名人「江庸」。例(5)，「周孝侯」：即是晉代的周處，此代為維新派成員「周孝懷」。例(6)，「潘安仁」：即是晉代文學家潘岳，此借指梁啟超的好友「潘若海」。

## 六、轉化

「描寫一事物時，轉變其原來性質，化成另一種本質截然不同的事物，



而加以形容敘述的，叫作轉化」<sup>171</sup>。簡單地說，就是將人擬物或把物擬人，故又稱為「比擬」。下面就據此兩種比擬類型分別敘述。

### (一) 擬人

將人類獨有的行為動作或內心情感，賦予在客觀的天地萬物（包含生物和非生物）之上，使其更生動，更有形象感的一種修辭，即為擬人。如：

(1) 入座飛花爭燕子，上階蝴蝶戲貓兒，忙煞為阿誰？（〈憶江南〉其二）

(2) 穿霧黃日出瑟縮，貼浪黑煙蟠猙獰。（〈大西洋遇風〉）

(3) 如送復如迎，山川識遊子。（〈澳亞歸舟贈小畔四郎〉）

例（1），落花與燕子爭相飛舞，蝴蝶同貓兒戲耍，用上人性化的比擬詞「爭」、「戲」、「忙」，將一幅夏日閑居的景象，頓時點綴得生動熱鬧起來，饒富趣味。「忙煞為阿誰」，則也可理解為作者內心的自問。例（2），黃日和輪船黑煙都是非生物，卻分別用動詞「出瑟縮」、「蟠猙獰」予以擬人化。透過詩句，詩人千里船行大海的畫面，也如實呈現在讀者眼前。例（3），此與陸游：「沈家園裡花如錦，半是當年識放翁。」句意手法類似。梁啟超海外奔波，來去頻繁，不寫「遊子識山川」，刻意把山川擬人化，說它幾經迎送，大概也己能認識出我這一位海外遊子。這不僅凸顯遊子內心的淒涼和無奈，物我情感反置，也較平直敘述更能得到讀者的共鳴。除此，屬於「生物的擬人法」的例子另有：

海上一塵飛，萬馬齊惕息。（〈寄夏穗卿〉）

甘隸西征領右軍，幾憑青鳥獻殷勤。（〈紀事二十四首〉其九）

含情慷慨謝嬋娟，江上芙蓉各自憐。（〈紀事二十四首〉其十四）

拍拍群鷗相送迎，珊瑚灣港夕陽明。（〈澳亞歸舟雜興〉其二）

黑風吹浪魚龍舞，白日沉天鷹隼豪。（〈游芝加高華盛頓公園〉）

<sup>171</sup> 黃慶萱：《修辭學》，頁 377。

兩鳥互省愆，何用取鉗鈇。(〈效昌黎《雙鳥》詩，贈楊哲子〉)

別館荒雞偏妒夢，故鄉衰草欲平川。(〈次韻孺博寄懷曼宣英倫之作，即贈二君〉其二)

旋陟升皇忽反顧，似聞鷓鴣妒峨眉。(〈曉來〉)

魚鳥長號草木悲，橋陵弓墮忽三稜。(〈十六日誌慟〉)

擎雨萬荷枯，戰風千葉亂。(〈感秋雜詩〉其一)

昨夜戰魚龍，軒然舞澎湃。(〈除夕前二日，橫斷地中海而西，舟行一來復，《後漢書·西域傳》中之西海，即其地也〉)

山空蟬自語，雨過松如沐。(〈雙濤園讀書〉其一)

寂寂庭蕪春滿地，海棠那識人蕉萃。(〈蝶戀花〉其三)

落盡檐花無一語，百年誰識此時心。(〈元日放晴，二日雨，三日陰霾〉)

早識護鈴成漫約，餘英悔不春前落。(〈蝶戀花(感春)〉其一)

東海波光入酒卮，檣烏吉語報朝曦。(〈辛亥二月二十四日，偕荷庵及女兒令嫻乘笠戶丸遊台灣，二十八日抵雞籠山，舟中雜興〉其九)

屬於「非生物的擬人法」如：

繁櫻壓城鶯亂飛，妬風剗地蠻雪霏。(〈游春雜感〉其二)

雲霓遲下界，風雨別高樓。(〈壯別二十六首〉其八)

自餘各土亦爾爾，海若奏凱河伯降。(〈二十世紀太平洋歌〉)

冤霜六月零，憤泉萬壑哀。(〈留別梁任南漢擲路盧〉)

漢月有情來絕域，楚歌何意到江潭？(〈鐵血〉)

楚蘭渺渺思公子，漢月依依送使君。(〈送長綬卿歸國〉其一)

可憐年運垂垂盡，金燼依人空寂寥。(〈臘八小飲〉)

山河枯淚眼，風雨闕靈旗。(〈朝鮮哀詞五律二十四首〉其十八)

濤咽仁川水，雲埋太極旂。(〈朝鮮哀詞五律二十四首〉其二十)

漢月依微連海氣，蠻花悱惻吐冬榮。(〈奉懷南海先生星加坡，兼敦請東渡〉其二)

醉撫危舷望燈火，商風狼籍暮潮哀。(《舟抵大連望旅順》)  
屋梁正照無情月，庭樹猶棲不定禽。(《鷓鴣天》)  
又四更天氣。明月新來太無賴。(《洞仙歌》)

## (二) 擬物

以人擬物，通常是把物的狀態或動作，投注於人的身上，也就是將人物性化。如：

- (1) 吾欲我同胞兮御風以翔，吾欲我同胞兮破浪以颺。(《二十世紀太平洋歌》)  
(2) 相將濡沫愁師友，忽復哀吟動鬼神。(《次韻酬蛻庵見寄》其二)

例(1)，在面臨二十世紀的嶄新開端，梁啟超鼓勵全國同胞們能乘時奮起，運用擬物手法，但願國人能「御風以翔」、「破浪以颺」。詩句汪洋恣意，想像新奇，充滿了感染力，並表達了詩人寥廓的理想抱負。例(2)，「相濡以沫」本是指魚兒用口沫相互濡濕，以延性命。多年維新事業推展不順遂，因此作者用「相將濡沫愁師友」，企盼在時局日益艱難下，師友同志能互相鼓勵，以待新的契機。將魚類的獨特行為投注人情身上，物象化的描寫，不再只是空泛的形容，確實將梁氏等人當時的困境具體呈現。其他例子如：

不願金高北斗壽東海，但願得見黃人捧日崛起大地而與彼族齊騁馳。  
(《贈別鄭秋蕃，兼謝惠畫》)

茲行倘有圖南翼，稍縱將成已逝波。(《楚卿至自上海，小集旋別，賦贈》其二)

二十世紀新世界，雄飛宇內疇與倫。(《愛國歌四章》其一)

君弱於我裁一齡，相將顧盼惜毛羽。(《祭麥孺博詩》)

區區并此不見畀，顧念毛羽良可傷。(《幼達同年任神戶領事，僅月餘受代去，歌以送之》)

我今有血心已枯，聊舉「七發」若枚叔。(《得擎一書報蛻庵嘔血，其夕大風雨，感喟不寐，披衣走筆，紀詩以訊》)

水赤磨刀盼傷手，月明繞樹怨無枝。(〈由奉天卻至大連道中作〉)

我自殷勤銜來補，珍重斷紅猶軟。(〈金縷曲〉)

醉中呵壁自語，醒後一滂沱。(〈水調歌頭〉)

## 七、排比

將語氣相近，結構相似，強調同一範圍事理的若干句子排列起來<sup>172</sup>，即稱之為「排比」。詩文中運用排比句式，適合將事理說得透徹，一氣呵成且直達人心，就如周生亞所言：「排比修辭好比是連續發生的『衝擊波』，其獨特修辭效果是其他任何修辭格都不能取代的。」<sup>173</sup>古典詩歌的排比修辭，以古體詩中較為常見，近體詩因為受到格律的拘限，使用情形相對少了許多。以梁啟超作品而論，所有的排比辭格，除近體〈七律〉一首之外，其餘就都只見於古體詩上。如：

(1) 打窗竹幾莖，礙路花幾隊，半禿筆幾管，破碎墨幾塊。揮汗水竹石，呵凍篆分隸。(〈壽姚茫父五十〉)

(2) 獨我一自失君後，累日繞室惟坼嶺。念我有蔽誰能解？我有愆謬誰與繩？我哭誰踊歌誰和？我主誰客醉誰醒？(〈祭麥孺博詩〉)

(3) 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作，挾瑟上高堂。二老笑相語，此樂與天長。(〈張潤之先生六十雙壽詩〉)

例(1)，姚茫父即姚華，於音韻考據、詩詞曲文、書畫、金石古器無不精通，是近代馳譽中外的文化界名人。此為梁啟超為其所作祝賀壽詩。「打窗花幾莖」等接連四個排比句式，將姚氏的居處生活寫得生動活潑，且可從詩句之中，窺見他的嗜好及橫溢才華，從句意和結構來看，是相當典型的排比

<sup>172</sup> 關於構成排比句式的條件，沈謙、黃慶萱等，認為基本上「最少三句」。杜淑貞在《現代實用修辭學》中，則以為從形式而言，二個句子即可形成一組排比。(見杜淑貞：《現代實用修辭學》(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2000年3月)，頁415)

<sup>173</sup> 周生亞：《古代詩歌修辭》，頁68。

句法。例(2)，「海電八字報君逝，入手狂怛如觸霆」，是梁啟超得知麥孺博死訊的第一時間反應，驚痛之情不難想見。自萬木草堂時期，任公與麥孺博知交二十餘載，兩人常同榻而眠，同案而習，是相互切磋、提攜的摯友。同樣也是四個單句排比，鋪陳直下，氣韻連貫，完全表露麥孺博的驟逝，讓任公內心依恃頓失的徬徨和哀痛，其淒切之意，即令今日讀來，也同樣受到「衝擊」，而為之惻然。此排比詩句，結構兩兩成對，但整體句意是一致的。例(3)，此賀壽對象，是友人張君勸之父。這一組排比句，略不同於前面所舉例子，而是有依據程序的遞進式排比，即按照長幼「大婦」、「二婦」、「小婦」依序排列。語句平易淺顯，間以些許諧趣，刻畫了張家天倫和樂與兒媳晚輩的孝心。另外排比修辭詩例如下：

◎胸中磊砢何處峰？繚以半死半生之灌木，界以不斷不續之飛瀑，蕩以非雄非雌之長風。(〈題姚廣孝為中山王畫山水卷〉)

◎環庵之左右，有櫻、有楓、有茶、有櫻、有松、有杉。庵內何所有？但見琳琅古籍闡架而溢籤。有劍爍爍，有琴悒悒。(〈雷庵行〉)

◎文或摹退之，詩或躡白也。商或慕程保，工或顛工治。師擬申伏倫；政矢管蕭亞。(〈大同同學錄題辭四十韻〉)

◎吾聞海國民族思想高尚以活潑，吾欲我同胞兮御風以翔，吾欲我同胞兮破浪以颺。(〈二十世紀太平洋歌〉)

◎浩浩揚天風，鬱鬱斐蘭芷。幽幽繚洞壑，漠漠弄洲沚。

◎上策皆賈晁，陳義必牧贄。遙遙千聖心，落落天下計，昔昔勤論思，字字迸血淚。(以上〈庚戌秋冬間，因若海納交於趙堯生侍御，以問詩古文辭，書訊往復，所以進之者良厚，顧羈海外，迄未識面，輒為長謠，以寄遐憶〉)

◎人孰無天性，人孰無毛裡？孰無血與淚？孰無肝與肺？(〈留別梁任南漢挪路盧〉)

◎皦皦朝曦浴萬山，泠泠風磬下人間。

脩脩雲影隨明翳，落落魚謳自往懷。

點點白鷗沒浩蕩，峰峰神女嘯空頑。

此中多少天機在，卻是勞人不得閑。(〈七律〉)

上列所舉，皆為單句的排比。以下二例，則是複句的排比形式：

◎曾踏居庸月，眼界空夙滓。曾飲玉泉水，洌芳沁呈脾。(〈寄趙堯生侍御，以詩代書〉)

◎或航西海西，而養連城價。或與彼都士，競此牛耳霸。或旋父母邦，觀禮預賓臘。或留作都講，廣我時雨化。(〈大同同學錄題辭四十韻〉)

另有段落的排比一類，〈愛國歌四章〉、〈黃帝歌四章〉及〈結業式四章〉即屬之。此舉〈黃帝歌四章〉為例示之：

赫赫我祖名軒轅，降自昆侖山。北逐獯鬻南苗蠻，馳驅戎馬間。掃攘異族定主權，以貽我子孫。嗟我子孫無忘無忘乃祖之光榮。

溫溫我祖名軒轅，世界文明先。考文教算明曆元，還將醫藥傳。科學思想尋厥源，文明吾最先。嗟我子孫遺傳繼續乃祖之光榮。

巍巍我祖名軒轅，明德一何遠。手辟亞洲第一國，布地金盈寸。山河錦繡爛其明，處處皆遺念。嗟我子孫保持勿墜乃祖之光榮。

繩繩我祖名軒轅，血胤多豪俊。秦皇漢武唐太宗，寰宇威稜震。至今白人說黃禍，聞者顏為變。嗟我子孫發揚蹈厲乃祖之光榮。

## 八、頂針

頂針，又名「頂真」，或有稱為「連環」。是指前句的結尾與後句開頭使用相同字詞或語句，形成語氣銜接、節奏緊湊的一種修辭技巧。如：

(1) 園中萬樹葉，葉葉作窠號。辭柯碎琅玕，走瓦騰波濤。(〈感秋雜詩〉其四)

(2) 既雨復晴晴復雨，誰從反復驗天心。(〈既雨〉)

例(1)，首兩句的結尾與句首分別使用「葉」字，形成頂針，讓焦點迅速地集中，葉子明顯的成為此詩的主要歌詠對象。除了頂針，詩句兼用「疊字」、「轉化」和「比喻」，借物詠人，從中剖述了作者心如秋葉飄落，以及有志難伸的感慨。例(2)，此為全詩的起首句，運用的是「句中頂針」，借氣候的「雨」、「晴」，比喻政治時勢的消長。「雨復晴」接「晴復雨」，緊湊而變化難以捉摸，也恰如清廷主事者推動立憲制度的反復態度，讓人有無所適從的感覺。頂針句式在此造成明快緊促的效果，正是詩人感於國事，憂心忡忡的急切反映。似此的句中頂針例子另如：

張肺歛地地出沒，噴沫沖天天低昂。(〈二十世紀太平洋歌〉)

馬牛呼我我何有，結轆思君君不知。(〈次韻奉酬南海先生六章〉其五)

夢成飛船尋北極，層凌壓天天為窄。(〈環翠樓觀雪二絕句〉其一)

近師王呂作保甲，百室為閭閭十比。(〈贈台灣逸民某，兼簡其從子〉)

終日思君君不知，長門買賦更無期。(〈相思樹〉)

相思樹底說相思，思郎恨郎郎不知。(〈臺灣竹枝詞〉其三)

黃沙莽莽赤烏虐，炎風炙腦腦為涸。(〈由先絲拿打至紐柯連道中口占〉)

猛憶故鄉百年恨，鴉煙煙滿白鵝潭。(〈遊波士頓居民拋棄英茶處，口占一絕〉)

西海海西頭，橫出峽如束。(〈己未正月五日渡直布羅陀海峽，地中海之西極也，南岸與摩洛哥之 Ceuta 相望，海幅僅十三裏，舊為西班牙西塞，一七〇四年，英人與班人血戰三年略取之，班人海權盡矣〉)

句與句的頂針，則如：

從軍樂，樂且和。(〈從軍樂〉其三)

休輕別，別易見時難。(〈謝秋娘〉)

布帆亦無恙，秋老吾當歸。歸歟欲安適？遼沈指京師。（〈述歸五首〉其一）

如送復如迎，山川識遊子。遊子歸不歸，彼岸咫尺是。（〈澳亞歸舟贈小畔四郎〉）

## 九、疊字

類疊是指「同一個字詞語句，接二連三反復地使用。在說話或行文當中，字詞、語句之反復出現，往往比單次出現，更能打動聽者、讀者的心靈，亦易造成聽覺上的節奏感，與視覺上的固定刺激」<sup>174</sup>。類疊修辭格通常還可分為：疊字、類字、疊句和類句，在古典詩歌中，以則疊字最為常見，也最具特色，如李清照〈聲聲慢〉：「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層層渲染出詞人無可名狀、揮之不去的苦悶愁緒。開頭的七組疊字，哀淒氛圍已籠罩全篇，其修辭效果亦可見一斑。

在詩文中，接連使用同一字詞，即謂疊字。梁啟超在詩句中疊字使用相當普遍，其作用或抒詠情懷，或狀物寫景；其位置或於句首，或於句中、句末，巧妙靈活，極富變化，並且以對句中用疊字為常態，如：

(1) 勞勞生我恩，慘慘入泉台。悠悠者蒼天，哀哀者誰子？（〈留別梁任南漢擲路盧〉其二）

(2) 浩浩揚天風，鬱鬱斐蘭芷。幽幽繚洞壑，漠漠弄洲沚。（〈庚戌秋冬間，因若海納交於趙堯生侍御，以問詩古文辭，書訊往復，所以進之者良厚，願羈海外，迄未識面，輒為長謠，以寄遐憶〉）

例（1），從此一組詩內容觀察，檀香山華僑梁任南之母，大概是為人所害，蒙冤而死。因此，梁啟超又有「君母即我母，君仇即我仇」、「手提賊人

<sup>174</sup> 杜淑貞：《現代實用修辭學》，頁 389。



頭，與君拜墓下」等語。這裡運用「勞勞」、「慘慘」、「悠悠」、「哀哀」四組疊字，將梁任南喪母的心情寫得哀惋悲切，任公不僅致上哀悼，也有同仇敵愾之意。例（2），趙熙的詩歌在近代詩壇自成一家，梁啟超曾屢次透過書信向其請教。此四句即是任公對趙熙文學成就的稱揚，以疊字「浩浩」、「鬱鬱」、「幽幽」、「漠漠」來形容其雄渾浩渺、沉鬱幽深的詩篇文章風格。在此疊字連用的效果，甚是含蓄而卻能曲盡情意，作者個人推崇和嚮往之情溢於言表。其他例子如：

滔滔逝水何嘗往，歷歷星辰只獨看。瘦葉得風秋瑟瑟，虛堂無月夜漫漫。（〈獨夜〉）

皦皦朝曦浴萬山，泠泠風磬下人間。翛翛雲影隨明翳，落落魚謳自往懷。點點白鷗沒浩蕩，峰峰神女嘯空頑。（〈七律〉）

巍巍國老陪兒戲，得得軍歌入酒杯。（〈美國國慶，成詩二章〉其一）

赫赫皇華記，淒淒去國吟。（〈壯別二十六首〉其十五）

莽莽歐風卷亞雨，棱棱俠魄裹儒魂。（〈奉酬星洲寓公見懷一首，次原韻〉）

濛濛印沙月死，瑟瑟搖風草黃。（〈由大連夜乘汽車至奉天〉）

綿綿列岫煙如織，曖曖平疇翠欲流。（〈萊園雜詠〉其十）

哀哀箕子祀，惻惻黍離詩。（〈朝鮮哀詞五律二十四首〉其一）

炯炯一空餘子目，便便不合時宜肚。（〈滿江紅〉）

訐謨事事准官禮，邊功區區卑李程。（〈遊臺灣追懷劉壯肅公〉）

苦吟兀兀成何事？永夜迢迢無限情。（〈澳亞歸舟雜興〉其四）

劫灰經眼塵塵改，華髮侵顛日日新。（〈三月三日，遺老百餘輩設歡迎會於臺北故城之蒼芳樓，敬賦長句奉謝〉其四）

桂樹幽幽綠，衡雲鬱鬱連。（〈南海先生倦游歐美，載渡日本，同居須磨浦之雙濤閣，述歸抒懷，敬呈一百韻〉）

剗地北風長颯颯，出山泉水始涓涓。（〈楚卿至自上海，小集旋別，賦贈〉其一）

慣看九州泥滑滑，絕憐餘子舞傴僂。（〈楚卿至自上海，小集旋別，賦

贈〉其二)

調舌漸聞鶯恰恰，扶床更見蟹踈踈。(〈阿莊〉)

凌弱媚強天夢夢，自由平等性存存。(〈書感四首，寄星洲寓公，仍用前韻〉其三)

薄薦時鏟殊草草，肅瞻遺像但漣漣。(〈先王父教諭公二十周忌，率婦子遙祭，禮成泣賦〉其一)

另外，又有使用狀聲詞疊字以模仿人或物所發出的各種音響，使讀者有如臨其境、如聞其聲的真實感。如：

- (1) 春煙漠漠雨脩脩，劫後逢春愛寂寥。(〈萊園雜詠〉其八)
- (2) 雲海黝黝同一形，水風獵獵同一聲。(〈大西洋遇風〉)
- (3) 礧礧土崩勢，徵史莫與比。(〈述歸五首〉其二)
- (4) 七星掛枝鼓槌折，軋軋機聲屋瓦裂。(〈題周養安《篝燈紡讀圖》〉)
- (5) 有時發曉曉，聞者謂自訕。(〈效昌黎《雙鳥》詩，贈楊哲子〉)
- (6) 鎮日咿咿。背郎奩體詩。(〈菩薩曼〉)
- (7) 襌中此呱呱，曾親含飴戲。(〈雪舫中年得一子，甫逾周晬而殤，為詩以塞其哀〉)

例(1)，「脩脩」是下雨的聲音。例(2)，「獵獵」是形容狂風吹襲的聲音。例(3)，「礧礧」是土石衝擊產生的聲音。例(4)，「軋軋」則是操作紡織機所發出的聲音。例(5)，「曉曉」是形容雙方爭論聲。例(6)，「咿咿」在此是形容背書的聲音。例(7)，「呱呱」則是形容嬰兒的哭啼聲。

## 十、用典

用典，又稱為「引用」或「用事」，即是將歷史典故或前人詩文成詞引入自己作品詞句當中，它「是一種訴之於權威或訴之於大眾的修辭法，利用一

般人對權威的崇拜及對大眾意見的尊重，以加強自己的說服力」<sup>175</sup>。劉勰於《文心雕龍·事類》即曰：「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sup>176</sup>據此可知，文學篇章中援引典故的作法其來已久。至於詩歌作品用典的情形，孫光萱析論說：

在我國詩歌發展史上，隨著詩歌藝術不斷累積和創作手法的漸趨多樣，用典越來越為詩人們所注意，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早期五言詩注重白描，很少用典，……唐代詩歌用典就比較多了。到了宋代，江西詩派代表人物黃庭堅倡導「脫胎換骨」、「點鐵成金」、「無一字無來處」，用典之風由是大盛。<sup>177</sup>

唐宋以來，直到今時，用典在詩歌作品中似乎已是普遍為人們採納，且不可或缺的一種修辭技巧。許清雲以為典故的功用有：一、避免平凡單調；二、豐富詩篇內容；三、產生藝術美感；四、表達作者心聲；五、增加讀者聯想。<sup>178</sup>若經貼切合宜的剪裁，甚至能推陳出新的典故運用，確實能為詩作增色不少。

梁啟超在詩詞當中喜愛用典，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我們只要一翻閱他的作品，典實的使用可謂是俯拾皆是，甚至接二連三，令人目不暇給。以下就典故的來源，分為「事典」和「語典」兩類，加以探討梁氏詩歌用典的實際內容。

### （一）事典

古代歷史或故事往往是文人取材對象，於是裁取原史、事要義，容納於簡鍊的詩歌詞句當中，是為「事典」運用。如：

<sup>175</sup> 黃慶萱：《修辭學》，頁 125。

<sup>176</sup> （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註》（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 年 9 月），頁 614。

<sup>177</sup> 古遠清、孫光萱：《詩歌修辭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7 年 6 月），頁 348。

<sup>178</sup> 許清雲：《近體詩創作理論》（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 9 月），頁 214-218。

我如白頭豕自獻，詹詹弗直君一顧。(〈若海頗思折節治世俗之學，要吾為之誦說，期以半歲，盡吾所有。寄詩堅明約束，且促其來〉)

「白頭豕」，即「遼東豕」，如任公《中國積弱溯源論》曰：「如井底蛙，如遼東豕，如夜郎不知漢大，如匈奴自謂天驕。」<sup>179</sup>是用來比喻知識短薄、自以為是者，事見《後漢書·朱浮傳》：「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sup>180</sup>潘若海想要向任公討請教學問，梁啟超則以詩回覆，當中引用此一典故，表示自己於學問研究之道短淺不值一顧，更不敢如獻白頭豕者一般地自露其短。

再如〈次韻酬林癡仙見贈〉：

十年魂夢斷中州，一往沉冥得此遊。  
歷劫此身成落瓠，浮天無岸有虛舟。

「落瓠」，是指大而無用之物，其事見於《莊子·逍遙遊》：「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而實五石。以盛水裝，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sup>181</sup>梁啟超來臺期間，雖受到各界的歡迎，但流亡之人，遊故國之地，不免生發感慨。借「落瓠」表達十餘年來一事無成，以及公私兩未酬的失意落寞，詩人此刻似乎已斂去了初奔海外那般的飛揚神氣。

又如〈三疊均贈若海行〉：

治才亂絲用刀斧，勛業堂坳泛芥舟。  
待取山僧煨芋熟，五湖煙浪共歸休。

<sup>179</sup> 梁啟超：《中國積弱溯源論》，見《梁啟超全集》，第一冊，頁426。

<sup>180</sup>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8年11月)，第2冊，頁1139。

<sup>181</sup> (清)王先謙：《莊子集解》(臺北：世界書局，2001年11月)，頁6-7。

「待取山僧煨芋熟」一句係引唐高僧明瓚與李泌的故事，其見於宋代筆記《類說·懶殘》一則：「泌在衡嶽，有僧明瓚，號懶殘。泌察其非凡人也，中夜前往謁焉。懶殘命坐，發火煨芋以啖之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sup>182</sup>潘若海深懷報國理想，梁啟超以此典故，讚許潘氏實有李泌之才，只待「山僧煨芋」機會的來臨，定可為國所用，而一展長才。詩句雖因用典而顯得情感含蓄，但卻是充滿了任公對好友的肯定與祝福。

又如〈寄趙堯生侍御，以詩代書〉其中有云：

我操茲豚蹄，責報乃無底。第一即責君，索我詩癡痼。首尾塗乙之，益我學根柢。

「操茲豚蹄」句，是比喻己身付出代價甚微，卻望索求他人的鉅大回報。其典出自《史記·滑稽列傳》：「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sup>183</sup>梁啟超寄上詩作就教於趙熙，企盼趙能不憚其煩地給予刪訂斧正，故言「我操茲豚蹄，責報乃無底」，典故借用巧妙自然，吻合詩意，一位享譽海內外大學者的虛心與謙虛風範，亦可從中窺見。

其他用事典例子如：

茲行倘有圖南翼，稍縱將成已逝波。（〈楚卿至自上海，小集旋別，賦贈〉）

出自《莊子·逍遙遊》：「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sup>184</sup>

<sup>182</sup>（宋）曾慥：《類說》（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上冊，頁50。

<sup>183</sup>（漢）司馬遷著、（日）瀧川龜太郎著：《史記會注考證》（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10月），頁1293。

<sup>184</sup>（清）王先謙：《莊子集解》（臺北：世界書局，2001年11月），頁1。

憑語沙邊舊鷗鷺，倘容占席暫相親。(〈櫟社諸賢見招〉其四)

出自《列子·黃帝》：「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遊，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遊，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sup>185</sup>

悵望銅駝臥棘荊，一槎如寄泛寰瀛。(〈和吳濟川贈行，即用其韻〉)

出自《晉書·索靖傳》：「靖有先識遠量，之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sup>186</sup>

無限分攜感，英雄髀肉新。(〈壯別二十六首〉其十三)

出自裴松之《三國志注》引《九州春秋》：「備曰：『吾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sup>187</sup>

杯弓蛇影今何世，馬角烏頭不計年。(〈庚戌歲暮感懷〉其二)

出自《史記正義·刺客列傳》：「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言曰：『令烏頭白，馬生角，乃可。』」<sup>188</sup>

曹社鬼謀成永嘆，楚人天授欲何如？(〈三月三日，遺老百餘輩設歡迎會於臺北故城之蒼芳樓，敬賦長句奉謝〉)

出自《左傳》：「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

<sup>185</sup> 楊伯峻：《列子集釋》(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年8月)，頁41。

<sup>186</sup>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2月)，第3冊，頁1648。

<sup>187</sup>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74年10月)，冊二，頁876。

<sup>188</sup> (漢)司馬遷撰(日)瀧川龜太郎著：《史記會注考證》，頁1002。

六洲牛耳無雙譽，百軸麟圖不世才。(〈自題《新中國未來記》〉其一)

出自《漢書·李廣蘇建傳》：「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其人於麒麟閣，法其相貌，署其官爵姓名。」<sup>190</sup>

橫流滿地見龍穴，欲障丸泥力恐微。(〈由奉天卻至大連道中作〉)

出自《後漢書·隗囂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

191

殉衛肝應納，椎秦氣不衰。(〈朝鮮哀詞五律二十四首〉其十八)

出自《呂氏春秋·忠廉》：「翟人至，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sup>192</sup>

## (二) 語典

不同於事典引用史實、故事，語典是採用古籍或前人詩文詞句以入自己作品。像這種引用成辭的方法，梁啟超詩詞中普遍可見，茲依其內容引用形式，又可分為幾類：

1、完全引用原詞句。如：

八月十八潮，壯觀天下無。積此千載憤，一發誓萬夫。(〈感秋雜詩〉其二)

<sup>189</sup> (周)左丘明撰(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8月影印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頁1011。

<sup>190</sup> (漢)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2月)，第3冊，頁2468。

<sup>191</sup>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8年11月)，第1冊，頁525。

<sup>192</sup> 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1月)，第二冊，頁1093-1094。

引用蘇軾〈催試官考較戲作〉：「八月十八潮，壯觀天下無。鵬鯤水擊三千里，組練長驅十萬夫。」<sup>193</sup>梁氏是借錢塘潮湧的壯觀，以喻革命軍的聲勢。

寄愁天上，和天也瘦，廿紀年光迅過。斷腸聲裡憶平生，寄不去的愁有麼？（〈鵲橋仙〉）

詞中「斷腸聲裡憶平生」一句，引用自納蘭性德〈浣溪沙〉：「我是人間惆悵客，知君何事淚縱橫，斷腸聲裡憶平生。」<sup>194</sup>梁啟超刻意引用原詞句，一來以追懷納蘭性德，另也借句意回望自己五十餘年的哀樂人生。

還當三千秋，相酬不為泰。（〈效昌黎〈雙鳥〉詩，贈楊哲子〉）

「還當三千秋」句，引用自韓愈〈雙鳥詩〉：「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sup>195</sup>

天下苦秦誰逐鹿？宗邦微禹吾其魚。（〈將去澳洲留別陳壽〉其一）

句中「微禹吾其魚」，引用自《左傳》：「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sup>196</sup>

逝將去汝靡所逃，謂他人昆莫我以。（〈贈台灣逸民某，兼簡其從子〉）

句中「逝將去汝」，引用自《詩經·魏風·碩鼠》：「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汝，適彼樂土。」<sup>197</sup>

顧瞻周道抱先憂，欲起沉衰賴兼聽。（〈贈徐佛蘇，即賀其迎歸〉）

<sup>193</sup>（宋）蘇軾：《蘇軾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上冊，頁82-83。

<sup>194</sup>李勣編著：《飲水詞箋》（臺北：正中書局，1973年10月），頁135。

<sup>195</sup>（唐）韓愈：《韓昌黎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91年6月），頁85。

<sup>196</sup>（周）左丘明撰（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702。

<sup>197</sup>（漢）毛公傳、鄭玄箋：《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8月影印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頁211。



句中「顧瞻周道」，引用自《詩經·檜風·匪風》：「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sup>198</sup>

2、引用原詞句，只稍加增減、改易字詞或句式。如：

嘗聞九折臂成醫，填海移山亦我師。(〈次韻奉酬南海先生六章〉其五)

引用自《楚辭·九章》：「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知其信然。」<sup>199</sup>詩句是將原文的兩個虛字「而」、「兮」省略而成。

昔聞同室鬥，匍匐當救之。(〈述歸五首〉其一)

引用自《詩經·邶風·谷風》：「凡民有喪，匍匐救之。」<sup>200</sup>詩句是在原文句上多加「當」字。

悠悠我之思，行邁正靡靡。(〈辛亥清明後一日，同荷庵及林癡仙、獻堂、幼春、陳槐庭夜宴於霧峰之萊園，女兒令嫻侍焉。以「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為韻，分得「難」字、「累」字〉)

引用自《詩經·王風·黍離》：「行邁靡靡，中心搖搖。」<sup>201</sup>詩句只比原文多增出「正」字。

雲鬢玉臂三年夢，碧海青天一夜心。(〈鷓鴣天〉)

引用自李商隱〈嫦娥〉：「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sup>202</sup>與原文相

<sup>198</sup> (漢)毛公傳、鄭玄箋：《毛詩正義》，頁 265。

<sup>199</sup> (宋)朱熹：《楚辭集注》(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10月)，頁 77。

<sup>200</sup> 同註 43，頁 91。

<sup>201</sup> 同註 43，頁 147。

<sup>202</sup> (唐)李商隱：《李商隱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99年5月)，頁 96。

較，只改易一個字。

披髮長嘯覽太空，前路蓬山一萬重。(《去國行》)

引用自李商隱《無題》：「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sup>203</sup>將原詩句前兩字改成「前路」，以形容此次去國出亡，前程渺遠而不可預知。

此游也算人間福，敢道潮平意未平。(《澳亞歸舟雜興》其二)

引用自陸游《塔子磯》：「古來撥亂非無策，夜半潮平意未平。」<sup>204</sup>只更改原詩句前兩字。

長城已壞他豈惜，兩拋鎖甲苔臥槍。(《遊台灣追懷劉壯肅公》)

引用自杜甫《重過何氏五首》其四：「兩拋金鎖甲，苔臥綠沉槍。」<sup>205</sup>詩句是剪裁合併兩句原文而成。

痛哭誰能追賈誼，升沉應莫問君平。(《甲午為仲弟書扇》)

引用自李白《送友人入蜀》：「升沉應已定，不必問君平。」<sup>206</sup>亦是裁合原文，句意沒有改變。

桃花潭水兮，情深千尺。長毋相忘兮，攀此繁枝。(《贈別鄭秋蕃，兼謝惠畫》)

<sup>203</sup> (唐)李商隱：《李商隱全集》，頁47。

<sup>204</sup> (宋)陸游著 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4月)，冊一，頁148。

<sup>205</sup> (唐)杜甫：《杜甫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1月)，頁128。

<sup>206</sup>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臺北：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3月)，第二冊，頁839。

引用自李白〈贈汪倫〉：「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sup>207</sup>將原文析為兩句，與原詩句意相同。

雙鳥中洲來，飛飛到海外。（〈效昌黎〈雙鳥〉詩，贈楊哲子〉）

引用自韓愈〈雙鳥詩〉：「雙鳥海外來，飛飛到中洲。」<sup>208</sup>詩句將原文「海外到中洲」，改為「中洲到海外」，符合詩中所喻雙鳥：梁啟超和楊度，兩者皆自中國來到海外日本，是作者有意義的借用成辭以自況，而非完全蹈襲。

3、化用原文。大幅更改字詞或句式，多是借用或反用其原意。如：

芳草雖云好，王孫未敢留。（〈壯別二十六首〉其八）

引用自《楚辭·招隱士》：「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sup>209</sup>以及王維〈山居秋暝〉：「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sup>210</sup>王維反用〈招隱士〉，任公又反用王詩之意，雖然詩句字面與王維詩較接近，而詩意卻同於〈招隱士〉。意謂作者思歸祖國，日本雖是開化文明之地，卻不願長久羈留於此。

酬君駝淚和鵑血，老我芙蓉與芰衣。（〈次韻酬星洲寓公見懷二首，并示遜庵〉其一）

引用自《楚辭·離騷》：「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sup>211</sup>詩句中的「芙蓉」、「芰衣」都用原文意，傳達詩人自始至終潔身自愛、不與世俗合流的操守，以及寄託惟願國富民強的美好理想。

<sup>207</sup>（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第二冊，頁 646。

<sup>208</sup>（唐）韓愈：《韓昌黎全集》，頁 84。

<sup>209</sup>（宋）朱熹：《楚辭集注》，頁 169。

<sup>210</sup>（唐）王維著（清）趙殿成箋注：《王右丞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8 月），頁 122-123。

<sup>211</sup>（宋）朱熹：《楚辭集注》，頁 10。

鈞天廣樂行經處，未信瓊樓玉宇寒。(〈羯南湖村招飲上野之鶯亭以詩為令強成一章〉)

引用自蘇軾〈水調歌頭〉：「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sup>212</sup>蘇詞的「惟恐」表達的是一種矛盾與掙扎，而任公用「未信」，卻是顯示出堅定信念和執著，兩者傳達的意念截然不同。

卻餘人物淘難盡，又挾風雷作遠游。(〈太平洋遇雨〉)

引用自蘇軾〈念奴嬌〉：「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sup>213</sup>詩句反用原文意，表示自己是幾經劫餘，卻仍堅定屹立者。

尼父畏後生，魏后思來者。(〈大同同學錄題辭四十韻〉)

引用自《論語·子罕》：「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sup>214</sup>化原文為對句，任公藉以表達對橫濱大同學校青年學子的鼓勵和期許。

年華錦瑟蹉跎甚，又見荼蘼花滿枝。(〈寄內四首〉其一)

引用自李商隱〈錦瑟〉：「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sup>215</sup>在此借用原意，「年華錦瑟蹉跎甚」指虛度美好的青春歲月。任公以此表達對夫人李蕙仙的思念。

調舌漸聞鶯恰恰，扶床更見蟹蹠蹠。(〈阿莊〉)

<sup>212</sup> (宋)蘇軾：《蘇軾全集》，上冊，頁585。

<sup>213</sup> 同註57，頁598。

<sup>214</sup>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8月影印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頁80。

<sup>215</sup> (唐)李商隱：《李商隱全集》，頁61。

引用自杜甫〈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其六：「流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sup>216</sup>杜詩原是寫景，梁啟超巧妙地借用其詞，來比喻幼女思莊學語時可愛的稚嫩聲調。

閱世幾消青白眼，迺時錯畫深淺眉。(〈累夜夢仲弟對酌故園湖樓中，歛歛國事，繼以涕淚，旋相將作少時愁嬉狀，哀樂無端，不知其何聯也。輒賦二章奉寄〉)

引用自朱慶餘〈近試上張水部〉：「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sup>217</sup>原文是寫新嫁娘新見公婆的忐忑情緒，梁詩「錯畫深淺眉」則轉化其意，意謂自己大膽的言論思想與一般世俗的扞格。

畢竟和卿干甚事，未到中年，哀樂先如許。(〈蝶戀花三闋〉其二)

引用自《晉書·王羲之傳》：「謝安嘗調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sup>218</sup>梁詞是為送別友人而作，雖是直用原引文之意，然句式又有變化。

上述是梁啟超詩詞當中用典的主要型態。任公精於史學，對史事、掌故瞭若指掌，而又博聞強記，前人詩文，多能成誦<sup>219</sup>。所以，自以上所舉諸多詩例觀察，其典故取材遍及各類古籍，經史子集的內容，經其信手拈來，而能自然成篇。

馬亞中《中國近代詩歌史》說：「梁啟超在創作上極喜歡用典，在上述例詩篇中<sup>220</sup>更是典實琳琅，而且選詞造句也寧生勿熟，鑱刻雕煉，深入密致。」

<sup>216</sup> (唐)杜甫：《杜甫全集》，頁174。

<sup>217</sup> 王啟興主編：《校編全唐詩》(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中冊，頁2695。

<sup>218</sup>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8月)，第三冊，頁2101。

<sup>219</sup> 梁實秋回憶任公演講情形：「先生博聞強記，在筆寫的講稿之外，隨時引證許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誦得出。」(梁實秋：《梁實秋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2002年10月)，冊二，頁431。)

<sup>220</sup> 所舉例詩為：〈戊申初度〉、〈中秋前一夕送瀟立誠歸國〉、〈毅安弟乞書〉、〈欲雪〉、〈秋風斷藤曲〉、〈南海先生倦遊歐美載渡日本同居須磨浦之雙濤閣述舊抒懷敬呈一百韻〉、

<sup>221</sup>確實，其「語典」引用的成辭大抵是為人們所熟悉，而「事典」運用，雖然多能貼切意旨，烘托表述的情意，頗能符合「綜學在博，取事貴約」<sup>222</sup>原則，但卻也不免過於頻繁，且部分稍顯晦澀。如〈朝鮮哀詞其九〉中間二聯：「恩澤傾丁傅，蕭牆閱范欒。爛羊名器賤，使鶴國防單。」四句當中，各自含括了較為生僻的典故，若非熟於歷史者，閱讀時恐怕有所滯礙。然則，藉由典故的鋪陳，據事以類義，詩歌內容擴展延伸，詩意更深微曲折，作品風格越顯含蓄沉鬱，這是梁啟超詩歌的一大特色。平心而論，瑕瑜互見的用典效果，在其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證。

## 第二節 語言特色

梁啟超在文學詞語上要求創新，反對一味地模仿古人，他說：「蓋我國自漢以後，學者唯古是崇。不敢有所創作，雖值一新觀念發生，亦必印嵌以古字，而此新觀念遂淹沒于囫圇變質之中。」<sup>223</sup>強調唯有大膽的創造新語詞，才能使萌發的新觀念得以延續和擴展。至於詩歌語言，同樣地也曾經屢次的提及，應以採納時代新詞入詩為佳，如於《飲冰室詩話》中，這樣稱讚黃遵憲的詩：

《人境廬集》中有一詩，題為〈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半取佛理，又參以西人植物學、化學、生理學諸說，實足為詩界開一新壁壘。<sup>224</sup>

這裡提到的佛理與西方新名詞，是梁啟超向來所看重的，在其個人詩歌作品中也有相當的實踐。此外，大量地以人名入詩，也是梁氏詩歌詞語中的一大特點。下列就分別舉例論述這三項特色。

---

〈庚戌歲暮感懷〉、〈瘦公見贈敦煌石室藏唐人寫維摩詰菩薩行品一卷口占奉謝〉、〈自題所藏唐人寫維摩詰經卷為敦煌石室物羅瘦公見贈者〉、〈拆屋行〉、〈感秋行〉。

<sup>221</sup> 馬亞中：《中國近代詩歌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年6月），頁499。

<sup>222</sup> （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註》（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年9月），頁616。

<sup>223</sup> 梁啟超：《翻譯文學與佛典》，見《梁啟超全集》，第七冊，頁3805。

<sup>224</sup> 梁啟超：《飲冰室詩話》，見《梁啟超全集》，第九冊，頁5314。

## 一、以近代新詞入詩

自十九世紀初以來，隨著中國與世界各國的交流日漸增多，西方的新思想學說和事物，也透過一批知識份子的著作、報刊撰述等不同形式引介進入中國。他們為了撰文便利與需求，大量新詞語也就順勢產生。蔣英豪說：「所謂新詞，指的是作為新概念的標記、前此漢語中所無或雖有而其涵義並不不同的詞語，這些詞在一般學術討論中多視為『外來詞』。」<sup>225</sup> 正因為這些外來新詞的運用是傳統詩文中未曾出現的，引起當時不少守舊派學者的反擊，甚至是詆毀，如葉德輝〈湘省學約〉即曰：

近時風氣大非，或剽竊子史，或闖入時事，甚且綴緝奇字怪語。……觀《湘報》所刻諸作，如熱力、漲力、愛力、吸力、攝力、壓力、支那、震旦、起點、成線、血輪、腦筋、靈魂、以太、黃種、白種、四萬萬等字眼，搖筆即來，或則好為一切幽渺怪僻之言，閱不終篇，令人氣逆。<sup>226</sup>

文中提到的《湘報》，由譚嗣同與唐才常等創辦，於 1898 年 3 月在湖南發刊，梁啟超便是其中主要撰稿者。檢視這些被對手視為荒誕不經的詞語，確實多常於任公的相關文章中出現，因此葉氏強烈指責之語，可說是直接針對梁啟超而來。然而，時代風潮畢竟是永遠往前而行的，抗拒的人多，學習效仿者更是眾多，新詞語的運用在知識階層已然蔚為風尚，同時也漸為一般人所接受。

維新派諸人不畏批評，不但以新詞寫入文章，更以新詞寫入詩歌，譚嗣同、康有為、黃遵憲等都嘗試過。至於梁啟超，在流亡海外期間，間接從日本當地接收到較多的西方新學說思維，加上曾接連遊歷參訪歐美澳等地，親身接觸他國文明先進的各式各樣思潮與事物，眼界為之開闊，因此言曰：

<sup>225</sup> 蔣英豪：〈梁啟超與近代漢語〉，《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44 期（2004 年），頁 379。

<sup>226</sup> 葉德輝：〈湘省學約〉，見《翼教叢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 年 12 月影印本），頁 373-374。

歐洲之意境語句，甚繁富而瑋異，得之可以陵轡千古，涵蓋一切。……  
吾雖不能詩，惟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以供來者之詩料可乎？<sup>227</sup>

詩歌應多加吸收歐美文化與精神，其實不必等待來者，梁啟超已經親身實踐與示範了。因為在他的自己作品中，早已不時地將一些外來新詞採納進入作品，如前一小節所舉外國翻譯人名的使用亦屬之。此外，常見的是各洲際、地區、國名與地名，僅是〈二十世紀太平洋歌〉一首，就使用了：

亞·洲·大·陸·一·奇·士  
支·那·印·度·邈·以·隔·，·埃·及·安·息·鄰·相·望  
恒·河·鬱·壯·殊·伽·長  
尼·羅·一·歲·一·泛·漑  
就·中·北·辰·星·拱·地·中·海  
積·氣·森·波·羅·的·與·亞·刺·伯  
亞·東·黃·渤·壯·似·闊·，·亞·西·尾·閭·身·毒·洋  
五·洲·寥·邈·殊·未·央  
其·時·西·洋·權·力·漸·奪·西·海·席  
英·獅·俄·驚·東·西·帝  
後·起·人·種·日·耳·曼  
亦·有·門·羅·主·義·北·美·合·眾·國  
西·縣·古·巴·東·菲·島  
蕞·爾·日·本·亦·出·定  
西·伯·利·亞·兮·，·鐵·路·卒·業·；·巴·拿·馬·峽·兮·，·運·河·通·航

這類地域、國家新詞，又多其他詩篇，如下：

<sup>227</sup> 梁啟超：《夏威夷遊記》，見《梁啟超全集》，第二冊，頁1219。



君不見地球萬國戶口誰最多  
君不見揭來歐北天驕驟進化（以上〈愛國歌四章〉）  
凜凜凌五洲（〈奔勾山戰場懷古〉）  
君看歐羅今世史（〈和吳濟川贈行，即用其韻〉）  
歐亞澳兩美（〈張潤之先生六十雙壽詩〉）  
我渡赤道南，題君在雪梨  
我聞西方學藝盛希臘（以上〈贈別鄭秋蕃，兼謝惠畫〉）  
三韓眾十兆（〈朝鮮哀詞二十四首〉）〈〉  
震旦流傳此導師（〈壽嚴幾道先生〉）  
女權先到火奴奴（〈紀事二十四首〉）  
明朝倫敦落我手（〈大西洋遇雨〉）  
落機深處浴溫泉（〈詠落機山溫泉〉）  
郎家住在三重浦（〈臺灣竹枝詞〉）  
警吏鎮斗六（〈斗六吏〉）  
言訪北投泉  
蕩蕩臺中府  
臺南南郭路（以上〈臺灣雜詩〉）

關於近代文明思潮、權利等新詞如：

爾來明治新政耀大地（〈去國行〉）  
詩界革命誰歟豪（〈廣詩中八賢歌〉）  
畫體維新詩半舊（〈贈別鄭秋蕃，兼謝惠畫〉）  
鐵血無靈龍苦戰（〈鐵血〉）  
自由平等性存存  
難呼精衛仇天演（以上〈書感四首，寄星洲寓公，仍用前韻〉）  
丈夫各獨立  
責任在群公（以上〈壯別二十六首〉）  
民權演大同（〈留別澳洲諸同志六首〉）

尊●重●公●權●割●私●愛  
他●年●世●界●女●權●史（以上〈紀事二十四首〉）  
敢●與●民●權●有●夙●仇（〈劉荊州〉）  
成●功●自●是●人●權●貴（〈美國國慶，成詩二章〉）  
國●權●墮●落●嗟●何●及（〈輓譚錦鏞二章〉）  
掃●攘●異●族●定●主●權（〈黃帝歌四章〉）

其他各種近代名詞如：

輪●船●鐵●路●電●線●瞬●千●里  
悲●劇●喜●劇●壯●劇●慘●劇●齊●鞞●鞞  
緯●度●東●指●天●盡●處（以上〈二十世紀太平洋歌〉）  
動●植●礦●力●電●聲●光（〈遊日本京都島津製作所，贈所主島津源藏〉）  
自●由●車●含●秋●扇●悲（〈游春雜感〉）  
落●機●深●處●浴●溫●泉（〈詠落機山溫泉〉）  
科●學●思●想●尋●厥●源  
至●今●白●人●說●黃●禍（以上〈黃帝歌四章〉）  
三●百●年●間●十●字●軍（〈南海先生以澆士金字陵銅俑、舍衛佛耕堂幡、雅典陶尊、邦淖僵石、耶路撒冷群卉圖見贈，賦謝〉）  
火●山●遺●市●掩●獅●首●古●陵●鐫（〈南海先生倦游歐美，載渡日本，同居須磨浦之雙濤閣，述歸抒懷，敬呈一百韻〉）  
版●權●所●有●分●明●甚（〈解嘲二絕句〉）  
國●旗●赫●赫●懸●當●中  
借●問●儀●式●何●其●隆？迎●我●主●人●翁●于●乎（以上〈結業式四章〉）  
借●問●何●學●級？所●學●何●課●程。……別●有●號●公●學（〈公學校〉）  
別●來●問●我●閑●功●課（〈采桑子〉）  
內●閣●還●先●國●會●成（〈辛亥元旦〉）  
赫●赫●糖●會●社（〈斗六吏〉）

負此國民多

文明發商界

以太感重洋

團體相親下（以上〈壯別二十六首〉）

一縑脫稿列梳會

繚以科葛米訥兮，藉以蘆絲<sup>228</sup>（以上〈贈別鄭秋蕃，兼謝惠畫〉）

蔣英豪曾研究 1896 年至 1907 年期間，梁啟超任主筆的《時務報》、《清議報》和《新民叢報》，分析出這三報曾經使用的新詞語，數量之龐大，令人吃驚。有許多甚至是當時首見，也就是新造之詞<sup>229</sup>。而且，這些詞語大多數並未被時間所淘汰，為人們一直沿用至今。同樣的新語詞，見諸梁啟超詩歌作品當中，經過剪裁擇取，「用得恰到好處，也能造成新異瑰瑋的效果」<sup>230</sup>。雖然，這樣充滿近代新詞之作，不見得是任公最多著力和最成熟的詩歌創作。但透過它，確實已讓我們看到一個詩歌詞語進步的嶄新風貌，這是梁啟超「詩界革命」精神的延續，也為緊接而來的白話詩鋪墊了基礎。

## 二、以佛家語入詩

梁啟超曾舉出晚清學者，如龔自珍、魏源、康有為、章炳麟等，無一不與佛學有關係<sup>231</sup>。即以他自身而言，學術研究涉獵廣泛，對於佛學，同樣下過一番功夫，並有《中國佛法興衰沿革說略》、《佛教之初輸入》、《佛教教理在中國之發展》、《翻譯文學與佛典》等十餘篇論著，其中所闡發的部分新觀點，現今還是受到相當器重。

佛教自東漢傳入之後，它的思想廣泛地改變了中國的傳統社會文化各階

<sup>228</sup> 梁啟超〈贈別鄭秋蕃，兼謝惠畫〉有句中夾註曰：「博覽會西名曰益士純彼 Exhibition 又名曰梳 Show。」、「西人有一種花名曰科葛米訥 Forget me not 意言勿忘我也，吾譯之為長毋相忘花；蘆絲 Rose 即玫瑰花。」

<sup>229</sup> 參見蔣英豪：〈梁啟超與近代漢語〉，《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44 期（2004 年），頁 379-403。

<sup>230</sup> 夏曉虹：《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 5 月），頁 89。

<sup>231</sup>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見《梁啟超全集》，第五冊，頁 3015。

層。以各類文學作品而言，受到的影響更是巨大且深遠。梁啟超在《翻譯文學與佛典》一文，就提及了佛學輸入對中國文學在三個方面的影響力：

- 一、國語實質之擴大。
- 二、語法及文體之變化。
- 三、文學的情趣之發展。<sup>232</sup>

在第一點裡頭，他舉了自外來佛經中翻譯出的一些語彙，如「無明」、「法界」、「眾生」、「果報」、「因緣」、「涅槃」、「般若」等，估計總共達三萬五千餘個<sup>233</sup>。這些新詞語的注入和流傳，不僅擴展且豐富傳統詩文語言運用，也構成了新意境、新思想。

自唐宋以後，王維、白居易、蘇軾等著名詩人，就多喜好將佛理與佛語入詩。所以，梁氏《飲冰室詩話》也說：「自唐人喜以佛語入詩。至於蘇（東坡）王（半山），其高雅之作，大半為禪悅語。……」<sup>234</sup>另外，他還稱揚黃遵憲那一篇以長詩敘述印度佛教興衰史的〈錫蘭島臥佛〉，是有詩以來所未有的空前奇構<sup>235</sup>。因此，當任公本人在 1918 年遊歷歐洲，行經錫蘭時，也刻意寫作了一首長歌〈楞伽島〉，茲舉其段落：

千門已閉劍佩影，一剎尚寶檀施工。因思此地佛所潛，三度飛錫臨靈峰。更留巨武作荊記，跡所印處成崇墉。想見湖音說法時，修羅乾闥人天龍。恭敬圍繞千百匝，十方花雨來空蒙。大慧善問百八句，一咄忽作三日聾。遺經義窅喻者少，故與震旦弘心宗。籲嗟末法今千年，遍五天竺成魔叢。山中臥佛出定未？三界塵劫空復空。

其結構雖不如黃遵憲〈錫蘭島臥佛〉的宏偉，然而敘述條理，又難以作者悠悠家國之思，而更見深沈，故也足以與黃詩相輝映。詩中遍目所及，處處是

<sup>232</sup> 梁啟超：《翻譯文學與佛典》，見《梁啟超全集》，第七冊，頁 3805-3807。

<sup>233</sup> 同前註，頁 3805。

<sup>234</sup> 梁啟超：《飲冰室詩話》，見《梁啟超全集》，第九冊，頁 5314。

<sup>235</sup> 同前註，頁 5297。

佛典和佛家語，也許不見得能組合出優美意象，也多少削弱了詩歌抒情效果。但是可以瞭解，這是詩人為了追求不同於前人的新意境，所作的「不得不出於大膽的創造」<sup>236</sup>。又如〈奉酬星洲寓公見懷一首，次原韻〉一首云：

莽莽歐風卷亞雨，棱棱俠魄裹儒魂。  
田橫跡遁心逾壯，溫雪神交道已存。  
詩界有權行棒喝，中原無地著琴尊。  
橫流滄海非難渡，欲向文殊叩法門。

星洲寓公，即邱菽園之號。邱本為清舉人，後定居於新加坡，為當地的僑領。這首詩是指邱氏雖居海外，卻心繫祖國，欲有所圖，並對維新事業的熱心支持。在此詩中雜入的幾個佛家語，運用得流暢自然，與豪邁健爽的詩風並不覺扞格，是佛理與詩歌相融合的一個較成功作品。又如以下《紀事二十四首》其十五：

憐余結習銷難盡，絮影禪心不自由。  
昨夜夢中禮天女，散花來去著心頭。

梁啟超在檀香山與少女何蕙珍互為愛慕，其固有欣喜之情。可惜自己早已有家室，因此心頭憑添了許多煩惱。這一首小詩，四句也都分別嵌入了佛語及佛經中「天女散花」的典故。巧妙地表露了詩人內心狀態，令人覺得格外的清新婉約，韻味十足。

梁啟超以佛家語入詩的例子甚是普遍，又如以下詩例：

華嚴界界有樓台（〈自題《新中國未來記》其一〉）  
憂時合有維摩病（〈將去澳洲留別陳壽〉）  
萬法本來毛孔現（〈次韻奉酬南海先生六章〉其二）

<sup>236</sup> 梁啟超：《翻譯文學與佛典》，見《梁啟超全集》，第七冊，頁3805。

本無我相彼何其（〈次韻奉酬南海先生六章〉其六）

赤手鑄新腦，雷音珍古魔（〈壯別〉其十八）

楞伽悟徹皆心印（〈壽嚴幾道先生〉）

法界光明毛孔吐（〈蝶戀花〉）

雄心朝暮慣聽潮。何處著塵勞（〈憶江南〉其一）

諸天舊散仙

出入界三千

天龍同法會（以上〈南海先生倦游歐美，載渡日本，同居須磨浦之雙濤閣，述歸抒懷，敬呈一百韻〉）

況有佛世尊，彼岸慈航艤（〈雪舫中年得一子，甫逾周晬而殤，為詩以塞其哀〉）

天花著身久未拂，漫有六妙療癡慵。（〈自題所藏唐人寫《維摩詰經卷》，為敦煌石室物，羅瘿公見贈者〉）

春來遠游倦，影事常恂恂（〈荷庵攜婦東渡將至，喜賦，次韓孟會合聯句韻，與若海聯句〉）

只金閻浮金色收（〈南海先生以灑士金字陵銅俑、舍衛佛耕堂幡、雅典陶尊、邦渾僵石、耶路撒冷群卉圖見贈，賦謝〉）

梁啟超在詩歌創作上，自佛教典籍中汲取了大量的素材，將佛教故事題材和詞語，帶入詩詞當中，加強了作品表現力，也拓展了聯想空間。雖然部分是與其鼓吹文學功利教化思想結合，對佛理、佛語作了直接陳述，而稍露斧鑿痕跡。但整體上對佛家語的使用，絕非生搬硬套，也不濫用，多數能將其融入作品裡頭，烘托出個人情意，從而提升了詩歌高雅的韻致。

### 三、以人名入詩

在古典詩歌中，以人名載入詩中，似乎是一種慣用的手法。如杜甫〈春日憶李白〉：「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以庾

信和鮑照的詩歌風格，來映襯突顯李白飄逸絕倫的才華，兩聯當中就出現了三個人名。文天祥在〈正氣歌〉云：「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這一段八句，就引出了八位古人先賢，以他們的事蹟，來作為自己大義不屈、殺身成仁的精神支撐。何永波就此現象說：「作品中的名字往往都不只是簡單的代號，或是揭示人物的命運，或是表明作者的態度。」<sup>237</sup>因此，以人名意象入詩也就具有其獨特意義。

史學研究可謂是梁啟超最重要的學術根基，尤其側重於人物專史的研究和著述，因為歷史是人事所創造，以人為中心的作法，可以有幾樣好處，他說：「第一，可以拿著歷史主眼。歷史不外若干偉大人物集合而成。以人作標準，可以把把所有要點看得清清楚楚。第二，可以培養自己的人格。知道過去能創造歷史的人物，素養如何，可以隨他學去，使志氣日益提高。」<sup>238</sup>詩歌雖然不若文篇和史書可以長篇大論，但藉由較簡短尺幅，容納人物事蹟，依然能體現歷史發展軌跡，也讓作者或讀者從中學習、培養人格。關於這一方面，梁啟超詩歌作品表現得極為徹底，如〈黃帝歌四章〉其四云：

繩繩我祖名軒轅，血胤多豪俊。秦皇、漢武、唐太宗，寰宇威稜震。  
至今白人說黃禍，聞者顏為變。嗟我子孫發揚蹈厲乃祖之光榮。

這是首為學生教科用所填的歌詞。就在滿清遭列國侵略踐踏之際，任公在歌中，舉出中國歷史上幾位文治武功顯赫的帝王，曾經建立起光輝燦爛的文明，勉勵後世子孫更應繼承此優良傳統，進而發揚光大。又如〈壯別二十六首〉第十六首云：

文明發商界，歐米昔其鄉。  
徐福三千壯，田橫五百強。

<sup>237</sup> 何永波：〈從李齊賢詩中人名運用透視其在華創作的心路歷程〉，《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2卷，第3期（2009年6月），頁77。

<sup>238</sup>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見《梁啟超全集》，第八冊，頁4808。

自由成具體，以太感重洋。

努力宗邦事，蓬萊日月長。

徐福帶領三千童男童女遠赴海上，為秦始皇求仙；田橫不願向漢朝稱臣，率五百部眾逃往海外島嶼。詩中以此比喻滯留海外的愛國志士和留學生，為數雖不算眾多，但努力振興宗邦，是責無旁貸的。此外，梁啟超詩詞中，也有多首將外國人名寫入詩者，如：

君不見，蘇格拉·底·死兮，基督·釘·架，犧牲一身覺天下。以此發心度眾生，得大無畏兮自在游行。（〈舉國皆我敵〉）

此以蘇格拉底和耶穌基督為了追求真理、為了覺醒人民而犧牲，表達詩人同樣願發此心，為衝破舉國渾噩懵懂的舊習思想，干犯眾怒也在所不惜。詩中雜入翻譯而來的外國人名，但運用得流利暢達，絲毫不影響到高亢昂揚的詩歌行氣。

梁啟超在歌行〈秋風斷藤曲〉一首中，就嵌入了十八位人名；在〈南海先生倦游歐美，載渡日本，同居須磨浦之雙濤閣，述歸抒懷，敬呈一百韻〉五古中，也提及十三位歷史人物。可見，其喜愛使用人名入詩，並非偶然。經個人統計梁氏全部詩歌作品內容中（不包括詩題、詩序、注語及題識），所曾出現的古今中外人名，共有二百四十六位，如下：

### （一）神話、傳說人物

錢（彭祖）	愚叟（愚公）	喬（王子喬）	赤松子
西王母	媽祖	嫦娥	維摩
精衛	白帝	文殊大士	

### （二）歷代帝王

伏羲	神農	黃帝	項（顓頊）
----	----	----	-------



堯	姚 (舜)	禹	周宣 (周宣王)
秦皇	文皇 (漢文帝)	武皇 (漢武帝)	山陽公 (漢獻帝)
唐太宗			

### (三) 商朝人名

申 (申徒狄)	傅說	箕子	伯夷
---------	----	----	----

### (四) 周朝人名

太公 (姜子牙)	管 (管仲)	齊襄 (齊襄公)	敬仲 (陳完)
先軫	燭武 (燭之武)	公孫獲	聃 (老子)
晏子	季 (季札)	成連 伯牙	鮀 (祝鮀)
肸 (羊舌肸)	僑 (子產)	尼父 (孔子)	鋤鬻
葉公	壺子 (壺丘子)	顏氏 (顏淵)	原思 (原憲)
哀駘 (哀駘它)	子家	皇戌	老萊 (老萊子)
申子 (申包胥)	要離	輸 (公輸般)	豫讓
墨 (墨子)	屈原	楊 (楊朱)	談天翁 (鄒衍)
公孫子 (公孫龍)	毛遂	田橫	荊卿 (荊軻)
太子丹	韓非	馮 (馮驩)	虞公

### (五) 秦朝人名

徐福

### (六) 漢朝人名

子房 (張良)	蕭何	君平 (嚴遵)	陸賈
陳平	枚叔 (枚乘)	賈誼	叔孫 (叔孫通)
晁 (晁錯)	張騫	子卿 (蘇武)	曼倩 (東方朔)
灌夫	李廣	劉子敬 (劉向)	郭解
趙 (趙飛燕)	班 (班固)	定遠侯 (班超)	楊伯起
傅毅	王昌	梁鴻	趙邠卿 (趙岐)

鄭公（鄭玄）	膺（李膺）	滂（范滂）	博陸（霍光）
陳實	徐孺子（徐穉）	管寧	田疇
王粲	何將軍（何進）	丁令威	劉荊州（劉表）
文若（荀彧）	何郎（何晏）	瑜（周瑜）	諸葛（諸葛亮）
威公（楊儀）	程（程普）	伏波（路博德）	橫海（霍去病）
敬（劉敬）			

### （七）魏晉六朝人名

艾（鄧艾）	阮（阮籍）	仲容（阮咸）	劉伯倫（劉伶）
嵇（嵇康）	范文（范長生）	向（向秀）	周孝侯（周處）
潘安仁	郭（郭象）	陶侃	陸機
陸（陸雲）	祖逖	伯仁（周顛）	胡（胡芳）
謝（謝安）	法顯	支遁	虎頭（顧閭之）
四海（習鑿齒）	彌天（釋道安）	淵明（陶淵明）	謝（謝靈運）
鮑（鮑照）	謝朓	江家郎（江淹）	庾信
達摩			

### （八）唐朝人名

歐（歐陽詢）	慧能	子昂（陳子昂）	鄭虔
王	白（李白）	真卿（顏真卿）	少陵（杜甫）
龜年（李龜年）	大顛	贄（陸贄）	武元衡
裴度	退之（韓愈）	牛（牛僧孺）	李（李德裕）
牧（杜牧）	鄭五（鄭祭）	羅隱	朱三（朱溫）

### （九）宋朝人名

陳搏	范（范仲淹）	子固（曾鞏）	王（王安石）
呂（呂惠卿）	東坡（蘇軾）	由（蘇轍）	谷（黃庭堅）
賀老（賀鑄）	王郎	韓南澗（韓元吉）	放翁（陸游）

(十) 明朝人名

薛瑄                      梨洲 (黃宗羲)                      朝宗 (侯方域)

(十一) 清朝人名

定庵 (龔自珍)      文忠 (李鴻章)                      覃溪 (翁同龢)                      劉壯肅 (劉銘傳)

(十二) 近代人名

菽園 (邱菽園)      羅癭 (羅癭公)                      枚叔 (章太炎)                      義寧公子 (陳三立)  
天演嚴 (嚴復)      曾舫庵 (曾廣鈞)                      趙侯 (趙熙)                      韓夫子 (韓孔庵)  
譚鑫培                      滎陽鄭 (鄭秋蕃)                      湯夫子 (湯覺頓)                      禮吉 (陳千秋)  
著偉 (曹丁泰)      鐵樵 (吳鐵樵)                      幼博 (康廣仁)                      復生 (譚嗣同)  
暎谷 (林旭)                      林 (林圭)                      李 (李炳寰)                      紱丞 (唐才常)  
公度 (黃遵憲)      茫父 (姚茫父)                      二陳 (陳寶琛、陳衍)  
林 (林紓)                      因明 (蔣智由)                      陳 (陳懋鼎)                      林 (林志鈞)  
黃 (黃孝覺)                      黃 (黃哲維)                      梁 (梁眾異)                      陳郎 (陳師曾)  
阿松 (湯佩松)      阿莊 (梁思莊)                      阿咸 (林幼春)                      瞻兒 (周同軾)<sup>239</sup>  
任公 (梁啟超)

(十三) 外國人名

閣龍 (哥倫布)      華 (華盛頓)                      拿 (拿破崙)                      盧 (盧梭)  
孟 (孟德斯鳩)      瑪志尼                      康德                      孔德  
莎 (莎士比亞)      米 (米爾頓)                      麥塞郎 (麥哲倫)                      蘇格拉 (蘇格拉底)  
基督                      士蔑                      伋頓曲                      頗離<sup>240</sup>  
長政 (山田長政)                      僧月照                      南州翁 (西鄉隆盛)  
高山 (高山正之)                      蒲生 (蒲生秀實)                      象山 (佐久間象山)

<sup>239</sup> 周同軾為梁思順的長子、梁啟超的外孫，小名瞻兒。

<sup>240</sup> 梁啟超〈贈別鄭秋蕃，兼謝惠畫〉有句中夾註曰：「英人阿利華士蔑 Oliver Smith 近世最著名畫師也，希臘人頗離奴特 Polynotus 上古最著名畫師也。」

松陰（吉田松陰）

子遠（犬養木堂）

柴東海（柴四郎）

島津源藏

上列如此大量人名，有直接稱其姓名者，如丁令威、武元衡；有只稱姓氏者，如鮑、謝；有只稱名、號或字者，如菽園、定庵、公度；有稱封爵、諡號者，如定遠侯、文忠；又有以外號稱呼者，如談天翁、天演巖等。諸如以上，為了配合詩歌字數、音律限制，顯示出梁啟超對於人物名稱的使用不拘一格，有各種多變的形式。並且，我們可以發現，這些古今中外人物，幾乎全是各類型的正面典範和傑出代表，這也正符合任公推崇人物史「可以隨他學去，使志氣日益提高」的目的。

以人名入詩，既非梁氏的獨創，也非他所獨用，但能憑藉淵博的歷史學識，信手拈來適切和頻繁的運用，是其詩歌詞語的顯著特色，也是同時代其他詩家作品中少見的。

### 第三節 意象塑造

詩歌中鮮明的意象，是作者情感傳達，讀者獲得共鳴的一座溝通橋樑。因此，意象是詩歌藝術的一個最基本的特徵，也是詩學的重要範疇。

《周易·繫辭傳》曾提出「言不盡意」，故而必須「立象以盡意」的說法<sup>241</sup>，這是「意」與「象」概念的第一次出現。六朝劉勰則是首位將「意象」一詞，正式使用於文藝美學的探討。他在《文心雕龍·神思》曰：

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闢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sup>242</sup>

<sup>241</sup>（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正義：《周易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8月影印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頁157-158。

<sup>242</sup>（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註》（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年9月），頁493。

劉勰認為惟有經由獨特的藝術匠心與文思，才能運用意象以進行創作。其所指的意象，即為作家在創作構思時，透過種種感受，在內心孕育成的形象。意象更是駕馭文思、佈局謀篇的主要方法與先決條件，因此，意象的生成、組合，在創作過程中是至為重要和關鍵的。在中國傳統文藝審美史上，劉勰對「意象」的闡釋，無疑地，具有開創者與奠基者的地位。

繼劉勰之後，唐代的司空圖對「意象」概念所作的探討，也具有相當貢獻。其《詩品·縝密》曰：

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水流花開，清露未晞。  
要路愈遠，幽行為遲。語不欲犯，思不欲癡。猶春於綠，明月雪時。<sup>243</sup>

司空圖對「縝密」風格的論述，相當具體生動。詩人有感於外在的景象，心中自然而然地浮現出意象，而此意象如同天地造化間的水流花開、尚存朝露，非強致可得的。他所謂的意象，即主觀的「意」與客觀的「象」的互相融合構成，也強調出意象與詩人創作靈感是緊密依存。

歷代以來，針對詩歌理論中的「意象」概念提出見解者，可謂多矣。他們的諸多立論，確實建樹頗多，卻也或多或少地有所歧異，而不相統一。在前人的基礎上，當代學者也多對「意象」的義涵，各自整理出較為明確的詮釋，茲舉幾位具代表性的說法：

1 邱師燮友〈詩歌意象的表現〉：「所謂意象，是指意識中的記憶。換句話說，也就是人們將心裏的記憶和各種性質關聯的印象揉合在一起，所造成的反應。用在詩歌中，詩人憑心靈的活動，喚回以往的記憶，與內心的情意結合，造成暗示或象徵的效果，是為意象。」<sup>244</sup>

2 吳戰壘《中國詩學》：「意象是寄意的象，把情感化為可以感知的形象符號，

<sup>243</sup> (唐)司空圖(清)袁枚：《詩品集解 續詩品注》(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9月)，頁26。

<sup>244</sup> 邱師燮友：〈詩歌意象的表現〉，《幼獅文藝》第47卷第6期(1978年6月)，頁31。

為情感找到一個客觀對應物，使情成體，便於觀照玩味。從語義的角度說，意象是詩歌書寫情志最基本的意義單位，是詩歌語法中的『詞』。」<sup>245</sup>

3 黃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意象是作者的意識與外界的物象相交會，經過觀察、審思與美的釀造，成為有意境的景象。」<sup>246</sup>

4 袁行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詩人的審美經驗和人格情趣，即是意象中那個意的內容。因此可以說，意象是融入主觀情意的客觀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觀物象表現出來的主觀情意。」<sup>247</sup>

通過以上各家較為剖析詳盡且完整的表述，都讓我們對「意象」一詞的概念，得到更豐富、清晰的認識。總而言之，詩歌意象的生成，大體經歷了感興、構思、選煉語言這三個階段<sup>248</sup>。因此，意象不同於一般物象，它是包含了作者思想情感的。詩歌藝術既是以意象為基礎，詩人意象的選用，往往又可成為評斷一首詩歌高低、成敗的標準。

下列本節茲就梁啟超所選取的具代表性的物象種類，以探究其詩歌的意象表現，並可從中觀察到梁氏豐富而濃重的情感內蘊。

## 一、月的意象

月亮在中國文學作品裡頭出現頻率甚高，它尤其是詩人們最為喜歡歌詠的對象之一。「月」，為自然界景物，是一個客觀的物象，但經由轉化、融合情感，卻已成為詩人表達和傳遞內心情意不可或缺的載體。如李白詩集有關「月」的詩句，有三百多處<sup>249</sup>，數量極多，意義含攝極廣。又如白居易〈琵琶行〉一詩，五次寫到月，一再地藉由「秋月」這個意象，層層烘襯出其個

<sup>245</sup> 吳戰壘：《中國詩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11月），頁27。

<sup>246</sup> 黃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臺北：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5月），頁3。

<sup>247</sup> 袁行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5月），頁66。

<sup>248</sup> 胡雪岡：《意象範疇的流變》（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9年10月），頁104。

<sup>249</sup> 葉春芳：〈試論李白與蘇軾詩詞中月亮意象的相似點〉，《廣西教育學院學報》第84期（2006年第4期），頁128。

人的孤寂與落寞心情。

梁啟超的詩詞當中，月亮的意象共出現 121 次，也是相當可觀。以下就自幾個面向，列出其意象主題。

### （一）家國憂思與感憤

因戊戌政變遭到清政府通緝，流落海外十餘年。這期間，梁氏沒有片刻忘懷，時時關心國內情勢發展。但任公對祖國這樣地充滿熱愛，卻無由歸返、不得親近。因此，夜夜高懸於天際的月亮，雖然也是遙不可及，卻舉目可見。故「月」的意象，便自然地成為他寄託滿腔鬱思，抒發山河日趨沉淪的憂憤與無奈。這一部份是梁啟超寫月的詩中，抒發最多的一種主觀情懷。如以下這些詩句：

江山似舊時，風月慘無色。〈寄夏穗卿〉

濛濛印沙月死，瑟瑟搖風草黃。〈由大連夜乘汽車至奉天〉

只應舊時月，曾照漢宮儀。〈朝鮮哀詞五律二十四首〉其二十）

行宮花自發，故國月長圓。〈朝鮮哀詞五律二十四首〉其二十一）

夢斷潮空咽，神傷月悄然。〈朝鮮哀詞五律二十四首〉其二十四）

客心冷似秦時月，遙夜還臨麗正門。〈臺北故城毀矣，留其四門〉

噩茲驚起月墮海，鹿耳鯤身山自青。〈遊臺灣追懷劉壯肅公〉

漢月依微連海氣，蠻花悱惻吐冬榮。〈奉懷南海先生星加坡，兼敦請東渡〉

酒醒欲論天下計，海雲無際月蒼蒼。〈若海賦長句二章呈南海先生，先生依韻屬和，余亦繼聲〉其一）

鼓聲斷處月沉沉，浪淘故壘。〈西河〉

漢家明月，消瘦姮娥山河裡。〈西河〉

多事當時月，還臨景福門。〈臺灣雜詩〉其四）

一夢風吹海，無言月過庭。〈臺灣雜詩〉其十六）

秋笳吹落關山月，驛路青燈照紅雪。〈秋風斷藤曲〉

其中，以月色的美好，對比國家的動盪，這是比較含蓄的寄託手法。像「昨夜東風裡，忍回首、明月故國，淒涼到此」，化自李後主〈虞美人〉詞句，這裡明月與故國直接並置，月的皎潔、永恆常存，更反襯出故國的危在旦。又「只應舊時月，曾照漢宮儀」，古今同一個月，照出兩般截然不同的景況，昔時漢家文治武功的強盛，對比現下的任人欺凌，能無歎興嘆？此為該詩末聯二句，委婉地表達作者對滄桑歷史的無限反思。

在一些詩句當中，也用「月象」狀態，來象徵國家長期的危亂不安與衰弱不振。如「鼓聲斷處月沉沉」，是寫臺灣基隆之地，百年來歷經的戰事禍亂不斷；「噩茲驚起月墮海」，表述甲午之戰後，臺灣割讓予日本；「夢斷潮空咽，神傷月悄然」，宗屬國朝鮮，淪落日人之手，月色也為之悄然黯淡。通過以上這些「月」的意象，都集中表現了詩人對家國、歷史的沉刻感懷。

## （二）思鄉懷親的愁緒

中國人喜愛將月圓比喻為團圓，月缺則比喻分離。月的陰晴圓缺，投射了幾千年來人們之間的悲歡離合。雖為國事可拋頭顱，長年異地往來的遊子，卻也難免不時地撩起潛藏內心的情愁。「月」的意象，在此烘托出遠離家鄉親人的孤寂。如下：

瀛海團團月，相望幾百回。（〈歸舟見月〉）

舊夢久隨燈影燼，故鄉應是月明多。（〈元夕〉）

瘦葉得風秋瑟瑟，虛堂無月夜漫漫。（〈獨夜〉）

那堪淡黃月，弄照到更闌（〈秋夜〉）

覺來滿枕荒雞唱，黃月依微照影單。（〈累夜夢仲弟對酌故園湖樓中，歎歎國事，繼以涕淚，旋相將作少時愁嬉狀，哀樂無端，不知其何聯也。輒賦二章奉寄〉）

「瀛海團團月，相望幾百回」，詩人與海上明月夜夜對望，「月」是家鄉的象徵，它彷彿無時無刻呼喚著遊子的歸來；「故鄉應是月明多」，這是元宵佳節，



對千里之外家園親人的遙想；「淡黃月」、「黃月」，指的是秋天微帶燻黃的月色。秋天的蕭瑟，原本就易引發莫名的思愁，月影不僅映照了詩人的孤單身影，也似乎撥弄著思鄉情懷。

另外，夫妻間分隔異地的相思之苦，也透過「月」的意象傳達。如：

月上簾櫳院落虛，香羅帳掩舊流蘇。(《寄內四首》)

三年兩度客京華，纖手扶攜上月槎。(《寄內四首》)

風曉月殘，江潭負手向何處？(《齊天樂》)

夢中細語商量，醒來殘月橫窗。(《清平樂》)

知否雙文挑錦字？當時月照人無寐。(《蝶戀花二闋》其一)

屋梁正照無情月，庭樹猶棲不定禽。(《鷓鴣天》)

古人云：「月若無恨月常圓。」作者正以「月殘」、「殘月」象徵著少年夫妻分處兩地，不得常相聚首的愛情缺憾。在夫人李蕙仙去世後，作者道出的心情則是「屋梁正照無情月」，以月的無情，反襯出內心的淒楚，以及對亡妻綿延無止期的思念。

### (三) 寄託高遠理想與志節

除了以上充滿憂思、情愁的深沈情感，「月」的描寫，在任公的詩詞中也象徵著其對未來理想的追求，並寄託了個人美好人格。無疑地，這一部份又回歸到梁氏向來積極的熱切情懷。如：

欲上寥天攬日月，暫回奇氣入山川。(《次韻孺博寄懷曼宣英倫之作，即贈二君》其一)

瞻依唐日月，整頓漢山川。(《南海先生倦游歐美，載渡日本，同居須磨浦之雙濤閣，述歸抒懷，敬呈一百韻》)

漢月有情來絕域，楚歌何意到江潭？(《鐵血》)

萬壑魚龍風在下，一天雲錦月初生。(《澳亞歸舟雜興》其四)

廣庭春月白，芳草清露溥。(《辛亥清明後一日，同荷庵及林癡仙、獻

堂、幼春、陳槐庭夜宴於霧峰之菜園，女兒令嫺侍焉。以「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為韻，分得「難」字、「累」字（其一）

「欲上寥天攬日月」句，與李太白「舉手可近月，前行若無山」的奇想奇語有相似處。日月的光輝，人人尊仰，作者伸手欲攬之，是對理想的追求，也透露出顧盼飛揚的自信；「瞻依唐日月，整頓漢山川」，「唐日月」與「漢山川」的含意相同，都象徵中國固有的燦爛文明。作者表明欲重振、效法之，繼而鼓蕩民氣，期盼因此恢復民族自尊。一股捨我其誰的氣魄，自是迴盪盤旋其中。「一天雲錦月初生」、「廣庭春月白」句，不僅是作者描繪的物象，也分別以海上黑夜初昇之月、春日皎潔之月的意象，比喻為詩人自身不與世同，高潔完滿的個人節操。

## 二、龍的意象

「龍」雖是一種未經證實的虛構動物圖騰，但在中國傳統觀念裡，它卻具有無可取代的正面象徵，如剛猛威武、飛黃騰達、自強不息、長壽富貴等多種意義。因此，它的形象雖帶有神秘感，卻反而廣受人們喜愛。古代詩歌中，「龍」的出現也是甚早，如《楚辭》中就有「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sup>250</sup>、「乘龍兮鱗鱗，高駝兮沖天」<sup>251</sup>等。至唐宋以後，以「龍」的意象入詩，就成為普遍現象，且象徵意義也漸趨廣泛而複雜了。

除了用於人名之外，梁氏有關「龍」意象的詩句，共計有 55 處。主要使用於以下三種表徵義涵：

### （一）愛國志士的奮勇精神

龍具有勇猛、奮戰不懈的象徵意義，故以龍比喻那些為了家國，不畏挫折，甚至犧牲性命的志士們，自是妥切。如：

<sup>250</sup> （宋）朱熹：《楚辭集注》（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10月），頁34。

<sup>251</sup> 同前註，頁39。

- (1) 天龍同法會，春夏盛歌弦。(〈南海先生倦游歐美，載渡日本，同居須磨浦之雙濤閣，述歸抒懷，敬呈一百韻〉)
- (2) 擊手鯤身思變化，初陽龍氣暫潛藏。(〈三疊均贈若海行〉其一)
- (3) 蒼莽雞聲發省思，騰拿龍性未全馴。(〈次韻酬蛻庵見寄〉其二)
- (4) 虎皮蒙鬼域，龍血混玄黃。(〈壯別二十六首〉其二十五)
- (5) 雲蔽日不可掃，坐令螻蟻食應龍。(〈去國行〉)
- (6) 鐵血無靈龍苦戰，鈞天如夢帝沉酣。(〈鐵血〉)
- (7) 但有馬蹄懲往轍，應無龍血灑前塵。(〈題《東歐女豪傑》，代羽衣女士〉其二)
- (8) 掀髯正視群龍笑，誰信晨雞鷄喚回。(〈自題《新中國未來記》〉其一)

以上詩例所指攝的對象，又各有不同。如例(1)，「天龍」是指追隨康有為的門下的弟子。例(2)，「龍氣暫潛藏」是喻指好友潘若海。例(3)，「騰拿龍性未全馴」則泛指維新派同志。例(4)，「龍血混玄黃」是指戊戌政變中，遭殺害的譚嗣同等六人。例(5)，以「坐令螻蟻食應龍」，比喻日本幕府時期，遭受迫害的維新人物。例(6)，「鐵血無靈龍苦戰」則是指自立軍之役犧牲的同志。例(7)、(8)，分別指該二部小說中的主人翁與志士群雄。

## (二) 光緒皇帝的聖恩

龍本是遨遊天際、穿梭雲間的。它的威儀是如此仰望難及、高深莫測，因此又幾乎與傳統封建時期中的帝王、天子威權劃上等號。梁啟超的詩作，也曾多次以「龍」象徵清光緒帝，且看以下例子：

黨破群聳起沈睡，蟄龍起蟄萬靈從，神州十載風雲氣。(〈雷庵行〉)

霖雨蟄龍勞想望，瓊樓玉宇自高寒，忍向此中蟠。(〈憶江南〉其十五)

鼎湖龍去遂不返，篝火狐嗥無復寧。(〈祭麥孺博詩〉)

鼎湖雞犬不能仙，一慟龍鬚歲再遷。(〈庚戌歲暮感懷〉其二)

蛇影聞殊變，龍胡叵少延？(〈南海先生倦游歐美，載渡日本，同居須磨浦之雙濤閣，述歸抒懷，敬呈一百韻〉)

康、梁的維新主張，曾獲得光緒皇帝的大力支持而得以推展。變法失敗後，光緒為慈禧拘囚於瀛台，實際上已毫無施為之力。然而在維新份子的心中，仍期盼這位聖主明君，能有重掌朝政的一日。因此，以上詩例中「螫龍」所指，便是光緒。詩人希望他普施霖雨恩澤於人民，並帶領國家走向富強之路。然而，光緒皇帝後來於 1908 年駕崩，維新派最後一絲的寄託與幻想也破滅了，梁詩就多處以「鼎湖」、「鼎湖龍去」表示哀悼。（案：「鼎湖」的典故，出自《史記·封禪書》，原指黃帝升天之處，後以此表示對已逝君王的追念。）他痛惜光緒英年驟逝，而自己無法隨侍聖主之側，也痛恨朝中奸佞趁機當道，國家永無寧日矣！

### （三）個人的理想抱負

任龍騰虎躍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幾許？（〈志未酬〉）

伏龍作鱗而，吟嘯向何處？（〈須磨首塗遇兩口占〉）

似聞有伏龍，鱗甲寒相摩。茲水清且淺，騰上欲如何？（〈感秋雜詩〉其五）

海底蛟龍初睡起，欲噓未噓欲舞未舞深潛藏。其時彼士兀然坐，澄心攝慮游窅茫。（〈二十世紀太平洋歌〉）

任公雖為朝廷所不容而流離異地，卻從未氣餒。他時時增廣閱歷、累積實力，以期將來有所圖。所以，詩中用「伏龍」、「海底蛟龍」以自比，他並非永久墜地或遁逃，只是暫時潛藏，有朝一日必當騰空而起、大展身手，為國家做出一番貢獻。「龍」的意象特質，在此賦予了詩人身上一道鼓舞人心的力量。

## 三、鳥類的意象

在生物分類學上，鳥的科目種屬分類極細，種類繁多。因此，它們也是

詩人日常生活周遭常見的一種物象。梁啟超在詩歌裡頭，使用鳥類意象的詩句非常廣泛，並依其各種類不同的型態、習性，賦予獨特的象徵義涵，傳達自己的豐富情緒感受。在此選列詩中出現較多且寓含意義鮮明的幾種鳥禽，說明其意象個別表現。

### (一) 鴻、鵠、鵬

鴻和鵠，都是屬於鳥綱雁形目；鵬則為中國古書上記載的鳥類。牠們有一個共同特色，就是體型較一般鳥類龐大許多。因此，認為其能高飛、能遠揚，進而比喻為志向高遠廣大者，就如常言所說「鴻鵠之志」、「鵬程萬里」。梁氏詩中如：

四海少人多豺虎，高飛黃鵠欲安之？（〈次韻奉酬南海先生六章〉其五）

遶道昆侖最上頭，哀鳴鴻鵠欲何求？（〈若海賦長句二章呈南海先生，先生依韻屬和，余亦繼聲〉其二）

庶以烏鳥愛，暫輟鴻鵠翔。（〈張潤之先生六十雙壽詩〉）

耗矣戍戍抄瓜蔓，我戢鵬翼圖徙溟。（〈祭麥孺博詩〉）

中朝大官玩厝火，枋鵠豈喻鵬徙溟？（〈遊台灣追懷劉壯肅公〉）

「高飛黃鵠」、「哀鳴鴻鵠」、「鴻鵠翔」象徵維新黨人同志受挫於現實環境而難伸展抱負，但依舊懷有宏大志向與高遠目標。「鵬翼圖徙溟」及「鵬徙溟」，使用《莊子·逍遙遊》典故，分別表達自身流亡日本與昔日劉銘傳在臺的建設，都是如大鵬南徙，為求將來有所圖。

### (二) 雁

雁的外型雖與前述的鴻、鵠相似，但通常其象徵意義卻大不相同。雁是最為人所熟悉的一種季節性候鳥，有著春天北飛，秋季又固定南返的習性。故秋雁南回，就深喻著歸鄉之感，易於引起遊子羈旅傷感與思鄉之情。梁詩中這樣的意象使用如：

愁苗和淚綻，況客裡還逢，故鄉回雁。(《三姝媚》)  
故人書隨北雁來，端坐籬諷雜喟慶。(《贈徐佛蘇，即賀其迎歸》)  
海雲不礙雁傳書，可有夜床俊語寄翁無？(《虞美人》)  
只憐南雁太寥落，容易秋風又一年。(《次韻孺博寄懷曼宣英倫之作，  
即贈二君》其三)

「故鄉回雁」的意象，表述詩人長年羈留異地的怨嘆，愁和淚為此而生發；「書隨北雁來」、「雁傳書」，意指希望藉由回雁傳達音訊，而「南雁」更是書信的直接借代用法，都表達出對親友的思念。

### (三) 燕

燕子體型嬌小而可愛，古時有吉祥富貴的象徵。但其依時而春去秋來，不容暫留，因而見之，往往也令人心生離別愁緒。試看以下梁啟超詩句：

飛絮滿天涯，可是燕歸時候？(《如夢令》)  
休輕別，別易見時難。燕子不歸春寂寂。(《謝秋娘》)  
燕子舊人家，根觸年華。錦城春盡又飛花。(《浪淘沙》)  
瀚海飄流燕。乍歸來、依依誰認，舊家庭院。(《金縷曲》)  
有弟天教在遠方，伯勞飛燕苦參商。(《寄懷仲策弟美洲》其一)  
勞燕分寥廓，魚龍待簡書。(《壯別二十六首》其二十二)  
憂時合有維摩病，許國寧求燕雀知。(《將去澳洲留別陳壽》其二)  
蛇龍騰陸起，燕雀處堂安。(《朝鮮哀詞五律二十四首》其九)

意象詞「燕歸」、「燕子不歸」、「飄流燕」，皆為詩人漂泊無定，思鄉懷親的情感表徵；「伯勞飛燕」、「勞燕分寥廓」句，則是象徵與親友間分隔兩地而不得見的感慨。「許國寧求燕雀知」，意謂詩人以身許國的企圖與宏願，是常人無法理解的。其中「燕雀」，是因體型小，而被比喻為庸俗的志短之輩，以與「鴻

鵲」相對比；「燕雀處堂安」之中的「燕雀」，是指居於安逸而無警覺心，不知災難臨頭者。

#### （四）鶯

黃鶯羽色鮮豔亮麗，啼聲婉轉悅耳，文學作品中常用牠來寫春日美好的景象。任公詩中「鶯」的意象也多類此，如：

清明居然放晴暄，雛鶯雛燕屋梁喧。（〈清明後一日，天氣放晴，口占〉）

繁櫻壓城鶯亂飛，妬風剗地蠻雪霏。（〈游春雜感〉其二）

年華鶯老花飛後，世事圖窮匕見時。（〈寄懷何翹高外部藻翔〉）

鶯老花飛桂子山，天高月冷聞佩環。（〈桂園曲〉）

花自不言鶯自語，可憐心比秋蓮苦。（〈蝶戀花三闋〉其二）

「雛鶯」、「鶯亂飛」、「鶯自語」，其意象皆是春日動人風光；「鶯老花飛」則象徵暮春時節，有傷春之意，更引申為對青春年華消逝的感嘆。另外，也用自在快樂的鶯語，反襯出詩人「心比秋連苦」的愁悶。

#### （五）鶴

鶴停留地面時步履悠緩，氣宇昂揚；展翅時直入雲霄，千里遨翔。從古至今，文人雅士就是喜愛牠那高雅脫俗、不似凡品的形象。而任公的詩句如：

鵲拜故林魂寂寞，鶴歸華表氣蕭森。（〈東歸感懷〉）

時人頗驚遼鶴返，長路終羞宋鵲飛。（〈由奉天卻至大連道中作〉）

五鶴來何處？華亭似舊聞。背人忽長喚，知爾念離群。（〈須磨寺五詠·鶴〉）

拼死軍前化猿鶴，豈聞閭左有蝸蟻。（〈美國國慶，成詩二章〉其二）

子昂風骨雲中鶴，書乃意造徒拙速。（〈若海自稱其書已脫古公役屬，要我承為獨立國，作詩嘲之〉）

趙侯雲中鶴，軒軒抗高志。（〈庚戌秋冬間，因若海納交於趙堯生侍御，

以問詩古文辭，書訊往復，所以進之者良厚，顧羈海外，迄未識面，  
輒為長謠，以寄遐憶〉

《搜神後記》載有：「丁令威，本遼東人，學到於虛靈山，後化鶴歸遼，集成門華表柱。」<sup>252</sup>詩句「鶴歸華表氣蕭森」、「時人頗驚遼鶴返」、「五鶴來何處？華亭似舊聞」，都運用此一典故的意象，以示詩人歸返祖國的積極心願與渴望；「猿鶴」是指為國征戰而亡的將士；「雲中鶴」則是對師友軒昂道德志節的推崇。

#### 四、秋的形象

四季更替，秋天的到來，代表一年時序又過了一半。相較於朝氣勃發的春季與生長旺盛的夏季，當西風吹起，草木變黃，萬物蕭條，秋天賦予的不再是生機與美好，而是點綴上衰敗蕭索的氣息。多愁善感的文人驚覺此景，感觸益加深刻，發而為詩，不免感嘆愁思萬端。如宋玉〈九辯〉一章起首便云：「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sup>253</sup>通篇情與景交會，讓蕭瑟冷落的秋天景象與個人的落寞幽怨有了緊密聯繫。此一情感的抒發與表達，也可視為悲秋詩歌寫作的先例。

正因為「秋」所具有獨特的意識色彩，而得到歷來詩人的不覺吟詠。儘管每一位作家的經歷、處境各有不同，對「秋」的體驗與感覺也略有差異，但大體呈現出的氛圍，還是以孤寂惆悵的悲調為多數。

我們以梁啟超的〈感秋雜詩〉為例來看，他所描繪秋天的景物是「擎雨萬荷枯，戰風千葉亂」、「廣庭一葉下，萬方颯同悲」、「園中萬樹葉，葉葉作竅號」，而其感秋的總結心情則分別為「抱膝誦惜誓，看雲獨長嘆」、「誰信堯時鶴，一鳴清淚垂」、「感此撫長條，且昏增怛忉」，同樣是將蕭瑟物象與悽愴感觸相融合，譜出悲秋的情景。

<sup>252</sup> (晉)陶潛：《搜神後記》(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1月《叢書集成新編》)第181冊，頁698。

<sup>253</sup> (宋)朱熹：《楚辭集注》，頁119。



梁啟超直接將「秋」寫入詩歌，有 58 處。不僅次數高出春、夏、冬三個季節甚多，而且作品內蘊也較為豐厚。其意象主題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 （一）傷時

西風乍起，草木凋零的秋天景象，總是讓人有時光易逝、青春不再的感傷。梁啟超離國之時正當青年，豈料海外一待，十餘年忽忽已過。縱使堅毅如任公，亦不禁頓生感慨。表現於是詩句如：

好秋散擲將逾半，貞士羈窮不自今。（〈既雨〉）

窮秋已多悲，散擲況逾半。（〈感秋雜詩〉其一）

時序背人去，已秋空願夏。（〈調潘山人〉）

只憐南雁太寥落，容易秋風又一年。（〈次韻孺博寄懷曼宣英倫之作，即贈二君〉其三）

且莫秋風怨遲暮，夕陽正在海西頭。（〈次韻酬林癡仙見贈〉）

「散擲逾半」是詩人已近中年的深沈嘆息，而伴以「好秋」、「窮秋」季節氛圍，感觸益深。「時序背人去，已秋空願夏」，秋日已臨，時光轉眼流逝，似乎有著青春喚不回的傷悲與無奈。

### （二）懷人

卻思四五年前事，秋雨空山共一床。（〈寄懷仲策弟美洲〉其一）

聞鼓思飛將，看雲感臥龍。行行一膜拜，熱淚灑秋風。（〈壯別〉其七）

因想雁到時，微吟伴秋紅。（〈聯句寄懷蛻庵，次韓孟同宿聯句〉）

春心邈難托，秋色來方勇。（〈荷庵攜婦東渡將至，喜賦，次韓孟會合聯句韻，與若海聯句〉）

秋天又是想念的季節。親人不在身旁，友人分散各地，當秋日飛雁歸來，露氣襲人時，不免懷戀遠方親故。詩中「秋雨」、「秋風」、「秋紅」、「秋色」的

意象，倍添形單影隻的淒清孤寂氣息。

### (三) 送別

臨歧吉語聊相慰，無雨無風過此秋。(〈送長綬卿歸國〉其二)

多情明月如繭素，可惜秋空易煙霧。佳人躡月自宵征，不畏秋痕襲行履。(〈中秋前一夕送蕭立誠歸國〉)

任公曾言：「我生愛朋友。」<sup>254</sup>他的知交摯友眾多，來來去去之間，揮別相送的機會自然也不少。前一例的「無風無雨過此秋」，是相慰之語，也反襯臨別友人時激動起伏的不捨情緒。後一首，則以「秋空易煙霧」、「秋痕襲行履」的冷落秋夜，渲染蕭瑟的離別場景和雙方的無言惆悵。。

### (四) 憂國

秋天風雨飄搖，山野寂寂，草木折摧的荒涼景象，在文人細敏心思中，又常是預示著現實江山頹喪、國勢衰敗的歷史更迭代謝。而憂國情懷與秋日悲涼相結合，詠歎出無限淒楚，這又是梁啟超沈鬱詩風一個重要組構內容。如：

秋氣滿中原，眾醉方沉酣。志士在江海，鬱鬱多苦心。(〈留別梁任南漢擲路盧〉其一)

日出見鷗知島近，宵分聞雨感秋深。(〈其一〉)

青年心死秋梧悴，老國魂歸蜀道難。(〈自題《新中國未來記》〉其二)

江晚魚龍寂，霜飛草木秋。斜陽殘堞在，莫上大墩頭。(〈臺灣雜詩〉其六)

江山秋變衰，縱目覽眾死。(〈哭湯濟武〉其一)

戰鼓催心，征衫浣淚，乾坤無限秋聲。(〈楊州慢〉)

<sup>254</sup> 梁啟超《飲冰室詩話》，見《梁啟超全集》，第九冊，頁 5295。

秋人別有秋懷抱，將靈均遺佩，寫入冰紉。(〈高陽台〉)

詩人長年在外為國奔勞，但眼見滿清朝廷已是病人膏肓、頹勢難挽，其內心的的愴痛，是可想而之的。意象詞「秋深」、「秋梧悴」、「草木秋」、「秋變衰」等，正與衰弱國勢互為呼應。這些詠秋詩句，是作者苦悶情感的流露，也是對時代歷史的沈刻思索。

## 五、風雨的意象

風、雨也是生活環境當中頻繁接觸到的一種自然意象，古典詩歌中對風雨的描寫又比晴日景象高出許多。無論風雨中送別、懷人、感嘆時事，它常和詩人的情感有著更好的相互映襯和聯繫效果。因為，「風雨意象的特性突出表現在它們的背景功能，從個人情感背景的烘托，到社會背景的渲染及象徵，風雨無處不在發揮著它的獨特作用」<sup>255</sup>。

「風」和「雨」組成的複合意象，在梁啟超詩中，共計出現 24 次。除了〈須磨首塗遇雨口占〉一首云：「伏龍作鱗而，吟嘯向何處？百靈竚聲容，鼓之以風雨。」是以伏龍鼓蕩風雨的意象，標示自己無畏險阻，願獻身充當改革先鋒的積極昂揚鬥志。其餘「風雨」意象，還是集中以象徵著個人與家國的憂患情懷為主。

### (一) 現實環境的摧折

戊戌與庚子之役的接連失敗，「政聞社」又遭到解散，就連投注甚多心血的《清議報》也因報館一把無名火，被迫停刊。不但與革命派有長時間論戰角力，又常得不到維新派同志的體諒，而時有謗議之語。這一切，無疑都讓向來滿腔熱血的梁啟超有種莫名難言的挫折感。因此，他作品中風雨意象，是無情的人生考驗，也隱含身世、經歷的的無奈與喟嘆。如：

<sup>255</sup> 錢愛娟：〈論風雨意象的獨特精神內涵〉，《黑龍江史志》第 16 期（2008 年），頁 95。

是處湖山淹望眼，幾回風雨蕩回腸。（〈寄懷仲策弟美洲〉其一）

騏驎渡海能千里，風雨當年共一川。（〈次韻孺博寄懷曼宣英倫之作，即贈二君〉其三）

重陽雖報晴，胸中滿風雨。（〈感秋雜詩〉其六）

重陽風雨來正勇，秋聲夜午圍吾廬。感懷身世對古澤，擲筆搔首徒踟躕。（〈奉題南海先生所藏翁覃溪手寫〉）

慘綠相思樹，殷紅躑躅花。能消幾風雨，取次送年華。（〈臺灣雜詩〉其十七）

是夕風雨撼樓柱，擊大海水成怒濤。已經一月睡眠少，八方魂去請當招。（〈得擊一書報蛻庵嘔血，其夕大風雨，感喟不寐，披衣走筆，紀詩以訊〉）

寥落乾坤幾師友，縱橫風雨話行藏。（〈若海賦長句二章呈南海先生，先生依韻屬和，余亦繼聲〉其一）

仔細地觀察上述詩句如「風雨當年共一川」、「胸中滿風雨」、「縱橫風雨話行藏」等，其中的「風雨」意象，多非實指自然界風雨，而是象徵著現實環境對其個人的磨難及險阻。雖然飽經摧折，但詩人也並非一味的自怨自艾，其中彷彿又展現一絲闖蕩風雨的不屈豪情。另外，可以看見這些詩例為梁氏對師友的酬贈之作居多。風雨的意象，除了藉以表明自身立場所陷的困境之外，也多了一份同志間相濡以沫的互依情感。

## （二）國家時局的艱困

梁啟超曾言：「西人之議瓜分中國也，數十年於茲矣。中國有識者，知瓜分而自憂之也，十年於茲矣，……吾雖欲無言，又烏得無言哉？」<sup>256</sup>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清廷政府可說完全受制於列強手中。他們紛紛要求割地、賠款、通商等，鯨吞蠶食，步步進逼，中國遭受瓜分，危在旦夕。風雨，是個人所遇險境，也是國家所遭的困境。因此，梁氏對國家時運不濟與艱困的感嘆，

<sup>256</sup> 梁啟超：〈瓜分危言〉，見《梁啟超全集》，第一冊，頁288。

在以下風雨意象詩句中多所體現，如：

瀟瀟風雨滿天地，飄然一聲如轉蓬。(〈去國行〉)

山河枯淚眼，風雨悶靈旗。(〈朝鮮哀詞五律二十四首〉其十八)

司勛傷別，況天涯春盡，番番風雨。(〈念奴嬌(基隆留別)〉)

昨夜夢雲迷遠浦，推篷又是愁風雨。(〈蝶戀花(感春游台灣作)〉其三)

費淚山河和夢遠，凋年風雨挾愁來，不成拋卻又徘徊。(〈浣溪沙(台灣歸舟晚望)〉)

「風雨滿天地」、「風雨悶靈旗」、「番番風雨」等句，「風雨」象徵著中國身處遍地烽火、四面楚歌的危難環境，就如同在狂風驟雨下的摧殘，搖搖而欲墜！國事，是梁啟超一生的關心焦點，所以由「愁風雨」、「風雨挾愁來」二句來看，他的「愁」正是源自於對山河國勢衰頹的焦慮苦悶

#### 第四節 風格呈現

文學的風格，是指作家在於作品上所呈現出來的獨有特色。大致而言，風格與作家所處時代、生活環境或是個人性情息息相關，因此每一位作家的作品風格展現，皆有其個別性和識別性，不會也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即使是同一位作家，因為遭遇經歷與年歲的增長，其風格也會隨之改變的。關於這一點，古遠清在《詩歌修辭學》就引用《文心雕龍》明白說道：

大凡有成就的作家，風格是穩定的，但穩定不等於凝固不變；有主導的風格，同時又有多樣的風格。劉勰曾經這樣讚揚過屈原的多采多姿：「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瑰詭而慧巧；《招魂》、《大招》，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志，《漁父》寄獨往之才。」屈原的風格儘管如此

多樣，但就其主導風格來說，仍是精彩絕艷、悲壯瑰麗。<sup>257</sup>

有了這樣的認知，那麼依此來探究梁啟超的詩歌，就會發現它的風格雖以沉鬱深曲為主，卻也不乏豪放激昂或含蓄內斂，甚至婉約清新的作品。以下本節，就從以下幾項風格特點全面地論述之。

## 一、沈鬱悲涼

沈鬱風格詩歌，往往是積澱著詩人深厚凝重的情感，展示著幽思渺遠的懷抱。沈鬱與豪放兩種風格存在著明顯差異，可是卻又相關聯，因為它們「都是構築在同一情感基礎上不同風貌的呈現而已」<sup>258</sup>。若論風貌的區別，豪放是外放激昂，沈鬱則是內斂深沈。梁啟超的詩歌作品，在這兩者上都有相當表現，以沈鬱詩風而論，如以下這首〈鐵血〉：

鐵血無靈龍苦戰，鈞天如夢帝沉酣。  
故人新鬼北邙北，萬里一身南斗南。  
漢月有情來絕域，楚歌何意到江潭？  
憑高著望中原氣，昨夜西風已不堪。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唐才常、林圭等率自立軍勤王起義失敗，加上國內時局的變化，梁啟超更是憂慮不已。前四句是對犧牲同志的懷念與顛預朝廷的憤慨，後四句則道出詩人沈痛而無所施為的心情，蒼茫悲涼的情境不難讓人體會。又如〈獨夜〉一首云：

滔滔逝水何嘗往，歷歷星辰只獨看。  
瘦葉得風秋瑟瑟，虛堂無月夜漫漫。  
夢回雞塞飛魂苦，倚近危闌出手難。

<sup>257</sup> 古遠清、孫光萱：《詩歌修辭學》，頁378-379。

<sup>258</sup> 張堂錡：《黃遵憲及其詩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10月），頁206。

料得明朝視明鏡，鬢絲搖揚不勝寒。

詩人獨夜不寐而起身，眼見周遭環境盡是一片蕭索景象，不禁感嘆時光易逝，老大事業無成，進而引發家國憂思。從詩中描寫的「逝水」、「星辰」、「瘦葉」、「秋風」、「虛堂」、「月夜」等構成意象，詩人蕭瑟淒涼的內心，已是不言而喻的。末聯「料得明朝視明鏡，鬢絲搖揚不勝寒」，化用的是李白〈將進酒〉句，但深沈的感傷，卻頗近似杜甫詩歌中悲秋懷憂的沈鬱風格。

梁啟超遊臺詩集中的內容，向來是受到相當重視的。<sup>259</sup>這一批作品，不論懷古、寫景或酬贈詩友等，因臺灣特殊的歷史背景，詩人家國憂思自是滲入其中，而顯得格外地蒼涼深沈。如〈三月三日，遺老百餘輩設歡迎會於臺北故城之蒼芳樓，敬賦長句奉謝〉其一：

側身天地遠無歸，王粲生涯似落暉。  
花鳥向人成脈脈，海雲終古自飛飛。  
尊前相見難啼笑，華表歸來有是非。  
萬死一詢諸父老，豈緣漢節始沾衣？

三國時的王粲，才氣絕偉，卻不被劉表所用，投曹魏後，四十一歲即早逝。梁啟超此時以步入中年，感嘆自己長久心懷壯志，無可奈何地漂泊在海外。一心歸返祖國，踏上的是曾為故土，卻已經是滄海桑田的臺灣，所以有了「王粲生涯似落暉」的低吟。面對尊前滿座遺民父老，可是因為遊臺期間，受日本當局嚴密監控<sup>260</sup>，內心的理想與抱負，亦不得暢論，故發而為詩更見深沈。同組詩第四首又云：

劫灰經眼塵塵改，華髮侵顛日日新。

<sup>259</sup> 陳子展：「陳衍、汪國垣都稱他的遊臺之作，我也最愛他的〈臺灣竹枝詞〉。」（陳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12月），頁60。）

<sup>260</sup> 梁啟超在〈遊臺灣書牘·第三信〉曾云：「昨日乃集百餘輩大設歡迎會於臺北故城之蒼芳樓，吾席間演說之辭，真不知如何而可。屬耳在垣，笑顰皆罪耳！」（見《梁啟超全集》，第二冊，頁1224。）

破碎山河誰料得，艱難兄弟自相親。  
餘生飲淚嘗杯酒，對面長歌哭古人。  
留取他年搜野史，高樓風雨紀殘春。

依舊是對祖國多舛命運的感嘆，從詩中「破碎山河」、「艱難兄弟」，已足見詩人對臺灣落於人手的悲切情懷。絲毫不見宴會的歡愉氣息，取而代之的是眾人「飲淚嘗杯酒」和「長歌哭古人」的一片愁雲慘霧景象。所謂覆巢之下無完卵，國家積弱難振，文士亦無法置身其外。然而，可以看出詩人卻是多麼地無能為力。其無可名狀的感喟，讓詩歌充滿悲鬱蒼涼的氛圍。

又如〈辛亥清明後一日，同荷庵及林癡仙、獻堂、幼春、陳槐庭夜宴於霧峰之萊園，女兒令嫻侍焉。以「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為韻，分得「難」字、「累」字〉其二：

平居飛動意，閱世成止水。有如掛壁弔，屢張復旋弛。夷居久已陋，遠交得數子。逃虛聞足音，安得不歡喜。但念所托邦，艱脆苦棋累。昔痛雖不育，今憂室將毀。不見漢珠崖，吾土亦信美。艱難豈足道，一棄若敝屣。悠悠我之思，行邁正靡靡。俯仰對新亭，勞歌吾其已。

之後數日，梁啟超作客霧峰林家萊園，下榻園中五桂樓。雖面對滿園的春色美景，其憂心忡忡依然不得釋懷。詩中任公自謂浮沉多載，有如牆上掛弓，屢經張弛後，已失去原有堅韌意志而心如止水。來到臺灣之後，所歷所聞，盡是手足同胞受制於人的苦難困境。清廷棄臺如敝屣，日方高壓統治，視臺民如芻狗，皆是令人痛心，且不忍卒睹。「悠悠我之思，行邁正靡靡。俯仰對新亭，勞歌吾其已」等句，對國家氣運的憂慮，深沈而曲折，正蘊含了詩人無限的鬱鬱愁思。故此刻與林家眾詩友雖是難得的聚會雅宴，卻也不由得從中生發新亭對泣的悲嘆。

康有為曾經就任公〈朝鮮哀詞五律二十四首〉組詩，給予一個高度的總評語，其曰：



沈鬱雄蒼，合少陵〈諸將〉、〈洞房〉、〈秦州〉而冶之，義正辭嚴，上承〈小雅〉，豈愧詩史。其詳贍亦前無古人，詩至此觀止矣！<sup>261</sup>

以康氏批語整體來看，其中未必沒有過譽之詞。但只要試看〈朝鮮哀詞〉的前後兩首，即可瞭解以「沈鬱蒼雄」句評之，是準確地指出風格特色：

時運有代謝，人天無限悲。  
哀哀箕子祀，惻惻黍離詩。  
授楚天方醉，存邢事盡疑。  
蒼茫看浩劫，絕域淚空垂。（其一）

槁餓還憂國，奇愁欲問天。  
遷流觀物化，孤憤託詩篇。  
夢斷潮空咽，神傷月悄然。  
勞歌雜涕淚，今夕是何年？（其二十四）

在中、韓史料的記載上，朝鮮立國源自於周朝箕子，漢初更將朝鮮半島納入國家版圖中，直到明清時期，中國皆為朝鮮名義上之宗主國。甲午之役，清廷敗戰，日本便趁此計畫漸進地侵涉、掌控朝鮮各項主權。1897年（清光緒二十三年），朝鮮受煽動而正式宣告與中國脫離宗屬關係。至1910年，日韓合併，朝鮮繼臺灣之後，亦淪為日人殖民地。因此，梁啟超在詩中除了表達對侵略者的憤慨，也痛心清政府的腐敗無能。然而，詩人縱有滿腔孤憤，卻也無回天之力，只能寄託於紙縑，隱隱地訴說其無比沉刻的哀痛。

個人以為，任公在這〈朝鮮哀詞〉組詩當中，曲折沈鬱的意境經常集中於收筆處，也就是末聯表露出來。即看上列引述兩首的「蒼茫看浩劫，絕域淚空垂」、「勞歌雜涕淚，今夕是何年」之句，雜以淚水，盡是悲切與感嘆。

<sup>261</sup> 康有為：《康批梁任公詩手跡》（臺北：世界書局，1988年4月），頁8。

又如「山川不改舊，懷古倍淒惶」（其二）、「六州誰鑄錯？愁絕問蒼旻」（其五）、「精衛千年恨，沉沉更語誰」（其十八）等末聯，愁思與悵恨交雜，也讓沈鬱悲涼的氣氛悠悠盤旋不止。因此，康有為在組詩個別處又多加眉批，如「曲折痛切」、「莊嚴沉刻」、「蒼渾雄鬱」等<sup>262</sup>，這樣的評語，確為允論。

自以上所舉詩例來看，其內容多是關乎國家民族的危難處境；其情緒憂憤不已，卻能表現得悲鳴低迴、怒而不張。劉煥陽認為，歷來詩人作品沈鬱風格主要呈現在三方面：一、情感的內潛；二、與憂憤深痛相連；三、與國運民生相關<sup>263</sup>。依此檢視，梁啟超沈鬱悲涼的詩風，確實能得其箇中三昧。

## 二、豪放雄健

作為一種文學風格，豪放指的是氣魄雄偉的壯美表現。劉煥陽以為這類型的作家，通常都是「具有遠大的理想、宏偉的抱負，富有愛國主義的民族氣節和拯世濟民的人道主義精神。但他們的理想和抱負在現實中受到壓抑、挫傷和打擊，無法實現，他們在理想與現實的矛盾碰撞與衝擊中，形成雄勁曠放的個性」<sup>264</sup>。此為成就豪放風格的詩人們個人內在因素，而梁啟超的際遇正與此完全不謀而合。

因為政治理想的無法實現，詩歌即成為梁啟超澎湃救國熱情的宣洩管道之一，尤其是在早期的作品中展現無遺。試看戊戌維新失敗，危急逃亡途中所作的〈去國行〉前後段落云：

嗚呼，濟艱乏才兮，儒冠容容，佞頭不斬兮，俠劍無功，君恩友仇兩未報，死於賊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淚出國門，掉頭不顧吾其東！……  
吁嗟乎！古人往矣不可見，山高水深聞古蹤，瀟瀟風雨滿天地，飄然一聲如轉蓬。披髮長嘯覽太空，前路蓬山一萬重，掉頭不顧吾其東。

<sup>262</sup> 康有為：《康批梁任公詩手跡》，頁 1-8。

<sup>263</sup> 劉煥陽：《中國古代詩歌藝術研究》，頁 314-320。

<sup>264</sup> 劉煥陽：《中國古代詩歌藝術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8 年 12 月），頁 342。

雖是被迫逃離國門，詩人卻沒有喪家犬的狼狽窘狀和低落情緒。心中懸記著的是光緒帝的知遇之恩與六君子的不幸犧牲，無法忘懷的是朝中奸佞未除，可知任公是為報恩仇而一路支撐下來的。前後呼應的兩句「掉頭不顧吾其東」，似乎讓我們看見一位意志堅定的愛國義士，正準備面對前路重重險阻和挑戰。激昂情緒充塞全篇，輔以剛健的筆調，雄豪英氣極具震懾力。李尚聃《星廬筆記》評曰：「〈去國行〉一篇，七古長歌，甚有健氣，海內多傳誦之。」

265

又如〈壯別二十六首〉兩首：

丈夫有壯別，不作兒女顏。  
風塵孤劍在，湖海一身單。  
天下正多事，年華殊未闌。  
高樓一揮手，來去我何難。（其一）

詩思惟憂國，鄉心不到家。  
山河水漂絮，身世浪淘沙。  
浩蕩天風遠，駭馳白日斜。  
驚心自鞭影，何處不天涯。（其二十六）

〈壯別〉組詩是 1899 年由日赴美時所作，詩人自序云：「首塗前五日，柏原東畝餞之於箱根之環翠樓。酒次出縑紙所書，為書『壯哉此別』四字，且係以小詩一首，即此篇第一章是也。舟中十日，了無一事，忽發異興，纍纍成數十章，因最錄其同體者，題曰〈壯別〉，得若干首。」前一首「丈夫有壯別，不作兒女顏」二句，便緊扣其題，起筆盡顯男兒漢不羈的勃發之氣。頷頸兩聯寫出風塵四海雖獨自一身，詩人猛志不曾澆熄，還願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末兩句又回應了首聯，大丈夫灑脫豪放的情懷溢於筆端。

第二首的前兩聯雖對自己坎坷經歷與消沈山河略有憂憤感慨，後兩聯則

<sup>265</sup> 見錢仲聯：《清詩紀事》（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年 4 月），冊肆，頁 3364。

立刻回復抖擻精神，自我鞭策惕勵。「浩蕩天風遠」四句，化用自龔自珍的名篇〈己亥雜詩〉第五首，原詩句是：「浩蕩離愁白日斜，銀鞭東指即天涯。」<sup>266</sup>龔自珍辭官回到故里，卻依舊心繫著朝廷，企盼重返的一天，詩意雄渾雅健。而梁啟超改寫成的詩句，麗緻雖嫌不如，但「驚心自鞭影，何處不天涯」句，傳達的是身處江湖之遠，卻無處不能報國的執著信念，豪邁爽朗的風格更勝於龔詩。

又如長達一百七十四句，一千三百餘言的〈二十世紀太平洋歌〉長篇歌行一首，其中段落云：

太平洋！太平洋！大風泱泱，大潮滂滂。張肺歛地地出沒，噴沫沖天天低昂。氣吞歐墨者八九，況乃區區列國誰界疆。異哉似此大物隱匿萬千載，禹經亥步無能詳。毋乃吾曹軀殼太小君太大，棄我不屑齊較量。君兮今落我族手，游刃當盡君所長。吁嗟乎！今日民族帝國主義正跋扈，俎肉者弱食者強。英獅俄鷲東西帝，兩虎不鬥群獸殃。後起人種日耳曼，國有餘口無餘糧。欲求尾閭今未得，拼使大索殊皇皇。亦有門羅主義北美合眾國，潛龍起蟄神采揚。……

司空圖《二十四詩品》於「豪放」一類云：「天風浪浪，海山蒼蒼。真力彌滿，萬象在旁。」<sup>267</sup>明顯地，其於此闡釋的是一種氣象廣闊、浩瀚恢宏的美感。當梁啟超船行於茫茫太平洋海上，時值 1899 年 12 月下旬，距新舊兩世紀的交替僅只幾日，作者百感叢集，乃發之為歌，以澆塊壘。這段的起頭「太平洋！太平洋！大風泱泱，大潮滂滂。張肺歛地地出沒，噴沫衝天天低昂」，即是大手筆。將吞吐五大洲，遼闊浩渺的太平洋寫得極為不凡。「毋乃吾曹軀殼太小君太大」以下四句，猶如世界之大，盡在我掌握之中，全是詩人開闊襟懷和氣度的展現。接著歷數西方先進文明國家興起的情形，藉以鼓勵吾國同胞當思奮起而效尤，不落於人後，始可求得立足於競爭激烈的當代世紀。僅

<sup>266</sup> (清)龔自珍：《龔自珍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9月)，頁509。

<sup>267</sup> (唐)司空圖(清)袁枚：《詩品集解續詩品注》(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9月)，頁22。

此一段，即可窺得〈二十世紀太平洋歌〉所呈現出的奔放豪情和巍巍大度。它的整體內容，是前人詩歌所不曾觸及的；其磅礴氣勢，於近代詩歌中更是少見的。

豪壯風格不僅只在長篇古體容易展現，簡鍊的近體詩，在梁啟超的筆下依然是可以寫得神采飛揚、聲色俱響。如以下這首〈太平洋遇雨〉：

一雨縱橫互二洲，浪淘天地入東流。

卻餘人物淘難盡，又挾風雷作遠游。

借景抒情，是梁氏詩歌慣有的表現手法，此即一例。一般人視為畏途的海上狂風急雨，不但鼓蕩了這位不為浪淘盡的跨世紀人物，更希望能挾此風雷之勢一逞壯志，這是何等異於常人的氣魄！因為，「這種寫實中包含的雄奇壯闊的新意象，是沒有這種經經歷、閉居國內的詩人無法獲得和很難想像的」。<sup>268</sup>此詩與前述〈二十世紀太平洋〉約作於同時，一長篇，一絕句，同樣是表現出凌厲氣象。不同的是，前者熱情激盪，後者趨於雄渾醇厚。

除了遼闊宏偉的氣勢，梁啟超的豪壯詩風又建立在宣揚尚武精神與恢復民族尊嚴的題材詩作上。其十分推崇黃遵憲近乎語體的〈出軍歌〉、〈軍中歌〉和〈旋軍歌〉，認為「其精神之雄壯活潑渾沉深遠不必論，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sup>269</sup>。因而，任公也學習仿效，創作了〈愛國歌〉、〈黃帝歌〉、〈結業式〉、〈從軍樂〉等合於樂譜的新體歌詞，藉由曉暢卻雄壯的內容，鼓舞青少年們。且看〈愛國歌〉第一章：

泱泱哉，我中華。最大洲中最大國，廿二行省為一家。產物腴沃甲大地，天府雄國言非夸。君不見英日區區三島尚崛起，況乃堂爾我中華。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世紀新世界，雄飛宇內疇與倫。可愛哉，我國民。可愛哉，我國民。

<sup>268</sup> 夏曉虹：《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頁94。

<sup>269</sup> 梁啟超：《飲冰室詩話》，見《梁啟超全集》，第九冊，頁5321。

其熱情頌揚中華的地大物博，比起英、日帝國，實更有先天條件來發揚光大。健揚的氣勢，充滿了民族自豪感和作者的熱情，讀之更不由得受其鼓動。故楊香池《偷閑廬詩話》曰：「梁任公輩，欲借詩歌鼓吹民氣，尊崇尚武，好為雄壯之詞。」<sup>270</sup>又如〈從軍樂〉前三章：

從軍樂，告國民：世界上，國并立，競生存，獻身護國誰無份？好男兒，莫退讓，發願作軍人。

從軍樂，初進營。排樂隊，唱萬歲，送我行，爹娘慷慨申嚴命。弧矢懸，四方志，今日慰平生。

從軍樂，樂且和。在營裡，如一家，鬢廝磨，同生共死你和我。有前途，無後退，行得也哥哥。

梁氏〈讀陸放翁集〉其一有句云：「集中什九從軍樂，亙古男兒一放翁。」並注：「中國詩家無不言從軍苦者，惟放翁則慕為國殤至老不衰。」〈從軍樂〉之題，蓋由此而來。歌詞內容提倡男兒立志四方，鼓勵從軍報國，白話如語，常人皆懂，卻仍不失其豪邁風格。

另在古近體詩之外，梁啟超的詞也有幾首英氣勃發、豪放勁健之作，相當有可觀之處。如〈滿江紅（贈魏二）〉一闕云：

如此江山，送多少、英雄去了。又爾我躡塵獨漉，睨天長嘯。炯炯一空餘子目，便便不合時宜肚。向人間、一笑醉相逢，兩年少。使不盡，灌夫酒。屠不了，要離狗。有酒邊獨哭，花前狂笑。劍外惟餘肝膽在，鏡中應詫頭顱好。問匏黃、閣外一畦蔬，能同否？

此是 1894 年贈別友人的詞作，詩人酒間笑談，潔身自愛不與濁世同流，肝膽雄心俱在而有志難伸。粗獷的文句，承載著豪邁不已的氣魄，已是令人耳目

<sup>270</sup> 見錢仲聯：《清詩紀事》，冊肆，頁 3364。

一新。接著，作於同時期的〈水調歌頭〉更是突出，詞云：

拍碎雙玉斗，慷慨一何多。滿腔都是血淚，無處著悲歌。三百年來王氣，滿目山河依舊。人事竟如何？百戶尚牛酒，四塞已干戈。    千金劍，萬言策，兩蹉跎。醉中呵壁自語，醒後一滂陀。不恨年華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強半為銷磨。願替眾生病，稽首禮維摩。

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年僅二十二歲的梁啟超，憂憤時局，無奈人微言輕，只能悲慨低吟。詞中有少年志士的激憤，也有對朝廷的批評，最後兩句「願替眾生病，稽首禮維摩」，表達了願奉獻一己，以拯濟國家人民於危難。全詞慷慨的豪情，「如見中夜起舞之影，如聞中流擊楫之聲」<sup>271</sup>。連燕堂甚至讚譽說：「這首詞，無論從思想內容還是從藝術表現看，都是近代詞作中的上品，讀起來很覺有些辛棄疾的味道。」<sup>272</sup>

胡鈍俞說：「其詩受黃遵憲影響，以新語言表現新意境，雄偉流暢，亦富愛國熱情。」<sup>273</sup>此論倒也沒錯。然而，「豪放」作為一種詩歌藝術風格，其大抵「是出乎自然的氣質，而非人為強力以致」<sup>274</sup>。自以上引述的作品來看，梁啟超豪壯風格的詩詞多數作於三十歲以前，特殊的人生經歷，以及正當意氣飛揚的青年志士情懷，轉化而展現在詩歌創作上的豪放氣韻，毋寧說其多數是自出胸臆的。

### 三、含蓄委曲

含蓄是指詩人將所要表現的情意寄於言外，說的雖少，但表達的卻是遠遠超過字面本身的意義。司空圖《詩品》含蓄品格云：

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語不涉己，若不堪憂。是有真宰，與之沉浮。

<sup>271</sup> 黃坤選注：《梁啟超詩文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6月），頁191。

<sup>272</sup> 連燕堂：《梁啟超與晚清文學革命》（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年5月），頁192。

<sup>273</sup> 胡鈍俞：〈梁啟超詩〉，《中國詩季刊》第三卷，第二期（1972年6月），頁1。

<sup>274</sup> 張少康：《司空圖及其詩論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11月），頁109。

如淥滿酒，花時返秋。悠悠空塵，忽忽海漚，淺深聚散，萬取一收。

275

「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內中情感隱而不顯，一字不露，卻可以有無垠的想像空間，能「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即收到以少馭多的功效，進而使作品能風流神韻俱足。這是含蓄風格的強大藝術魅力，也是詩人們永遠追逐的理想境界。

梁啟超在〈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曾經言及：「向來寫情感的，多半是以含蓄蘊藉為原則，像那彈琴的弦外之音，像吃橄欖那點回甘味兒，是我們中國文學家所最樂道。」<sup>276</sup>又說：「含蓄的表情法，這種表情法，向來批評家認為文學正宗；或者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特性的最真表現。這種表情法，和前兩種（指奔迸、回蕩表情法）不同：前兩者是熱的，這種是溫的；前兩種是有光芒的火焰，這種是拿灰蓋著的爐炭。」<sup>277</sup>可知，梁氏也認為這種意在言外、含而不露的藝術手法所表現出的自然美感，是值得受重視的，且承認它是文學家們「最樂道」、「最真表現」。至於其本人詩歌創作中，也有不少呈現出此一風格特色者，試看〈庚戌歲暮感懷〉其二：

鼎湖雞犬不能仙，一慟龍髯歲再遷。  
禹域大同勞昨夢，堯台深恨闕重泉。  
杯弓蛇影今何世，馬角烏頭不計年。  
忍望海西長白路，崇陵草勁雪漫天。

這是宣統二年（1911年）歲末感懷之作，久經流亡，理想中的救國事業停滯不前，又質疑謗議之聲四起，讓詩人頗感前路坎坷、力不從心，並也自覺愧對大力支持維新變法的光緒皇帝。前四句回憶到，當年光緒在變法失敗遭慈禧拘囚於瀛臺，而後含恨崩逝，自己卻無法盡忠其側，也不得追隨其後的遺憾。後四句則寫詩人的現時困頓處境，以及對故主的無限思戀之情。「全詩言情之語，唯『恨』、『慟』兩字，而其他詩句雖不用情語，而無一字不迴蕩著

<sup>275</sup>（唐）司空圖（清）袁枚：《詩品集解 續詩品注》，頁 21。

<sup>276</sup>梁啟超：〈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見《梁啟超全集》，第七冊，頁 3922。

<sup>277</sup>同前註，頁 3939-3940。



濃郁的情感」。<sup>278</sup>尤其是在末聯「忍望海西長白路，崇陵草勁雪漫天」，回望中原，遙想光緒寢墓崇陵此刻應是遍地勁草和連天飛雪。經由此蕭瑟沉重意象的烘托下，詩人字面上雖不言己悲，然而悲淒卻已是無盡地蔓延擴散開來。

又如〈辛亥二月二十四日，偕荷庵及女兒令嫻乘笠戶丸遊台灣，二十八日抵雞籠山，舟中雜興〉其七云：

漢家故是負珠崖，覆水東流豈復西。

我遇龜年無可訴，聽談天寶只傷淒。

杜甫作有〈江南逢李龜年〉一詩：「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sup>279</sup>李龜年是唐朝開元時期著名樂工，杜甫青少年時，曾於洛陽多次聽他歌唱。大曆五年，杜甫來到潭州又偶遇李龜年，世事滄桑無定，詩人撫今追昔，感慨良深。梁啟超詩中後二句，即靈活地借用其典，設想抵臺之後，面對曾經血脈相連的同胞遺老，大概只能如杜、李二人，傷感地共話祖國故土的歷歷往事。作者雖沒有流露太多的情緒，而言近旨遠，曲折婉轉地表達滿清政府輕易割讓臺灣予日本，是多麼令人民痛心且無可彌補的錯誤決定。縱使只是簡短的二十八個字，配合適切的典故運用，蘊藉委曲的表達了個人憂思惆悵，不但增廣詩句內容量，隱含未露的情意也激發了讀者更多的想像。

又如作於 1911 年，充滿矛盾情感的〈感秋雜詩〉，其二曰：

八月十八潮，壯觀天下無。積此千載憤，一發警萬夫。豈無錢王弩，

欲射未忍殊。哀彼鴟夷魂，睚眦存古愚。報楚志易得，存吳計恐粗。

即此滌洪濁，為功良不誣。習坎幸知止，庶毋魚鼈俱。

辛亥革命爆發之後，全國各地隨即有順勢揭竿而起者，孫中山領導的革命軍得到普遍的支持和響應。而梁啟超本人在亡日初期，其政治理念也曾有一

<sup>278</sup> 馬亞中：《中國近代詩歌史》，頁 501。

<sup>279</sup> (唐)杜甫：《杜甫全集》，頁 266。

段時間是由保皇轉而傾向革命的。如張朋園所說：「壬寅（三十歲）以前的任公，與其說他是維新派，不如說他是革命派，更為接近事實，更為合理。……任公與中山先生，確曾一度攜手，共有所圖。」<sup>280</sup>後來又受其師康有為的影響，才與革命派分道揚鑣。因而，梁啟超對此情勢發展，實在感到憂喜參半，故詩中表露得也十分含蓄隱晦。但只要多加體察，作者的心跡似可理解，如「八月十八潮，壯觀天下無」句，引用東坡詩句，字面上雖寫錢塘潮，實則是對辛亥起義浪潮的肯定<sup>281</sup>。詩末「習坎幸知止，庶毋魚鼈俱」，也給革命隊伍殷切忠告，反清行動應聯繫周詳，且當有所節制，慎勿使得雙方玉石俱焚，以致國家百姓蒙受更大的災禍。在這首詩歌中，梁氏對革命推翻滿清的態度，刻意寫得含蓄委婉，就在顯和隱之間，一如他個人特殊而複雜的政治立場。所以，康有為評這組詩曰：「詩固貴含蓄，然如此大事，准可明賦。或語涉嘉許，不欲明寫。」<sup>282</sup>康氏之言，可說是一語中的。

詠物詩通常寄託著作者的弦外之音，同樣是用婉轉含蓄的手法，傳達著字句上隱藏的真意。如以下二首：

文龜亦累百，草際日槃跚。  
解作千年計，應言此地寒。  
竹蔭初受露，瓦影不揚瀾。  
孰與剝腸去，毋為曳尾嘆。（〈須磨寺五詠·龜〉）

間架連芳樹，蜂房牖戶分。  
預知花有幾，所愧爾能群。  
有用終遭割，懷芳空自勤。  
應輸傅粉蝶，長日惹羅裙。（〈須磨寺五詠·蜜蜂〉）

傳統文士受到莊子影響，如龜一般曳尾泥中，總是有著消極遠世的態度。任

<sup>280</sup> 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6月），頁119。

<sup>281</sup> 梁啟超自注：「用蘇句，武漢首難正八月十八夕也。」

<sup>282</sup> 康有為：《康批梁任公詩手跡》，頁77。

公卻以為「孰與剝腸去，毋為曳尾嘆」，表明與其為避禍而流落他鄉、苟且安生，不如犧牲一己，也要圖個轟轟烈烈。後一首，以蜜蜂喻海外維新志士的為國辛勤。然而「有用終遭割。懷芳空自勤」，眾人的汲汲營營，換得的是遭到國家朝廷的見棄，奔波勞苦卻不為所用，詩人表達得極為婉轉，卻憂怨叢集。以上兩首是典型的詠物詩，表面上是詠龜與蜜蜂，但作者另含的言外之意，無非是抒發不順遂的際遇與寄託自身崇高的理想。。

含蓄既是注重潛藏內涵的一種表現手法，它並不和盤托出，尚留有餘意以供人咀嚼玩味。如紀事詩〈斗六吏〉一首云：

警吏鎮斗六，數百如合圍。借問此何者？買地勞有司。赫赫糖會社，云是富國基。種蔗當得由，官價有程期。小人數畝田，死父之所遺。世守亦百稔，饘粥恒於斯。願弘一面仁，貸此八口飢。欲語吏先嗔，安取閑言辭。府令即天語，豈天乃可違。眾雜各有命，何不食肉糜。出券督畫諾，肘後吏執持。拇印朱欄燬，甘結某何誰。昔買百緡強，今賣不半之。便願不取值，方命還見笞。一日買十甲，一月千甲奇。入冬北風起，餓殍闐路歧。會社大煙突，驕作竹筒吹。

梁啟超通過其本身在臺見聞，寫出日本統治階層積極的在各地開辦製糖會社，以便從從牟取龐大經濟利益。因此，警吏或強迫農民必須改種植甘蔗，或用強制手段低價收購人民世代賴以維生的土地，若遇有違抗不從者，便妄加刑罰。梁啟超在這詩中，收拾起其慣有的熱切情緒，純粹用客觀的角度去描繪，並沒有任何一字是主觀的針砭和評論。然而，所謂「語不涉己，若不堪憂」，故僅只是就「入冬北風起，餓殍填路歧」句來看，生活在殖民統治下的臺灣人民，其水深火熱的痛苦，便可想而知。再加上「赫赫糖會社，云是富國基」、「府令即天語，豈天乃可違」、「會社大煙突，驕作竹筒吹」等數語的隱隱反諷，讓人讀來更是對日人高壓蠻橫的手段而咬牙切齒。因此，詩人雖表述得客觀與含蓄，但言外之意已經昭然若揭。

自前例可看出，為使詩意含蓄婉轉而不直露，又經常與諷刺手法相結合，其隱含了作者深意，且效果耐人尋味。又如以下〈朝鮮哀詞〉兩首：

奇福無端至，天貽受命符。  
夜郎能自大，帝號若為娛。  
誓廟絲綸誥，交鄰玉帛圖。  
千秋萬歲壽，朝鮮正驩虞。(其七)

干戈漸蘇息，尊俎轉頻繁。  
得主通東道，勞師管北門。  
指困鄰誼重，守府主權尊。  
微管吾安託，深深再造恩。(其十三)

1897年，朝鮮受日本慫恿下，改國號為「大韓帝國」，宣布成為一獨立國家。當時韓國朝廷特地築壇祭天，誓廟作大誥，舉國大張旗鼓地歡慶。前一首詩人即寫到，這一切直如夜郎自大、以帝號為娛的兒戲。韓人以為天降奇福，殊不知已掉入日本長久規劃所佈下的陷阱當中。當韓國朝野上下同聲歡愉慶賀國家新生之際，其實也離亡國之日不遠了。任公詩中沒有大力痛責和透露感傷，只於末聯寫了「千秋萬歲壽，朝野正驩虞」，在一片承平歡樂景象中，作者諷刺的意味明顯。

後一首主要是描寫1905年，日方率兵進入韓國皇宮，脅迫韓皇簽下「乙巳保護條約」。依條約內容，日本在漢城設置「統監府」，由伊藤博文出任駐韓統監。日方美其名是協助韓國改良政體，實際上是為確保能控制並獨攬韓國內政、外交等國家權利事務。韓人只求一時安逸，日方無所不用其極的侵略手段與虛偽面目，這些過程，作者在詩中看似冷靜客觀地敘述，卻句句都是予以冷峻譏諷的反諷，尤其是於尾聯的「微管吾安託，深深再造恩」句，似褒實貶的筆法，言外之意而留有餘韻，值得省思。

含蓄是一種詩文藝術表現的風格，在可言與不可言之間，呈現出「言有盡而意無窮」的美感。宋代包恢〈書徐致遠無絃稿後〉就說：「詩有表裏淺深，人直見其表而淺者，孰為能見其裏而深者哉。……若其意味風韻，含蓄蘊藉，

隱然潛寓於裏，而其表淡然若無外飾者，深也。」<sup>283</sup>此正說明蘊藏寓意在內，婉曲幽遠的意境，比起直淺的敘述，更具一番值得玩味的風韻。以上所舉詩例可見，中年之後，隨著政治理想屢屢受挫，再加上個人對傳統詩歌的重新體認與學習，梁啟超後期詩歌轉而以多含蓄蘊藉的風格為主，內容表達則愈見婉轉曲折，漸漸消滅了豪放雄直的銳氣，然而卻未改一貫初衷，流瀉的感時憂國情懷是一致的。

#### 四、婉約清新

詩詞中的婉約風格，其特色是「格調婉柔。筆墨纖細，氣勢舒緩，如小橋流水，燕語鶯歌，顯示出一種柔性美」<sup>284</sup>。它不再是強調挾帶風雷氣勢的奔流浩蕩，而側重的是輕婉細緻、低迴纏綿的情感抒發，大抵上是與豪放剛健詩風相對的。然前面已提及，歷代優秀的詩人，並不囿於單一的風格，而能展現出多面向的。如一般認為開創豪放詞派的蘇東坡，固然稱道其「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sup>285</sup>的豪邁壯志，卻也不乏「撲蝶西園隨伴走，花落花開，漸解相思瘦。破鏡重來人在否？章臺折盡青青柳」<sup>286</sup>這般綺麗婉約之詞句。相同的，梁啟超的詩歌雖然大多數充滿家國憂憤，其表現或汪洋恣意，或深沈蘊藉。不過，在一部份寫給親人、摯友，以及個人抒情的作品當中，悱惻動人的深情，細膩清新的詞句，直讓人看到任公多情易感的內在一面。其中，又以對夫人李氏的感情，刻畫得最為深摯。且看以下這一闕〈蘭陵王〉：

暝煙直，織就一天愁色。闌干外，無限庭蕪，付與斜陽盡狼籍。良期渺難得，遮莫、年華虛擲。迢迢夜、夢去愁來，還似年時倦遊客。

<sup>283</sup> (宋)包恢：《敝帚稿略》，(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7月《叢書集成續編》)第130冊，頁755。

<sup>284</sup> 黎運漢、張維耿：《現代漢語修辭學》(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10月)，頁218。

<sup>285</sup> (宋)蘇軾：〈江城子〉，見《蘇軾全集》，上冊，頁582。

<sup>286</sup> (宋)蘇軾：〈蝶戀花〉，見《蘇軾全集》，上冊，頁635。

天涯數行跡，念衾冷舟篷，燈暗亭壁，籃輿扶下正無力。又月店雞聲，霜橋馬影，催人晨起趁晚驛。夜涼怎將息？ 淒寂，共今夕。共目斷行雲，江樹南北。芳痕觸處情無極，有織錦留墨，唾絨凝碧。思量無寐，又淡月、照簾隙。

1894年，梁啟超偕夫人李蕙仙到北京。後遇中日兩國甲午戰爭，京城朝野動盪不安，夫妻遂又南返。至黃浦江，李氏一人順道歸寧貴州，任公則獨自回到家鄉新會。這首慢詞中，作者思及夫妻總是聚少離多，而顯落寞愁悶。詞小序：「至日寄蕙仙，計時當在道中。」因此，第二疊「天涯數行跡，念衾冷舟篷」以下等句，揣想夫人途中一路的披星戴月，是如此地艱辛與孤寂，而流露了憐惜與不捨之情。詞中所有擇用的物象描寫，堆砌出一片淒清冷寂，彷彿映襯著詩人幽怨的情思。細膩溫婉的筆觸，散發綿綿無盡的離愁，與「丈夫有壯別，不作兒女顏」展現的灑脫情懷相對照，確實迥然有異。又如〈清平樂〉云：

別來幾日，又如今時節。一陣曉風鈴語咽，夢醒衾寒似鐵。  
夢中細語商量，醒來殘月橫窗。待倩嫦娥瞧去，兩人那個淒涼？

詞牌後有小序云：「十一月十八夜，宿酒剛醒，猛記前月今夕乃黃浦送別時也，惘然得句。」據此可知，在夫妻分別已歷一個月之後，梁啟超又記錄下他的心情，對愛妻的想念，只是有增無減。上片以景象開展，分離的日子，風鈴聲為之低咽。沒有愛人的陪伴，就連衾被也覺冷冰似鐵，獨枕而難眠。下片謂彷彿夢見兩人依偎細語，夢醒卻只見窗外如鉤殘月，頓時覺得落寞。結尾的「待倩嫦娥瞧去，兩人那個淒涼」二句，看似戛然而止，但詩人思念之情，卻是在層層積疊著。此詞整體而言，語短而情深，詞句秀雅而不濃豔，不失為婉約詞佳作。

夫人李蕙仙於民國十三年（1924年），因患乳癌而病逝，得年五十六。李蕙仙自嫁入梁家，不僅擔起家務，對丈夫在外事業也多予支持。任公在〈悼

啟〉文中，滿懷感念地說到：「中歲奔走國事，屢犯險艱，夫人恒引大義鼓其勇。洪憲之難，啟超赴護國軍，深夜與夫人訣。夫人曰：『上自高堂，下逮兒女，我一身任之，君但為國死，毋反顧也。』辭色慷慨，啟超神志為壯焉。至其平日操持內政，條理整肅，使啟超不以家事嬰心，得專其力于所當務，又不俟言也。」<sup>287</sup>1927年中秋，逢李夫人三週年忌日，梁啟超作〈鷓鴣天〉一闕，以示懷念，內容是：

露氣淒微稍見侵，自攜瘦影步花陰。屋梁正照無情月，庭樹猶棲不定禽。  
河影沒，漏聲沉，銷磨佳節得孤吟。雲鬟玉臂三年夢，碧海青天一夜心。

上片借景以抒情，侵襲的寒夜露氣，惱人的明亮月色，烘托出作者當下難堪的淒傷。下片寫中秋佳節深夜，卻是最令人斷腸難捱的時日，李夫人離世三年，詩人也從此夜夜孤寂。可以理解的是，失去相知相惜、互信互敬，結髮三十餘載的的伴侶，任公不僅悲痛，也顯得頓失依恃。詩人以略為婉轉的詞語，抒發了對亡妻深摯的思念。柔婉而低迴的傾訴，直是動人心弦，與歷來著名悼亡詩詞並列，也不見遜色。

若論關於男女情愛的婉約作品，除了以上思念李夫人的篇章之外，就屬引人側目的〈紀事二十四首〉，試觀其中二首：

眼中既已無男子，獨有青睞到小生。  
如此深恩安可負，當筵我幾欲卿卿。(其六)

甘隸西征領右軍，幾憑青鳥獻殷勤。  
舌人不惜為毛遂，半為宗邦半為君。(其九)

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任公為推動保皇會抵達檀香山，因故停留半年。

<sup>287</sup> 梁啟超：〈悼啟〉，見《梁啟超全集》，第九冊，頁5209。

期間，當地女子何蕙珍自願充當翻譯。後來何女有委身之意，梁也甚為敬慕之。梁啟超在給李夫人的家書中，不諱言地提及：「蕙珍年二十，通西文，尤善操西語，全檀埠男子無能及之者，學問見識皆甚好，喜談國事，有丈夫氣。……吾因蕙仙得諳習官話，遂以馳騁於全國；若更因蕙珍得諳習英語，將來馳騁於地球，豈非絕好之事。」<sup>288</sup>信中明顯是在徵詢夫人李蕙仙的意見。之後，可能家中梁父大力反對而作罷，梁、何二人改以兄妹之禮相待。

這是梁氏表達男女之間情感最為直接的作品。前一首是寫作者對何女的愛慕之情，受到奇女子的青睞，梁啟超內心頗為雀躍，確實也動了真情。後一首則以何女的角度道出，為了私情，也為了國家，今生願意跟隨作者左右。夏曉虹說：「梁啟超感情充沛，不僅於言志詩中見之，在言情詩中也有表現，……大量的憂國詩章並沒有淹沒了綺語。」<sup>289</sup>的確，在這一組詩裡頭，詩人暫時放下家國大事，歌詠起纏綿悱惻的男歡女愛，也帶領閱讀者看到任公「血性男子」<sup>290</sup>的最真感情。

梁啟超詩風不以清新見稱，作品數量也不多，然偶一為之，卻也驚豔可喜，如下列這首〈阿莊〉：

阿莊始生今周晬，蕙質已與常兒殊。  
調舌漸聞鶯恰恰，扶床更見蟹跚跚。  
慣能合十呼郎罷，貪上秋千昵女須。  
卻埽閉關弄孺子，敬通真欲老江湖。

內容生動描繪次女梁思莊滿一周歲，學說話、走路，以及暱著親人時，討喜的可愛模樣，詩中呈現出有女萬事足與家庭和樂氣氛。1927年，梁啟超在詩末補上題識：「二十年前手筆，詩與字皆稚氣可嘆。」也正因為稚氣率真，加上淺近用語，而更清新動人。

在梁啟超晚年，膝下子女紛紛赴國外求學。任公對子女無比關愛與依戀的情懷，自他數以百計的家書中即可得見。1917年7月〈致孩子們書〉說：

<sup>288</sup> 見《梁啟超全集》，第十冊，頁6100。

<sup>289</sup> 夏曉虹：《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頁102。

<sup>290</sup> 梁啟超：「任公血性男子，豈真太上忘情者哉。其於蕙珍，亦發乎情，止乎禮義而已。」（見《梁啟超全集》，第十冊，頁6101。）



「我像許久沒有寫信給你們了，但是前幾天寄去的相片，每張上都有一首詞，也抵得過信了。」<sup>291</sup>信中所提到的相片題詞，現今可見的有三首，其中寫給長女梁令嫻的〈虞美人〉云：

一年愁裡頻來去，淚共滄波注。懸知一步一回眸，嵌著阿爺小影在心頭。天涯諸弟相逢道，哭罷應還笑。海雲不礙雁傳書，可有夜牀俊語寄翁無？

上片回憶到李夫人病重至去世，梁思順憂心忡忡，多次回來探望。這一年來，家人就在悲戚愁苦中度過。下片設想海外天涯諸兒相會面，會為失去慈母而哭，但手足能聚首，也該歡喜。最後問孩兒可有隻言片語，可寄給老父以解思愁。全詞語句平易清新而無雕飾，字裡行間盡是濃郁親情，梁啟超慈祥父親的形象也躍然紙上。

通過以上所述可知，梁氏詩歌藝術風格表現，與他一生豐富閱歷息息相關。出亡早期，負青雲之志，意氣昂揚，詩風豪放雄健。後期因現實政治環境的影響和心態的改變，詩歌也轉而沈鬱和含蓄。至於年少多情之作，以及寫給兒女的一些詩篇，則又顯得婉約、清新別緻的風格。大抵而言，不同題材內容的創作，也造就了梁啟超詩詞風格多樣化的呈現。

---

<sup>291</sup> 見《梁啟超全集》，第十冊，頁6212。

## 第五章 結論

所謂時勢造英雄，梁任公將其特殊的人生經歷體現在詩歌創作上；當意氣飛揚的青年志士情懷時，詩歌展現汪洋恣意的豪放氣韻；當失意不得志時，沉鬱悲憤的創作傾瀉而出；歲月洗鍊之後，作品更見婉轉曲折、深沉蘊藉的風格；但即使豪放雄直的銳氣逐漸消滅，流瀉的感時憂國情懷卻是始終一致的，這可說是任公詩歌的最大特色。

梁任公一生以其帶有魔力的筆下功夫筆耕不輟，留下了許多耐人尋味的創作。憑著效法任公堅毅不拔精神，焚膏繼晷的努力下，總算是將任公的詩歌做了一個初步的歸類、探討與研究。凡走過總亦希望能留下足跡，故此，筆者衷心希望本研究能拋磚引玉引起其他研究者的興趣，繼續開發梁啟超詩歌研究價值。

# 引用書目

## 一、專書

### (一) 梁啟超著作 (依出版時間排列)

《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

梁啟超著 梁廷燦編 上海：中華書局 1926年9月

《飲冰室文集》

梁啟超著 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1960年5月

《飲冰室文集類編》

梁啟超著 臺北：華正書局 1974年7月

《梁啟超詩文選》

梁啟超著 黃坤選注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0年6月

《梁啟超詩文選譯》

馬金科譯注 成都：巴蜀書社 1997年6月

《康批梁任公詩手跡》

梁啟超撰 康有為批 臺北：世界書局 1988年4月

《梁啟超詩詞全注》

汪松濤編注 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9月

《梁啟超全集》

梁啟超著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年7月

《飲冰室文集點校》

梁啟超著 吳松等點校 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 2001年8月

《梁啟超選集》

梁啟超著 王蘧常選注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4年1月

《「飲冰室合集」集外文》

梁啟超著 夏曉虹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年1月

《20世紀文學名家大賞—梁啟超》

廖卓成編著 臺北：三民書局 2006年5月

《梁啟超遊臺作品校釋》

梁啟超著 許俊雅編校 臺北：國立編譯館 2007年1月

## (二) 古籍著作

### 1、經部

《周易正義》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 (唐)孔穎達疏

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 1997年8月

《毛詩正義》 (漢)毛公傳 (漢)鄭玄箋 (唐)孔穎達疏

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 1997年8月

《春秋左傳正義》 (周)左丘明傳 (晉)杜預注 (唐)孔穎達疏

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 1997年8月

《論語注疏》 (魏)何晏注 (宋)邢昺疏

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 1997年8月

### 2、史部

《三國志》

(晉)陳壽撰 (南朝宋)裴松之注 臺北：鼎文書局 1974年10月

《後漢書》

(南朝宋)范曄撰 臺北：鼎文書局 1978年11月

《晉書》

(唐)房玄齡等撰 臺北：鼎文書局 1979年2月

《漢書》

(漢)班固撰 臺北：鼎文書局 1981年2月

《史記會注考證》

(漢)司馬遷撰 (日)瀧川龜太郎考證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3年10月

### 3、子部

《列子集釋》

楊伯峻撰 臺北：明倫出版社 1970年8月

《類說》

(宋)曾慥撰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6年1月

《莊子集解》

(清)王先謙撰 臺北：世界書局 2001年11月

《呂氏春秋注疏》

王利器著 成都：巴蜀書社 2002年1月

### 4、集部

《藝蘅館詞選》

梁令嫻鈔 上海：中華書局 1935年

《佩文齋詠物詩選》

(清)查慎行等編錄 臺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 1970年2月

《文心雕龍註》

(梁)劉勰著 范文瀾注 臺北：明倫出版社 1970年9月

《飲水詞箋》

(清)納蘭性德撰 李勣編著 臺北：正中書局 1973年10月

《詩品集解 續詩品注》

(唐)司空圖撰 (清)袁枚撰 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 1974年9月

《龔自珍全集》

(清)龔自珍著 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 1975年9月

《文鏡秘府論》

(日)空海撰 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 1976年3月

《滄浪詩話校釋》

(宋)嚴羽著 郭紹虞校釋 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 1978年5月

《李太白全集》

(唐)李白著 (清)王琦注 臺北：九思出版有限公司 1979年3月

《楚辭集注》

(宋)朱熹 臺北：文津出版社 1987年10月

《敝帚稿略》

(宋)包恢著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叢書集叢續編》 1989年7月

《韓昌黎全集》

(唐)韓愈著 北京：中國書店 1991年6月

《杜甫全集》

(唐)杜甫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11月

《王右丞集箋注》

(唐)王維著 (清)趙殿成箋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8月

《李商隱全集》

(唐)李商隱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5月

《蘇軾全集》

(宋)蘇軾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5月

《校編全唐詩》

王啟興主編 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1年1月

《劍南詩稿校注》

(宋)陸游著 錢仲聯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4月

《瀛奎律髓彙評》

(元)方回選評 李慶申集評校點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4月

### (三) 近人著作 (依書名筆畫順序排列)

《中國文學史講話》 陳子展撰 上海：北新書局 1937年6月

- 《中國近代詩歌史》 馬亞中撰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92年6月
- 《中國近代詩歌史論》
- 李繼凱、史志謹撰 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2006年5月
- 《中國詩學》 吳戰壘著 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993年11月
- 《中國詩學—設計篇》 黃永武撰 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1980年5月
- 《中國詩學—思想篇》 黃永武撰 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1980年5月
- 《中國詩學》 陳慶輝撰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4年12月
- 《中國抒情詩的世界》 蔡瑜著 臺北：中山學術基金會 1999年11月
- 《中國詩歌藝術研究》 袁行霈撰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7年5月
- 《中國詩歌通論》 張滌云撰 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2006年12月
- 《古代詩歌修辭》 周生亞撰 北京：語文出版社 1996年1月
- 《石遺室詩話》 陳衍撰 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8年12月
- 《四十自述》 胡適撰 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5月
- 《戊戌變法人物傳稿》
- 湯志鈞撰 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4年1月
- 《近體詩創作理論》
- 許清雲著 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7年9月
- 《修辭學》 沈謙編著 臺北：國立空中大學 1995年1月
- 《修辭學》 黃慶萱著 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2002年10月
- 《修辭學通論》 王希杰撰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6年6月
- 《修辭學發凡》 陳望道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8年1月
- 《現代中國文學史》 錢基博撰 臺南：平平出版社，1974年10月
- 《現代實用修辭學》 杜淑貞著 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2000年3月
- 《現代漢語修辭學》
- 黎運漢、張維耿撰 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2001年10月
- 《梁任公年譜長編》 丁文江主編 臺北：世界書局 1988年4月
-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
- 丁文江、趙豐田編 歐陽哲生整理 北京：中華書局 2010年4月
- 《梁啟超年譜長編》

- 丁文江、趙豐田編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4月
- 《梁啟超與清季革命》
- 張朋園撰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2年6月
- 《梁啟超與晚清文學革命》 連燕堂撰 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1年5月
- 《梁啟超著述繫年》 李國俊編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1986年1月
- 《梁實秋文集》 梁實秋著 廈門：鷺江出版社 2002年10月
- 《晚清詩界革命論》 張永芳撰 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1年5月
- 《清詩紀事》 錢仲聯主編 南京：鳳凰出版社 2004年4月
- 《清詩話》 丁福保編 臺北：木鐸出版社 1988年9月
- 《黃遵憲及其詩研究》 張堂錡撰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1年10月
- 《詩與美》 黃永武撰 臺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1987年12月
- 《詩詞創作發凡》 黃天驥撰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3年8月
- 《詩歌分類學》 古遠清著 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1991年9月
- 《詩歌修辭學》 古遠清、孫光萱撰 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 1997年6月
- 《新論梁啟超》 董方奎撰 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7年11月
- 《臺灣通史》 連橫著 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 1955年8月
- 《翼教叢編》 葉德輝撰 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1973年12月
- 《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
- 夏曉虹撰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年5月

## 二、期刊論文（依發表順序排列）

- 〈梁啟超詩〉 胡鈍俞 《中國詩季刊》第三卷，第二期 1972年6月
- 〈梁啟超遺文〉 馬國維撰 《珠海學報》第六期 1973年1月
- 〈梁啟超與臺灣及其影響〉（上）（下）
- 陳漢光撰 《再生》第18、19期 1973年1、2月
- 〈梁啟超對臺灣知識份子的影響〉
- 陳少廷撰 《再生》第18期 1973年1月



- 〈梁任公的佛學研究〉 魏曼特撰 《再生》第 18 期 1973 年 1 月
- 〈六朝詠懷組詩研究〉
- 李正治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第 25 期 1981 年 6 月
- 〈詩歌意象的表現〉
- 邱師燮友撰 《幼獅文藝》第 47 卷第 6 期 1978 年 6 月
- 〈試析梁啟超詩「太平洋遇雨」〉
- 朱炎然撰 《梁啟超研究》第 1 期 1986 年 9 月
- 〈從《飲冰室詩話》看梁啟超的詩美主張〉
- 朱炎然撰 《梁啟超研究》第 2 期 1987 年 4 月
- 〈略談梁啟超關於「詩界革命」的主張〉
- 葉柏滿撰 《梁啟超研究》第 2 期—1987 年 4 月
- 〈論梁啟超現實主義的詩學主張〉
- 李學文撰 《梁啟超研究》第 3 期 1987 年 7 月
- 〈梁啟超論歌謠〉 朱炎然撰 《梁啟超研究》第 3 期 1987 年 7 月
- 〈從梁啟超論杜甫看其詩學主張〉
- 朱炎然撰 《梁啟超研究》第 4 期 1988 年 4 月
- 〈梁啟超著述編年初稿〉(一)(二)
- [日]坂出祥伸著 馬躍、馬洪林譯 《梁啟超研究》第 5 期 1988 年 10 月
- 〈梁啟超及其《飲冰室詩話》〉
- 毛慶耆撰 《書和人》第 667 期 總第 4577 期 1991 年 3 月
- 〈梁啟超與霧峰林家三傑的台灣情誼〉
- 謝秋萍撰 《臺灣文學觀察雜誌》第 8 期 1993 年 9 月
- 〈「詩界革命」中的黃遵憲和梁啟超〉
- 冼心福撰 《客家研究輯刊》第 8 期 1996 年 5 月
- 〈「破碎山河誰料得，艱難兄弟自相親」—梁啟超遊臺詩的家國情懷〉
- 羅秀美撰 《元培學報》第 7 期 2000 年 12 月
- 〈梁啟超後期詩論中有關創作主體的論述〉
- 詹文理撰 《嶺南文史》第 2 期 2002 年 6 月
- 〈試析梁啟超詩學的啟蒙主題〉

- 王升雲撰 《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第 20 卷第 4 期 2002 年 10 月  
〈《飲冰室詩話》之「以舊風格含新意境」爭議〉
- 李利軍撰 《連雲港師範高等教育學校學報》第 3 期 2004 年 9 月  
〈梁啟超與近代漢語新詞〉
- 蔣英豪撰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44 期 2004 年  
〈殉國殉夫淚有痕—臺灣古典詩對殉節五妃的詮釋〉
- 李嘉瑜撰 《成大中文學報》第 14 期 2006 年 6 月  
〈論中國詩歌的寫實傳統—從梁啟超〈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談起〉
- 廖啟宏撰 《長庚科技學刊》第 5 期 2006 年 12 月  
〈試論李白與蘇軾詩詞中月亮意象的相似點〉
- 葉春芳撰 《廣西教育學院學報》第 84 期 2006 年第 4 期  
〈北宋交通與梅堯臣的紀行詩〉
- 王祥撰 《沈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1 卷總第 141 期 2007  
年第 3 期  
〈論風雨意象的獨特精神內涵〉
- 錢愛娟撰 《黑龍江史志》第 16 期 2008 年  
〈從李齊賢詩中人名運用透視其在華創作的心路歷程〉
- 何永波撰 《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2 卷，第 3 期 2009 年 6 月  
〈正確對待「唱和詩」〉
- 秦中吟撰 《中華詩詞》第 8 期 2009 年

## 參考書目（依書名筆畫排序）

- 《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近代文學研究》  
裴效維編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3年3月
- 《20世紀中國學人之詩研究》  
劉士林撰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5年8月
- 《一代宗師—梁啟超傳奇》  
陳錫宗、陳占標撰 臺北：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4年7月
-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典》  
陳鳴樹主編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6年12月
-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第一卷）》  
王曉明主編 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1997年10月
- 《元明清詩鑒賞辭典》  
錢仲聯等撰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1994年7月
- 《中日甲午戰爭》  
文廷式等撰 臺北：廣文書局 1981年8月
- 《中日啟蒙文學論》  
何德功撰 北京：東方出版社 1995年1月
- 《中日朝三國歷史紀年表》  
徐紅嵐編著 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8年5月
- 《中國山水詩史》  
丁成泉著 臺北：文津出版社 1995年8月
- 《中國山水詩研究》  
王國瓔著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6年10月
- 《中國中古詩歌史》  
陳望衡撰 臺北：華正書局 2005年8月
- 《中國古代詩法綱要》  
易聞曉撰 濟南：齊魯書社 2006年9月
- 《中國古代詩體簡論》

- 楊仲義撰 北京：中華書局 1997年12月  
《中國近世文學思潮》
- 劉增傑編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7年2月  
《中國近代文論選》
- 郭紹虞、羅根澤主編 臺北：木鐸出版社 1982年7月  
《中國近代文學史事編年》
- 鄭方澤編 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3年11月  
《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
- 郭延禮撰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年5月  
《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
- 管林、鍾賢培主編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9年7月  
《中國近代文學論稿》
- 時萌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10月  
《中國近代史》
- 蔣廷黻撰 長沙：岳麓書社 1999年1月  
《中國近代史：1600—2000 中國的奮鬥》
- 徐中約撰 計秋楓、朱慶葆譯 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2008年3月  
《中國近代詩歌史》
- 張宜雷撰 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1999年7月  
《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
- 郭延禮撰 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年3月  
《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
- 范伯群主編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0年4月  
《中國敘事詩研究》
- 高永年著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2年9月  
《中國意象詩探索》
- 吳晟著 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2000年4月  
《中國詩詞風格研究》

- 楊成鑒撰 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5年12月  
《中國詩律學》
- 葉桂桐撰 臺北：文津出版社 1998年1月  
《中國詩歌美學》
- 蕭馳著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6年11月  
《中國詩歌藝術指南》
- 張有根、翟大炳撰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8年4月  
《中國詩論史》
- 漆緒邦、梅運生、張連第撰 合肥：黃山書社 2007年1月  
《中國詩學—鑑賞篇》
- 黃永武撰 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2008年7月  
《文心雕龍與現代修辭學》
- 沈謙著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2年5月  
《文化視野中的詩歌》
- 業潮撰 成都：巴蜀書社 1997年5月  
《古代詩學的現代詮釋（增訂本）》
- 蔣寅著 北京：中華書局 2009年4月  
《古典詩詞雜叢》
- 吳小如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2年1月  
《戊戌維新與清末新政》
- 王曉秋、尚小明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年4月  
《甲午悲歌—中日戰爭》
- 雙傳學、李信撰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8年2月  
《民國詩話叢編》
- 張寅彭主編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2年12月  
《百年家族—梁啟超》
- 李喜所、胡志剛撰 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1年9月  
《光宣詩壇點將錄箋證》
- 汪辟疆撰 王培軍箋證 北京：中華書局 2008年9月

《李伯元全集·南亭四話》

李寶嘉撰 薛正興主編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7年12月

《抒情與敘事》

洪順隆著 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8年12月

《佛學與中國近代詩壇》

王廣西著 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1995年5月

《近代中國史綱》

郭廷以撰 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1994年10月

《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

陳旭麓撰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5月

《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

張灝等撰 臺北：時報出版公司 1982年9月

《近代文學的世界化—從龔自珍到王國維》

蔣英豪撰 臺北：臺灣書店 1998年3月

《近代詩、詞、文》

黃明、黃坤選注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4年7月

《近代詩學》

程亞林著 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年11月

《突圍與變革：二十世紀初期文化交流與中國文學變遷》

張全之撰 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 1997年9月

《美學的延展》

張晶著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6年10月

《追憶梁啟超》

夏曉虹編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9年4月

《流血的維新一戊戌變法》

吳善中撰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8年2月

《留得枯荷聽雨聲—詩詞的魅力》

古遠清撰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7年10月

- 《連雅堂先生全集·臺灣詩薈》  
連橫編輯 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2年3月
- 《救亡求存—清末維新潮》  
焦潤明撰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1997年8月
- 《晚清民初詞學思想建構》  
楊柏嶺撰 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 2006年1月
- 《晚清政治思想研究》  
林明德、黃福慶譯 臺北：時報出版公司 1985年11月
- 《晚清詞學的思想與方法》  
皮述平撰 北京：學苑出版社 2004年1月
- 《清末民初文壇軼事》  
鄭逸梅著 北京：中華書局 2005年7月
- 《清末革命與君憲的論爭》  
亓冰峯撰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0年6月
- 《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  
李孝悌撰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8年3月
- 《清代詩學》  
李世英、陳水云著 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年11月
- 《清代詩學新探》  
吳宏一撰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86年1月
- 《清代詩學與中國文化》  
魏中林撰 成都：巴蜀書社 2000年4月
- 《清詞論說》  
艾治平撰 上海：學林出版社 1999年7月
- 《清詩話續編》  
郭紹虞編 臺北：木鐸出版社 1983年12月
- 《清詩史》  
嚴迪昌撰 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998年10月
- 《梁啟超》

- 劉炎生撰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4年12月  
《梁啟超之路》
- 黃團元著 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8年4月  
《梁啟超自述》
- 崔志海編 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4年5月  
《梁啟超—改良人生》
- 鮑風撰 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 1996年12月  
《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
- 吳荔明撰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4月  
《梁啟超美學思想研究》
- 金雅撰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5年6月  
《梁啟超致江庸書札》
- 江靖編注 湯志鈞、馬銘德校訂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年5月  
《梁啟超評傳》
- 吳廷嘉、沈大德撰 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1996年12月  
《梁啟超傳》
- 王勛敏、申一辛撰 北京：團結出版社 1998年7月  
《梁啟超傳》
- 吳其昌撰 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2004年7月  
《梁啟超圖傳》
- 袁咏紅撰 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7年9月  
《梁啟超與林獻堂往來書札》
- 許俊雅編注 臺北：萬卷樓 2007年9月  
《梁啟超與飲冰室》
- 郭長久編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年8月  
《梁啟超趣味論研究》
- 方紅梅著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9年5月  
《棄舊圖新—清末共和潮》



- 李書源撰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1997年8月  
《雄渾與沈鬱》
- 曹順慶撰 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2009年10月  
《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
- 陳子展撰 上海：上海書店 1989年12月  
《詞學概說》
- 吳丈蜀撰 北京：中華書局 2001年8月  
《跨出國門—清末出國潮》
- 董守義撰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1997年8月  
《詩性敘事與敘事的詩—中國現代敘事詩史簡編》
- 王榮著 臺北：秀威資訊 2006年1月  
《詩界革命與文學轉型》
- 張永芳撰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4年12月  
《詩論》
- 朱光潛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6月  
《詩學建構：形式與意象》
- 黎志敏撰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年5月  
《新會縣志》
- 新會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5年10月  
《意象範疇的流變》
- 胡雪岡撰 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2009年10月  
《意與境—中國古典詩詞美學三昧》
- 陳銘撰 杭州：這將大學出版社 2001年11月  
《傳統詩詞的文化解釋》
- 陸玉林撰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年8月  
《愛國主義與中國近代史學》
- 俞旦初撰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年5月  
《愛國主義與近代文學》
- 郭延禮主編 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1992年3月

《臺灣古典詩學》

林正三撰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2007年7月

《維新奇士梁任公》

毛以亨撰 臺北：國家出版社 1982年6月

《談藝錄》

錢鍾書撰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8年6月

《廣東近世詞壇研究》

謝永芳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10月

《劍橋中國晚清史》

費正清、劉廣京編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年4月

《審美詩論》

蔣鈞濤撰 成都：巴蜀書社 2003年6月

《趨向現代的步履：百年中國現代詩體流變綜論》

許靈撰 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8年4月

《嶺南晚清文學研究》

管林等撰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3年11月

《題畫詩》 陸籽敘撰

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 2008年2月

《龔自珍評傳》

陳銘著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8年12月

《讀詩常識》

吳丈蜀撰 臺北：國文天地雜誌社 1990年3月

附錄：梁啟超詩詞繫年及大事年表

紀年	大事紀要	詩題、詞牌	體裁
1882 年 十歲	初赴廣州應童子試。	句	五言
1894 年 二十二歲	三月赴京，結識張騫，十月歸粵。	寄夏穗卿	五古
		寄穰公同年	五古
		甲午為仲弟書扇	七律
		水調歌頭（拍碎雙玉斗…）	詞
		齊天樂（平生未信離愁苦…）	詞
		清平樂（別來幾日…）	詞
		蘭陵王（暝煙直…）	詞
		滿江紅（如此江山…）	詞
		與江孝通聯句（2 首）	五律
		上海遇雪寄蕙仙	七絕
		寄內四首（4 首）	七絕
		念奴嬌（吾鄉奇士…）	詞

紀年	大事紀要	詩題、詞牌	體裁
1895 年 二十三歲	二月赴京參加會試，落第。 五月參與「公車上書」	卜算子（衣袂滿京塵…）	詞
		減字木蘭花（秋心如許…）	詞
		菩薩蠻（棗花簾底熏香坐…）	詞
		如夢令（昨夜東風還又…）	詞
		采桑子（沈沈一枕扶頭睡…）	詞
		謝秋娘（休輕別…）	詞
		蝶戀花（2 闕）（曾是年時行樂處…）	詞
		浪淘沙（燕子舊人家…）	詞
		隔溪梅令（淒涼花事一春遲…）	詞
		蝶戀花（3 闕）（刻意留春春不住…）	詞
		楊州慢（戰鼓催心…）	詞
金縷曲（一例西風裡…）	詞		
洞仙歌（薄醒殘睡…）	詞		
六醜（聽徹宵殘雨…）	詞		
1897 年 二十五歲	於上海創辦「不纏足會」。 赴湖南任「時務學堂」總教習	七律	七律

紀年	大事紀要	詩題、詞牌	體裁
1898 年 二十六歲	五月受光緒召見，賞六品銜。 九月戊戌新政失敗，乘船亡走日本。	去國行	樂府
1899 年 二十七歲	八月於東京創辦「大同學校」。 十一月啟程赴美，經檀香山，停留半年。	游箱根浴溫泉作	五絕
		謁南湖村招飲上野之鶯亭以詩為令強成一章	七絕
		雷庵行	樂府
		游春雜感（4 首）	七絕
		讀陸放翁集（4 首）	七絕
		壯別二十六首（26 首）	五律
		舟中作詩呈別南海先生	五律
		太平洋遇雨	七絕
1900 年 二十八歲	四月拳亂引發八國聯軍。 七月自立軍起義失敗，唐才常等被殺。 八月應邀遊澳洲。	二十世紀太平洋歌	樂府
		蝶戀花（法界光明毛孔吐…）	詞
		東歸感懷	七律
		續唐才常絕命詩	七絕
		紀事二十四首（24 首）	七絕
		留別梁任南漢挪路盧（4 首）	五古

紀年	大事紀要	詩題、詞牌	體裁
		劉荊州	七律
		奉酬星洲寓公見懷一首，次原韻	七律
		書感四首，寄星洲寓公，仍用前韻（4首）	七律
		次韻酬星洲寓公見懷二首，并示遯庵（2首）	七律
1901年 二十九歲	四月由澳洲返日。 七月清政府簽訂「辛丑條約」。 是年並開辦「廣智書局」。	鐵血	七律
		廣詩中八賢歌（8首）	七絕
		廣邱菽園詩中八賢即效其體	七絕
		贈別鄭秋蕃，兼謝惠畫	樂府
		留別澳洲諸同志六首（6首）	五律
		和吳濟川贈行，即用其韻（4首）	七絕
		將去澳洲留別陳壽（2首）	七律
		澳亞歸舟雜興（4首）	七律
		澳亞歸舟贈小畔四郎	五古
		志未酬	樂府
		自勵二首（2首）	七律
舉國皆我敵	樂府		

紀年	大事紀要	詩題、詞牌	體裁
		聞琉球故王尚泰卒於日本東京，口占一絕	七絕
1902 年 三十歲	一月《新民叢報》創刊。 十月《新小說》創刊。 是年著有〈三十自述〉、〈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新民說》等，並開始以筆名「飲冰子」發表文章。	秋夜	五律
		楚卿至自上海，小集旋別，賦贈（2 首）	七律
		環翠樓觀雪二絕句（2 首）	七絕
		自題影像贈觀雲	七絕
		自題《新中國未來記》（2 首）	七律
		愛國歌四章	新體歌詞
		題《東歐女豪傑》，代羽衣女士（2 首）	七律
		賀新郎（昨夜東風裡…）	詞
1903 年 三十一歲	一月應邀赴美洲遊歷。 十月返回日本。 著《新大陸遊記》一書。	癸卯初度	七律
		車行落機山中口占	七絕
		遊波士頓居民拋棄英茶處，口占一絕	七絕
		奔勾山戰場懷古	五古
		遊華盛頓紀功碑	七律
		美國國慶，成詩二章（2 首）	七律
		由先絲拿打至紐柯連道中口占	七絕

紀年	大事紀要	詩題、詞牌	體裁
		遊芝加高華盛頓公園	七律
		挽譚錦鏞二章（2首）	七絕
		詠落機山溫泉（3首）	七絕
		大同同學錄題辭四十韻	五古
1904年 三十二歲	一月至香港保皇大會。 四月《時報》出版。	七律	七律
		句	七古
		黃帝歌四章（4首）	新體歌詞
		結業式四章（4首）	新體歌詞
1905年 三十三歲	代端方起草憲政考察奏章二十萬言。 《新小說》停刊。	從軍樂十二章（12首）	新體歌詞
		解嘲二絕句（2首）	七絕
1906年 三十四歲	七月清廷宣布預備立憲，與楊度等人籌組政黨。 是年與革命派《民報》激烈論戰。	送長綬卿歸國（2首）	七律
		聯句寄懷蛻庵，次韓孟同宿聯句	五言聯句
		荷庵攜婦東渡將至，喜賦，次韓孟會合聯句韻， 與若海聯句	五言聯句
		次韻酬蛻庵見寄（2首）	七律



紀年	大事紀要	詩題、詞牌	體裁
1907 年 三十五歲	十月「政聞社」成立，《政論》創刊。 十一月《新民叢報》停刊。	既雨	七律
		送土爾扈特王歸國（2 首）	七律
		送徐良游學美洲（2 首）	五律
		毅安弟乞書	五律
		效昌黎〈雙鳥〉詩，贈楊哲子	五古
		若海自稱其書已脫古公役屬，要我承為獨立國， 作詩嘲之	七古
		若海頗思折節治世俗之學，要吾為之誦說，期以半歲， 盡吾所有。寄詩堅明約束，且促其來	七古
		中秋前一夕宋蕭立誠歸國	七古
		金縷曲（瀚海飄流燕…）	詞
		憶江南（15 闕）（吾廬好…）	詞
		鵲橋仙（墜歡依約…）	詞
		三姝媚（愁苗和淚綻…）	詞
長亭怨慢（禁不起輕陰薄暮…）	詞		
		須磨寺訪梅	七律

紀年	大事紀要	詩題、詞牌	體裁
1908 年 三十六歲	八月清廷查禁「政聞社」，《政論》停刊。 十一月光緒、慈禧相繼崩逝。	戊申初度（2 首）	七律
		枕上作	五律
		春朝漫句（4 首）	五律
		寄懷仲策弟美洲（2 首）	七律
		子剛自哈爾濱歸上海，寄詩問訊	七律
		寄懷若海，即促其東渡，用問訊子剛篇韻	七律
		寄懷何翹高外部藻翔	七律
		偶成	七律
		欲雪	五律
		臘八小飲	七律
		臘不盡二日遣懷	七律
		其夕大風雨，徹旦不寐，重有感	七律
		元日放晴，二日雨，三日陰霾	七律
		累夜夢仲弟對酌故園湖樓中，歛歛國事，繼以涕淚，旋相將作少時憨嬉狀，哀樂無端，不知其何聯也。輒賦二章奉寄（2 首）	七律

紀年	大事紀要	詩題、詞牌	體裁
1909 年 三十七歲	十二月組織「國會同志請願會」入京請願。	阿莊	七律
		次韻孺博寄懷曼宣英倫之作，即贈二君（3 首）	七律
		瘿公見贈敦煌石室藏唐人寫〈維摩詰經·菩薩行品〉一卷， 口占奉謝（2 首）	七絕
		調潘山人	五古
		曉來	七律
		獨夜	七律
		秋風斷藤曲	樂府
		游日本京都島津製作所，贈所主島津源藏  自題所藏唐人寫〈維摩詰經卷〉，為敦煌石室物， 羅瘿公見贈者	七古
		隱南見寄人日感懷詩，次韻和之	五古
		次韻奉酬南海先生六章（6 首）	七律
		清明後一日，天氣放晴，口占	七古
		嫻兒生日，作詩示之	五古
		雪舫中年得一子，甫逾周晬而殤，為詩以塞其哀	五古

紀年	大事紀要	詩題、詞牌	體裁
1910 年 三十八歲	二月《國風報》創刊，任總撰稿。 十一月參與籌組帝國憲政會。	送門人楊維新入京（2 首）	七絕
		送李耀忠侄歸國	七律
		幼達同年任神戶領事，僅月餘受代去，歌以送之	五古
		雙濤園讀書（6 首）	五古
		贈台灣逸民某，兼簡其從子	七古
		朝鮮哀詞五律二十四首（24 首）	五律
		贈徐佛蘇，即賀其迎歸	七古
		鄒匡以所題吾〈外債平議〉篇一律見寄，依韻奉和，得二首（2 首）	七律
		嫻兒讀吾和鄒匡「薪」字韻詩，若訝其數典之奇者，乃更為疊韻八章示之，並寫寄鄒匡（8 首）	七律
		觀嫻兒「讀〈曲逆侯傳〉笱記」有感，漫題其後	七律
		須磨寺五詠（5 首）	五律
論才	七律		
		荷庵除夕牙痛，作詩調之	七古
		春陰	五古

紀年	大事紀要	詩題、詞牌	體裁
<p>1911 年 三十九歲</p>	<p>三月偕梁令嫻與湯覺頓應林獻堂之邀赴臺遊歷，停留十五日。 十月武昌起義爆發。 十一月歸抵大連，同月復返日本。</p>	庚戌歲暮感懷（6 首）	七律
		辛亥元旦	七律
		人日立春	七律
		元夕	七律
		十六日志慟	七律
		聞英寇雲南、俄寇伊犁，感憤成作	七律
		庚戌秋冬間，因若海納交於趙堯生侍御，以問詩古文辭，書訊往復，所以進之者良厚，顧羈海外，迄未識面，輒為長謠，以寄遐憶	五古
		辛亥二月二十四日，偕荷庵及女兒令嫻乘笠戶丸遊台灣，二十八日底雞籠山，舟中雜興（10 首）	七絕
		臺北故城毀矣，留其四門	七絕
		台北節署，劉壯肅所營，今為日本總督府矣	七絕
		三月三日，遺老百餘輩設歡迎會於臺北故城之蒼芳樓，敬賦長句奉謝（4 首）	七律
		斗六吏	樂府

紀年	大事紀要	詩題、詞牌	體裁
1911 年 三十九歲		墾田令	樂府
		公學校	樂府
		拆屋行	樂府
		櫟社諸賢見招（4 首）	七絕
		獻堂繼尊甫兵部公之志，築萊園以奉重闈太夫人， 余游台，館餘於園之五桂樓，敬賦	七律
		次韻酬林癡仙見贈	七律
		贈林幼春	七律
		辛亥清明後一日，同荷庵及林癡仙、獻堂、幼春、陳槐庭 夜宴於霧峰之萊園，女兒令嫻侍焉。以「主稱會面難，一 舉累十觴」為韻，分得「難」字、「累」字（2 首）	五古
		萊園雜詠（12 首）	七絕
		猩猩木	七絕
		相思樹	七絕
		臺灣竹枝詞（10 首）	竹枝詞
遊臺灣追懷劉壯肅公	七古		

紀年	大事紀要	詩題、詞牌	體裁
1911 年 三十九歲		桂園曲	樂府
		臺灣雜詩（17 首）	五律
		奉懷南海先生星加坡，兼敦請東渡（3 首）	七律
		得擎一書報蛻庵嘔血，其夕大風雨，感喟不寐， 披衣走筆，紀詩以訊	樂府
		南海先生倦游歐美，載渡日本，同居須磨浦之雙濤閣， 述歸抒懷，敬呈一百韻	五古
		南海先生以瀨土金字塔銅俑、舍衛佛耕堂幡、雅典陶尊、 邦淖僵石、耶路撒冷群卉圖見贈，賦謝	七古
		若海賦長句二章呈南海先生，先生依韻屬和， 余亦繼聲（2 首）	七律
		連夕與弱庵侍南海先生話國事，疊前韻再呈（2 首）	七律
		三疊均贈若海行（2 首）	七律
		述歸五首（5 首）	五古
		須磨首塗遇兩口占	五絕
		歸舟見月	五律

紀年	大事紀要	詩題、詞牌	體裁
1911 年 三十九歲		舟抵大連望旅順	七絕
		由大連夜乘汽車至奉天	六絕
		由奉天卻至大連道中作	七律
		奉題南海先生所藏翁覃溪手寫〈馮天岩墓誌銘〉	七古
		感秋雜詩（6 首）	五古
		題《藝衡館日記》第一編	五古
		西河（沉恨地…）	詞
		念奴嬌（司勳傷別…）	詞
		八聲甘州（甚九州盡處起悲風…）	詞
		暗香（東風正惡…）	詞
		高陽臺（紫甲鬢煙…）	詞
1912 年 四十歲	一月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 十月返抵國門，並任民主黨黨魁。	蝶戀花（6 闋）（倚遍黃昏人瘦削…）	詞
		浣溪沙（老地天荒闕古哀…）	詞
		先王父教諭公二十周忌，率婦子遙祭，禮成泣賦（二首）	七律
		壽嚴幾道先生	七律



紀年	大事紀要	詩題、詞牌	體裁
1913 年 四十一歲	五月受推舉為進步黨理事。 九月入內閣任司法總長，並起草〈政府大政方針宣言書〉。	癸公以唐道士索洞玄所書《本際經》屬題	七古
		癸丑三日，邀群賢修禊萬生園，拈〈蘭亭序〉 分韻得「激」字	七古
1914 年 四十二歲	二月辭司法總長，同月就任幣制局總裁。 六月任參政委員。 年底遷居天津。	甲寅上巳，抱存修禊南海子，分韻得「帶」字	五古
		甲寅冬，假館著書於西郊之清華學校，成《歐洲戰役 史論》，賦示校員及諸生	五古
1915 年 四十三歲	一月任中華書局《大中華》總撰述。 八月同蔡鍔等人商謀討護國袁計畫。	擬覓叟先生七十壽	七律
		寄趙堯生侍御，以詩代書	五古
		題莊思緘《扶桑濯足圖》（2 首）	七絕
		譚伶自繡像作漁翁，乞題	七古
		題周養安《篝燈紡讀圖》	七古
		對酒圖五章，章八句，為蹇季常題，以「濁」、 「醪」、「有」、「妙」、「理」為韻（5 首）	五古
		哭孺博八首（8 首）	五律
		祭麥孺博詩	七古
公博藤龕為予作紫陽峰圖賦謝（疊韻）	七律		

紀年	大事紀要	詩題、詞牌	體裁
		周孝懷居憂，以母太夫人事略見詒，敬題其後奉唁	七古
		題姚廣孝為中山王畫山水卷	樂府
		題袁海關尚書所藏冬心畫梅（3首）	七絕
1917年 四十五歲	七月致電各省反對張勳復辟。 同月出任內閣財政總長。	壽陳弢庵太保七十	七律
1918年 四十六歲	八九月間因病嘔血，因暫擱筆。 十二月偕同蔣百里等一行人赴歐遊歷考察。	為李一山題唐拓梁武祠畫像本	七律
		哭湯濟武（2首）	五古
		楞伽島	七古
		楞伽島山行即目	七絕
		夜宿坎第湖	七律
		蘇彝士河	五古
		除夕前二日，橫斷地中海而西，舟行一來復， 《後漢書·西域傳》中之西海，即其地也	五古
1919年 四十七歲	是年遊歷英、法、德、義等歐洲國家，著有《歐 遊心影錄》。	己未正月五日渡直布羅陀海峽，地中海之西極也，南岸與 摩洛哥之 Ceuta 相望，海幅僅十三裏，舊為西班牙西塞， 一七〇四年，英人與班人血戰三年略取之，班人海權盡矣	五古

紀年	生平大事	詩題、詞牌	體裁
		大西洋遇風	七古
		百里述泰西一美術家言：黑人為天下至美。子楷、君勳盛贊其說，戲賦一絕，以當附和	七絕
1925 年 五十三歲	九月至清華大學主持國學研究院。 是年並擔任京師圖書館館長。。	張潤之先生六十雙壽詩	五古
		壽姚茫父五十	五古
		虞美人（一年愁裡頻來去…）	詞
		鵲橋仙（也還美睡…）	詞
		采桑子（別來問我閑功課…）	詞
		好事近（2 闕）（昨日好稀奇…）	詞
		浣溪沙（飽聽官蛙鬧曲池…）	詞
		鵲橋仙（冷瓢飲水…）	詞
		好事近（2 闕）（千古妙文章…）	詞
		西江月（憶得前年此日…）	詞
		好事近（晴晝日烘花…）	詞
		相見歡（朝朝料水量沙…）	詞
西江月（香積炊煙散後…）	詞		

紀年	生平大事	詩題、詞牌	體裁
		清平樂（長眉低暝…）	詞
1926年 五十四歲	二月入北京協和醫院，遭誤診。 四月任北京圖書館館長。	集句題甘白石畫軸	七絕
1927年 五十五歲	一月任司法儲才館館長。	題越園畫雙松	五古
		鷓鴣天（露氣淒微稍見侵…）	詞
1929年 五十七歲	一月十九日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	沁園春（可憐阿松…）	詞

